

今人讀易

闕角如撰
赵来祥整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

整 理 缀 言

六年前，我随山东省图书馆阙角如先生学习英语期间，偶然见到他所读的一册《周易》，几乎每页的天头、地脚都写着些简单的句子，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地记在小纸片上，没有章目，没有文序，看似随手写下的一些心得。但细读之后，却感到有许多耐人寻味又具启发意义的认识，领会问题的方法也与前人有众多不同，如果编写出来，很能为读易者增添一份参考资料。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当面向阙先生提出。然而年逾古稀的阙先生彼时已疾病久僵，力不从心，且一再自谦不足，唯恐自虞虞人，¹不愿冒昧地拿给人看。经再三劝说，²先生终于应允，并嘱托我代为捉笔。我欣然从命，勉为其难，很吃力地作了一番整理。

先生看了整理过的文字，说：“《易经》是我国古典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只是由于文字艰涩，不易读懂，不易理解。虽然我自二十多岁起，每十年复读一次，每次也需数月工夫，但至今对易学仍无足够的认识。可见我原本不是一个研究易学的人。不过愈其如此，倒愈是促人钻研。任何人如果学习什么，总不免有所领悟。这许多年间我零散记下来的东西，只是参阅古今人的论述，试着换了一个学习方法，谈了一点管见，用意全在利于阅读实用，对于考据阙未涉及。因心力所窘，已无暇割弊扒陋。也意识到难免掺进一些旧思想的影响。因此非常希望读到这份材料的人，拿批评的眼光看待它。”

阙先生的话，是这份材料的一个很挚恳的注脚。

现在人们都知道，对于民族传统的学术，既不应抱虚无主义的规见，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迷信古人，盲目崇拜。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祖传的文明成就，既无须过分夸大，也不宜

刻意抹煞。我们绝不可闭目塞听，放弃了知识上和智慧上可以取用的营养资料。《周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经过多少人的智巧创造，才形成的一种学说。它教人观察迹象，运用思考，联系事情物理，进行推理判断。虽说它是远古时期的一种朴素的辩证观，但它确有自己一定的规律、方法和认识体系。它在成书过程中也确实费过令人心服的思考，运用过数代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而绝非率而操觚的简单写作。

当我拿这份材料向我的老师刘子衡先生请教时，他表示很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且特地指出，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易经》曾经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各学科领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传入欧洲后，即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子衡先生从黑格尔的《世界哲学史纲》英译本中找出一段话给我看：

“The Y—king consists of figures, which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bases of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nd this book is also considered the groundwork of the Chinese Meditation. For it begins with the abstractions of Unity and Duality, and then treats of the concrete existences pertaining to these abstract forms of thought.”

依我的理解，黑格尔这句话表示了他对《易经》提出的单元、二元抽象观念以及这些抽象思维的具体存在形式，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布莱尼兹二进位制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四维空间的提出，都曾受到《易经》的启发。还有人说，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恰与《易经》所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它之受到重视，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学易，子衡先生曾告诫我：“读易要求通而不失正。对己求通，理论求正。尽管每种古书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总是瑕不掩瑜。易学看到天地变化，盈虚消长，人事变化，生老衰亡，从而形成着重从时与空上研究宇宙变化规律的学问。它的演绎推理包含着深奥的哲理和数理。单就此看，今人也仍有了解和阅读

的必要。”他说，“闾先生这份材料不失为引人入胜之学。”

我觉得可惜的是，有人误以为它只是卜筮之书，甚至认为它宣扬的全是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因而弃之如敝屣。更多的同志则以其艰深难懂，浅尝辄止，看不进去。历代易学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令人张皇幽渺，不胜探取。汉、宋说易者更把一些陈腐和玄虚杂糅其中，甚至摆出岸然面貌装腔唬人，某些技艺以至邪术也常抄袭易卦自显神秘，使得读易难取适从。而目前出版的有关易学著述，也以探究性者多，普及通俗者寡。前曾见报刊上有人呼吁，希望有些作通俗介绍和示人如何读易的材料。这使我想起当初为闾角如先生整理的这份材料。闾先生反复申述，读书不仅要力求甚解，把握精义，更应独立思考，灵活运用。这种观点，我以为正是其可贵之处。于是我又把它从文字上作了整理精简，希望它能有裨益于初学易者。

闾先生曾把这份材料名之为《读易笔记》。我想到清人桐乡张履祥曾写过一部同名的书，便更名为《今人读易》。

刘子衡、闾角如两位先生曾对我阅读《周易》作过许多的谆谆指教，使我终生难忘。如今他们都已作古，我愿以此表示一点纪念。

后学 赵来祥 识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一	《周易》的发生和发展.....	(1)
二	《易》卦的两个基本符号和八种组合形式	(3)
三	《易》词总例说明.....	(5)
四	读《易》的方法.....	(8)
五	《周易》中的爻辞.....	(12)
六	“贞”字的意义.....	(14)
七	“征”字的意义.....	(15)
八	《周易》的系辞.....	(16)
九	八卦的矛盾卦象及其交互卦.....	(20)
十	独阳卦和独阴卦.....	(60)
十一	双阳并进卦.....	(82)
十二	双阴并进卦.....	(89)
十三	有坎的卦.....	(97)
十四	有离的卦.....	(119)
十五	有艮的卦.....	(136)
十六	有震的卦.....	(144)
十七	试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理解《周易》	(151)

一 《周易》的发生和发展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是产生于我国古代殷周之际而完成于战国或秦汉间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以卦的形式表达了古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认识。它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们民族从远古时期就发现所有事物的性质和运动全有相反的两面互相矛盾着，如强弱、邪正、明暗、进退、刚柔等。概括起来，归结为阴阳。于是在结绳记事之后，画形造字之外，又创造了一和--的符号用以表示物情事理中这种种矛盾现象，用一代表阳，--代表阴。再把这两个符号变换着重叠三次而造成八种排列形式，称为八卦，并以之联系和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这是揣摩三层或断或连的笔划所组成的形式而想象的。这两种笔划在交叠的卦中就称为爻，一为阳爻，--为阴爻。这是从远古就这么规定的。叠爻成卦后，又从这阴阳爻性情上联系到人的性情和行止以及自然事物的一些变动现象，而以当时方言称之为乾、坤、坎、离、震、巽、艮、兑。

再进一步，重叠两个单卦而演出六十四个复卦，并根据单卦的形象和性能来审察重卦（复卦）的现象及其组合关系，用想象、联系、会意、抽象、辩证、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观象取理，从而在运用这些思维能力中逐渐加强了这些能力。六十四卦的取名也采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的六书方式。这就又进一步地联系到更复杂的事物了。

在《周易》中，六十四卦，以及构成这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加上卦和爻的说明（卦辞、爻辞），称为经。所有解释经的文字，称为传。经与传共同组成了《周易》。《周易》的周字，有

两种说法，一说指《周易》为周人所作，一说指周密、周流、周遍之义；易，有变易（穷究事物之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变中之不变）等几种含义。

由初创画卦到《周易》成书，标志着至少是三千多年前我们民族的远祖智慧的进步。而由观看形迹，审察现象，进而运用想象，联系人事，考虑变动，推测情理，以至判断结果，这一系列抽象思维活动，实是人们智慧的更大发展。由代表主要自然现象进到人情物理的活动演变，由朴素的辩证法进到逐渐复杂的各种问题，这个由简单逐渐复杂起来的创造、发展和跃进过程，表明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高度成就。

当然，人类思想的进步，总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这也正好留有无数的余地，让后人可以随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但是后人对《周易》却很少有创造性的发展，而且儒家想垄断为己有，道家利用来搞玄虚，因此直到现在，《周易》学说基本上还是停滞在故态，其有益于人的作用很少有发掘。这也似烧朱砂变成水银，再烧水银变回朱砂，古人早就发现了这种情况，但是道家说这是炼丹，创言九转而丹成，吃了可以成仙，从古吃这样的丹而死的人常有，以至无人再试了。而传至西方，却由此引入化学的研究了。《周易》的朴素辩证法发生得很早，而后继无人发展，比起西方哲学的进步速度，可谓有天壤之别了。

二 《易》卦的两个基本符号 和八种组合形式

以上提到，古人创造了两个符号——和—，以代表自然界和人事中对立的矛盾现象。

—叫做阳爻，象征积极的正气，性质刚健，主动力强，动则勇往直前，向上进取。

——叫做阴爻，时常象征消极的邪气（但这不是绝对的），性质柔和，安于相对的静止，动是平铺横展的。

把这两个基本符号变换着叠画三层，就得出八个形式：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称为八卦。揣摩其形象和理趣而联系到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取了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个卦名。为了容易记住卦形的画法，古人编了八句歌：

乾三连（三）	坤六断（三三）
震仰盂（三）	艮覆碗（三）
离中虚（三）	坎中满（三）
兑上缺（三）	巽下断（三）

✓八个基本卦的定例，依《周易·说卦传》为：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这些卦象的定例，在卦辞和爻辞中时常取用。此外，在《系辞传》和《说卦传》中还有许多供占卜采用，唯心所造的象征，应予摒弃。

从卦辞和爻辞等和古今有关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一些八卦的动静、缓急、强弱等性情。这里简作归纳，以后在各卦的述文中

再补充。

乾——坚强地要动，积极地发展，有力争上游之性，且稳健而不急躁。

坎——陷于托不住脚、无可攀援之境，所以动不起来。人皆避其险。

艮——停止不动，并且阻他卦之动。

震——捷足健步，摧锋直前，一冲而上，势不可遏，但有时激切急躁。在下卦常冲激上卦，在上卦有时动而脱去。

巽——动势柔缓，或蠕动，或铺张，或向下渗，或似风行。可进可退，但非不动。

离——洞透空明，物嵌于中而难脱，动则摇闪而上，如与爻合体则安而就之。离在上卦皆言柔进而上行，或应乎刚，或顺乎刚，如睽、鼎、晋、噬嗑、大有、旅、未济等卦。

坤——隐隐而动，顺势而不逆。其发展以横铺平展为主，如水之浸淫渐广。但虽动而常守静，静则势厚而无亏损。

兑——常不动，无影响于他卦，有时动而下沉。

三 《易》词总例说明

任何一门科学，如数学、哲学等，都是先规定出一些通例来，以便于研究和使用的。《周易》中的通例和规律，除了前面提到的，另外如阴阳二爻的相反性质和不同的动向，六个爻位的尊卑、安危、偏正、利钝等不同的处境，以及爻与爻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团结、排斥、依附、应接、斗争等关系和相互转化，不断演变的倾向等等，全有又复杂又条理的通例。这些通例，不易一览即熟，确需细细揣摩，但久而久之，必能化生为熟。

每卦先画出卦象，标出卦名和卦辞，如：☰乾，元亨利贞。象“元亨利贞”这类卦下之辞，称彖辞。

“彖曰”之文为彖传。“象曰”之文为象传。总是从一卦的上、下两卦象的综合关系上联系人事，发挥一个道德观念，说一两句教诲或训诫的话，俨然有儒家口气。但其取义与卦中其他部分多无关系。可以把六十四卦的大象（即象传）抄在一起读。

每爻的爻名后面的文字是爻辞，如“初九，潜龙勿用”之类。爻辞后又有“彖曰”之文，是爻象辞，也叫小象。

彖传和爻象辞，有些敷衍或附和的话，读时可以酌量取舍。除彖传（上下）、象传（上下）外，还有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这七部分文字为传，即大传。因共计十篇，古人称之为十翼。所谓翼，是对经而言的，即经之羽翼。翼又有辅助之义，它是解释卦辞与爻辞的。因为最早只有卦辞（包括卦形、卦名）和爻辞，所以《周易》又称《易经》。其他部分都是后人陆续添进去的。

文言只存在于乾、坤二卦的文中，是对这两卦的解说，有人以为孔子所作，迄未定论。系辞是通论经的要义。说卦是分述八

卦的象征。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顺序。杂卦是不分次序地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对初学者来说，读说卦、序卦、杂卦三部分实无多大的必要，搞得不好，反易受它们的迷惑。

为了便于阅读，还应对某些卦、爻名称和说法有所了解。下面列举的，都是读《周易》和有关的书籍文章常可遇到或用到的。

八卦分为阴、阳两类：乾、震、坎、艮为阳卦，因乾为纯阳之卦，震、坎、艮三卦的爻画皆为奇数（阳数）；坤、巽、离、兑为阴卦，因坤为纯阴之卦，巽、离、兑三卦的爻画为偶数（阴数）。这八卦称为经卦。

由经卦演变来的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别卦所含的两个经卦之间，以其所象征事物的不同关系，也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之上下，如蒙䷃，上卦艮，下卦坎。有的称之内外，下为内，上为外，如明夷䷣，内卦离，外卦坤。有的称之前后，上为前，下为后，如需䷄，前卦坎，后卦乾。

就某卦的变动而言，变动前的称本卦，它所变成的卦称之卦。对爻的称谓也有许多。

各爻皆有其位其象。就爻位（即爻所居的位置）讲，每卦的六爻，自下而上依次称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就爻象（即爻位的象征）讲，首先是阴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因此初、三、五爻为阳位，二、四、上爻为阴位。对实际占据这些位置的爻的阴阳性质，分别标以九或六，用九（奇数）标示阳爻，用六（偶数）标示阴爻。例如屯卦䷂各爻，自下而上分别称之为初九、六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再如贲卦䷖各爻，自下而上分别称之为初九、六二、九三、六四、六五、上九。

其次是尊卑。以五爻为尊位、君位、天位，初爻为卑位，二爻为地位，三爻为人位。

另外，还有上、中、下之称，上爻为上位，二、五爻为中位，初爻为下位；有同位之说，初与四爻同在下位，二与五爻同在中位，三与上爻同在上位；又有从和乘之说，阴爻在阳爻之下者为

从（或承），阴爻居阳爻之上者为乘（谓乘凌之意）。

象与位之间，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的，称之为当位，或正位、位正、得位、在位、居位，否则称之为不当位，或未当位、未得位、失位、非其位。阳爻（刚）居于五位或阴爻（柔）居于二位称为刚柔得中。同位之爻有相应或不相应的关系，如同位的两爻为一阴一阳者称为刚柔相应。

以上这些说法，都是在分析卦象时使用的通例，不一定全都有什么意义，但学《易》者应当熟悉它。

四 读《易》的方法

卦名、卦辞和爻辞，多认为是《周易》的原始文字。这可能是出于某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思想，本不是什么天造地设的定义。所以我们不必迷信其中的一切言词都是唯一的正确的判断，更不必崇拜其中的一切文字都是绝对不可移易的圣旨。打破了这一观念，人人都可以自由地独立思考，独出心裁，各自去作推理和判断。这是活的读《易》方法。系辞传上便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原无拘束人的要求。精通《周易》的三国术士管辂有句名言：“知《易》者不言易。”那种遗貌取神，得意忘言的程度，我们固然不易达到，不过这也说明了读《易》最忌死心眼儿。我们不可胶柱鼓瑟，做刻舟求剑的探索，宜随时随地随事以己意审度。卦辞、彖辞、象辞、爻辞每有不甚一致之处，而各有其特见，“易”只是以时势、处境与事象三者相合而参酌推究其情理。

有些脑力活动强的人，很善于漫无边际的联想，抓住一点事物就发挥出很多言论。《周易》作者就在两个简单的符号上演出许多道理来。不过，联系事物问题，总得凭借主观想象。既是主观想象，就会各随其意识兴趣而有所不同。人们对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观察推演，虽然大多数是本着卦象、爻位等定例，但也不可能人人都走一条途径，常常是各从一个角度看问题，主观性和片面性当然难免。因此，一部《周易》总不是任何一两种看法所能全给解通的。有时一种解法很适合于几个爻辞，但对解释别的爻辞就会杆格难入了。旧注解当中又常有一些是因袭前人，之乎者也地敷衍一番，顺着竿爬，有时生拉硬扯，曲折地拐大弯，浑沦地抹大角，陈词滥调，令人生厌。这些地方，现在须重新考

慮其是否真有道理，而不应盲从。至于以上说过的各人独立思考，如过于大开方便之门，也会流于莫衷一是。

那么，《周易》就不可读了么？我们无须因噎废食。《周易》中绝大部分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自行取择。如《周易》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一些便利条件。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定例。由卦画的形象揣摩出来的物象，和因一卦中阴阳爻的配合关系而会意到的某种事物，例如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泽等，已自最初就定为通例。因卦象、卦性或由卦名转注、假借而定出的各卦情性，例如乾健、坤顺、坎险、离明、震振、巽逊、兑悦、艮止等，也自最初就已定为通例。这些通例，可仍借为读《周易》的依据。而且初读时，还是应当首先尽量了解原卦辞和爻辞的取意，作为初步的研究。这些通例，如同拐杖，可以作为学步的倚扶。只是对很费解的字句，不再下冤枉工夫去死钻。

当然，对于任何一种难懂的文化，从来都有人偏要顶着困难去钻研。我起初也是这样钻的。读得遍数多了，也就产生出一些心得来。这才想到要做一个尝试，把《周易》的读法改变些方式，好让人容易读诵，更容易利用。

关于《周易》的著述，浩如烟海，逐一阅读，正如持一瓢以饮海，一生也舀得有限，而且尝着也不是瓢瓢有可取的滋味。古人如瞿塘来知德，把每卦颠倒着看，发现上下经全是某些类似的形象。这类特殊情况不是于偶然无心之中造成的。大方图用一、二、三……八的数字代替八卦卦名，而排出六十四卦，近代有人指出这是微积分的一个形式。近世有本《周易阐微》，提出一个非常的奇闻，说《周易》的卦辞、爻辞、十翼等统统由一位春秋时期的晋人一手造出。这人的姓名事迹，全能从这部书中找出来。《周易阐微》中说明，晋国一个中行氏名明字光，奉使出行，中途失道，被俘于狄。狄在晋东北。据《春秋》所记，惟晋人多以《周易》问卜，可见《周易》在当时是为晋人所掌握。这人在当俘虏

期间不得已才把这“神秘之术”的书写出来，献给虜主，以免被杀，并借此书把自己的姓名和经历，东露一鳞，西露一爪地掺在《周易》原文之间，为得叫他本国人看出，知道他的遭遇和下落，好去救他。据说他达到目的了。

《周易阐微》的这一说法，似乎很有些道理。试看坤卦的卦辞，彖传中就显然插入了别有所指的话。他卦如坎、益、晋、明夷、复、姤、夬、泰等，全有中行明光的话或故事。坤、蹇二卦皆说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说利西南，往得众也。狄在东北，晋在西南，因此《周易》对于八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利西南，不利东北。如有这个成见，读《易》就会常见突然出现与上下文不调和的文字，令人莫名奇妙。如果把这些文字都剔出来，合在一起，就归纳出一个人的遭遇。例如先受囚禁之苦，后得解放；先配上一个强暴女人，后决裂，书中常提“匪寇婚媾”一词和“勿用取女”之意，似别有用心。但以后可能又配上一个较好的女人。书中屡次述及娶女之事。有几卦述被俘和被围。明夷卦的彖传说文王蒙大难的态度，艰贞而晦其明，是不露真姓名。系辞下说，“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史传文王困于羑里而演《周易》，这俘于狄的人也在囚困之中传《周易》，其情相同，故《周易》文中屡言文王。不过这人很聪明，既声述其情，又力隐其事。每吐露一点露骨的话，随又拉扯开以避猜疑。因而此书写得恍惚难测。但是如果剔除所有不调和的文字，《周易》本来是很清爽明白的。

我们由此再推论一下。当时《周易》势必掌握在晋人中有权有位的文化人之手，只是少数人的垄断物。那么珍密保守之心不能没有。为自救而献于敌人，也不可能甘心完全泄露出来。不过，如不写真词，又怕不能使晋人惊心是自己人写的。有这些原因，《周易》文中就漏掉一些原有的词句，掺上一些废话，也是很可能有的狡狴行为。那么，《周易》全文的忽通互塞，是有其原因的。正如在不得不给仇人做饭时，在菜里少去一些材料，放进一些破

砾，让人吃了不消化。如果我们识破了这些砂砾的存在，就会遇而吐之，不再上当去白磨牙了。

以上所谈的故事，即使不是事实，可也不能否认《周易》书中有不少赘疣，破坏了文词的整洁和完美，迷惑了人们对《周易》的理解。这些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有人把个人占卜的事物无意中附记进去，也许有古人注解被人误抄在一起，混淆了原文。后人过于尊重经典文字，又对卜筮怀有迷信和崇拜的心情。因此，虽然明摆着有些不可理解的词文，也只是自咎学识疏浅，不敢稍作扒罗剔决、刮垢磨光的功夫。现在，我们尽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对待一切相延已久的遗敝。虽是夏鼎商彝，也不妨利用为今日烹饪工具，不必尽作古董摆着欣赏了。

可见，如果不是出自考据和研究目的，而只是为了一般地学习，对于前人有关《周易》的著述，也大可不必过于分神或迷信。

当然，利用古书古物，有时要加以适当批判，而后接受。例如说卦传把八卦附会了许多物象，只为占卜时用，唯心所造，临时碰彩，实无足取。而且拉杂太多，迷人取择，也不值一顾。至于《周易》一书因受当时社会的局限而出现的一些封建、迷信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言论，自应注意剔除。

五 《周易》中的爻辞

一部《周易》中，对人最有用的部分是爻辞。爻辞是因该爻发动而说的，是根据卦体、爻性、爻位及其与他爻的相互关系而推论出来的。每卦的卦象，是个别事体的总形势。每爻的阴阳，是当事者的强弱静躁等性质。各爻的位置是当事者的个别处境，有偏正安危等不同情况。每爻与其他各爻的相互关系是其环境形势。《周易》著者根据这些条件而自述己见，发表了卦辞和爻辞。

古人言词贵简要，后又怕人不易了解，就赘上了彖传、象传等等。

我们读《易》，也应当根据当前事物的形势，考虑并分析其时间、地点和内因、外因等条件，审察问题，认识问题，以及处理问题。因此，人们尽可以借着《周易》的卦辞和爻辞练习运用思维，实行辩证，演习推理，找出判断来。这种判断对于人们行动的后果常表示些合理的预见，对于人们行动的趋避常提出些正确的训诫。经验证明，这样把《周易》钻研过以后，自然可以提高人们对于事物的辩证、推理和判断的能力，并且也锻炼了预见的准确性，在日常行动和临事处理中可以少犯错误，多得顺利。所以说《周易》的爻辞是于人最有用的。

以上所说的卦体，就是代表一个一定的事势。例如困卦是困难的事势，夬卦是决断或进行解决的事势。每卦的六个爻就是在该卦体的那种事势下的各个的行动。一样的初六爻或九三爻，在不同的卦体中，就有不同的判断。所以，对各个卦名的取义和卦辞的意旨，必须先有明确的了解，然后据以考虑各爻的得失。

阴阳卦画只是人造的符号，正如数学中的加、减、乘、除、比例、开方等符号。西方文字是代表声音的符号，中国文字是象

形、指事、谐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的符号，这些全是人创造的。既造出来，人们就因利乘便而遵循延用下去。它本身并无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为人使用的符号而已，但一当运用到变化的过程中去，就有了意义。

世间事物总有发展变化的活动。各种事物的各种活动都有一些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的规律，人的各种行动也有人为的各种规律。《周易》的卦爻的变动也定了一些规律。规律既定出来，人们就要遵照它去运用。为了便于熟悉六爻的性情和活动的规律，我们当作定例列出表来。

六爻各位的大势、性情和交互关系定例表

上爻	阴位	后	高位	亢极	动则易失而脱散	外卦	上三爻	上	三与上相应
五爻	阳位	右	尊位	中正之主	正当稳固不易撼动			五	
四爻	阴位	左	臣位	改革之际	忧惧难得两全			四	
三爻	阳位	右	变动位	趋变危地	躁动而不守	内卦	下三爻	三	二与五相应
二爻	阴位	左	中位	副主	常安静不欲动			二	
初爻	阳位	前	下位	卑弱	动须审慎难取大功			初	初与四相应

每一爻对上一爻是承的关系：初承二，二承三，三承四，四承五，五承上。

每一爻对下一爻是乘的关系：上乘五，五乘四，四乘三，三乘二，二乘初。

六 “贞”字的意义

《周易》一书中，贞字用得很多。从旧注作正或固讲，这讲法可以给人许多的教训意义。清代晚年，有几位学者从甲骨文中发现，贞字原来写作𠄎，即卜问。那么，“利贞”就是利于求占问卜，或为有利的占卜。我的体会，正与贞同音通假，可以作正讲。贞与侦、惩也同音，是动词。从大多数卦看，作正解的多。凡关于行动的卦，多说利贞。阴柔如不正，就会流于奸佞邪辟、阴险阿谀了。阳刚的行动如不正，就要暴戾凌人了。乾、坤、屯、蒙、师、比、随、临、咸、恆、离、兑、无妄、大壮、大畜、遯、革、明夷、家人、涣、萃、渐、中孚、小过、既济等二十五卦中全有贞字，全不可不正，可以逐卦体会。

七、“征”字的意义

我在读到“归妹，征凶，无攸利”时，觉得不可理解。彖传也说得糊里糊涂，旧注释更是随顺前人的竿子爬，说得莫名其妙。不过稍一用心，也不难体会到，这个征字的讲法确实给弄模糊了。实际上，“征”应作有目的的征求解，不是一般的前去走走。如表示向哪儿去，常用往字。往就没有专心用力去争取什么的含义。这意义，我把它写在关于归妹卦的文中了。但这样讲，并非一通百通，例如到这卦的初九爻的“征吉”，就不易明确了。于是我又试把该书中所有的征字都找出来，对照理解它的用意。如颐卦六二“征凶”；困卦九二“征凶无咎”，上六“有悔征吉”；革卦六二“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贞厉”，上六“征凶居贞吉”等等。从这些征字，可以思考其意义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为之行的意思，个别地方须依爻位爻象去体会其动态意义。有人解此字为征服、战争，也不尽然。

八 《周易》的系辞

卦名下和爻名下的话，就是卦辞和爻辞，也全是系辞，后人当作经文。这些经文不是随意唯心所造的，而是遵循一些定则规律而写的。前面提过的一些通例，就是《周易》写作的标准定则。所有定则早就详记在系辞传中，以传述卦辞和爻辞的总规律，通论《易经》的大体凡例，不是单讲某一卦某一爻的。原书总提于经后，分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又各分十二章。

前人有说“系辞传之思想大体近于老庄而异于《论语》，其言变化近于老子的自然之道，又利害吉凶因果皆与老庄同……”对这些，我们无暇考据，也不必研究它是何代何人所作，也不追寻其中讲相对、矛盾、进化、轮化、发展、变动等等意义，与古今中外什么人或什么学说相近似。因为我们读古书，不是玩弄古董以自娱，而是要从古书中找出有用的材料。这里我把自以为比较有用比较中肯的话，试作些摘录，记于下，以便阅读体味：

系辞上第二章：“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里是说作《易》和学《易》的事，让人审察卦象，寻味卦辞。看爻的变动，考虑爻的占辞。顺自然的规律行动而吉无不利。审时势，顾处境，以安时而处顺。察变动而详占辞，可以因事制宜。所谓“乐而玩”，乐是指无厌怠之情，玩是要寻绎其趣。

第三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

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补过，改行从新之意）。”是皆释卦爻辞之通例。古人说，彖总一卦之义，爻下之辞言此爻之象的改变。如王弼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又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第八章：“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述劳谦君子有终吉），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始）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述不出户庭无咎）……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这段是言卦爻之用。

第十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未来之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此言《易》之用。

第十一章：“神以知来，知（智）以藏往。”这一章里还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向为神奥之物，秦先经子多言之，而无一解释明白其为何物作何用者，后人就造出一些神话和理数问题。曾见有著述谓图为版舆图，书为户籍册。河洛为古时天下会萃之地。各地之舆图籍书以时献之河洛，以报告各地民情于王也。此说倒甚切实际。萧何入关，先收秦之图书，就是抓天下形势和户籍情况。

第十二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言对卦爻变通的理解，因人而异。

系辞下第一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第五章：“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用心于内），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屡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噬嗑初九）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噬嗑上九）……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九四）言不胜其任也。……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辅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恆，凶。’（益上九）”

第六章：“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陈）而隐。因贰（疑）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应）。 ”

第七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第八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

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则，死教条），唯变所适。……初率（循）其辞，而揲其方，既有典常（实理）。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第九章：“《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推事物之本，追其终极），以为质（实体）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爻）难知，其上（爻）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求）存亡吉凶，则居可知（坐而得）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指爻位，下同），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以柔居之则危，唯刚能胜之）。 ”

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危惧故得平安），易者使倾（慢易则必倾覆）。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第十二章：“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谓相恶，凶害悔吝由此生）。将叛者其辞吝，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汉人伪造古书的文字矫揉造作，常见扭捏的病态，让人费解。泰以前的文字虽古而流利自然。系辞传中的文字有易解有不易解处，我们不去费力处处钻通。后人注释多是委曲求全的讲解，也不必拘泥。

程颐说：“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他道出了系辞传的宗旨。

九 八卦的矛盾卦象 及其交互卦（16卦）

1. 乾、坤、泰、否

☰ 乾 ☷ 坤

乾和坤是纯阳卦和纯阴卦，不象别的卦那样阴阳交加，所以卦体和爻情也比较单纯易解，容易引起学习的兴趣。因此，这两卦就首先放在一起研究。

在研究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时，要想着阴阳二爻的本质和性能，以及乾、坤单卦的性质等定例，明确地意识到乾有刚健勇敢、绝对要动、向前向上地积极进取等性情，意识到坤有柔和随顺、相对地静止、稳重而柔缓地伸张铺展等性情。这样就可以体会到卦辞的含义。再随着六爻的不同地位，推想其动的后果，来探讨爻辞的意义。这样研究，自会有所得。

☰ 乾，元亨利贞。（这是卦名和卦辞，也即彖辞。彖是判断的意思。）

“元亨利贞”四个字，是各卦中常见的辞。一般注解都说，元是起始，或是大；亨是通而无滞；利是顺而可行；贞是守正或固持。元亨意味着基本上或普遍的通得过去。亨利可解为顺利的通行。元亨利贞就是说大通而利于正。但有人根据《说文》和甲骨文肯定贞是卜问。那么，利贞就是顺利的占卜了。不过，在许多卦爻辞中的贞字，还是当作正或固讲，更有意义。贞正同音，可能是假借。说“亨”的都是普通现象，或有“通常”的含意。

彖曰：“大哉乾元（生气的发源），万物资始（赖以以生），乃统天（贯串着自然规律）。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生生不已）。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六爻因时而成）。时乘六龙（六阳）以御天。乾道

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高过）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彖传。乾卦的彖传，只是从“元亨利贞”四个字上赞颂乾德，且有圣人设教的宣传，并无实用意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象传，也称大象或象辞。大象总是从上下重卦的现象上标明卦德。这个六爻皆阳、上下皆乾的卦德是积极努力，精进无已，自强不息。

爻名	初 九	九 二	九 三	九 四	九 五	上 九	用 九
爻辞	潜 龙	见龙在田	君子终日乾乾	或跃在渊	飞龙在天	亢 龙	见群龙无首
占辞	勿 用	利见大人	夕惕若，厉，无咎	无 咎	利见大人	有 悔	吉
象辞	阳在下也	德施普也	反复道也	进无咎也	大人造也	盈不可久也	天德不可为首也

初与二以地利言，一隐一现。三与四以人事言，一自修，一出试。五与六以天时言，一飞行，一过亢。合而言之，六爻皆为审时势、地势与事势而行动。

清·焦循《易通释》说：“凡未悔吝则厉（凶危），凡即悔吝则无咎。”初在地下，无可施为，只好潜伏。二如虫出蟄，已露头角，得见天日，待援引提拔。三位在下卦之上，位居阳，依《易》例这是危惧不安的地位，所以爻辞在这里说正当的行为是夜以继日的努力自修。占辞就说心怀危惧，有生于忧患之义，但乾复接乾，既能自强不息，就无过可责。四已进入上卦，依《易》例这是阴而不正之位，正当出一乾而入一乾。位阴而无刚躁之行，脱地自起，向上跃进，且在改革之际，行止未定之时，这样出头问世，以试利钝，能随时进退，是无可咎责的。《易》例，五爻是中正高贵之位，得天独厚，势有可为。在纯乾卦体中，上下一致，又以阳爻居阳位，当然能够举措咸宜，无所不适了。上位过高，走投无路，故占言有悔。用九是六阳统变为六阴，把纯阳之质现作和顺之形。群雄并进，无个人突出，亦无个人崇拜。六朝人诗：“何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纯阳化纯阴的现象，这样才

成其利器。

䷁坤，元亨，利牝（pìn，雌性）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卦名卦辞）

坤卦的卦辞有些杂质夹进去，而彖传和文言又附合之，所以不易识破。其中“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似别有所谓，与卦无关。而“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等字，也可疑其与原筮辞不合。牝马不主动，不争先，随阳而行。此句依旧注为“阳主义，阴主利”，“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但此句亦可断为“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则意谓君子无为天下先，不宜领导宜顺从，居先则迷，处后则得主。“安贞吉”是说占平居静处是吉的。此皆出于坤卦的柔顺性质。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此为赞颂坤之卦德，辞韵虽美却少有用。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作伸张展开讲。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用六	利永贞。	用六永贞，以光终也。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六五	黄裳。元吉。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二	直方。不习无不利。	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初六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坤卦六爻的爻辞，也是因其地位的阴阳、上下、安危等情而

断。

初六阴寒之质，处群阴之下，瑟缩凝敛，如脚下之霜，结成坚冰。六二是阴的动性，在平地延展，向四面八方浸淫伸张。“直方”后原有一“大”字，疑为衍文。六三文彩内含。当上下皆阴之际，自隐美才而不矜张，如诸葛之躬耕；不冒昧逞能，强露圭角，如杨修、薛道衡之贾祸。进不急躁，虽无功亦无过；不可进则止，止而安，不求誉亦无咎，量力识时审势而定进退。六四如结囊口不出，有言不发。自身处境虽变，但仍在群阴之中，因此有言自噤，不图有功，不至得过。六五，古人以黄为贵色，《易》辞凡用黄字皆言吉。裳为下体之衣。如牵强找假借，试以黄裳为广商，那就是与多数群众商讨，这也合乎坤德在五位的美行。似喻有位有势者不耻于下问，甘居于下。如此则当然大吉。上六所说的玄，本作悬讲。黄是广的通假字，近人对此有过论证。乾势由下而上，坤势自近至远。地面伸展到极远，接于天际，看去天高悬而地广阔。远古的辽远旷野常有野生动物杂居搏斗。文言释为天玄地黄，旧注说此乃天地之正色，于此不解。用六利永贞，可理解为纯阴之质的阳刚之行，应永远坚持守正，否则就成为阴邪奸佞了。如不固其操守，就会委靡软弱，易受诱惑，而失身坠节。

坤卦的初、二和上爻是在地面平展开拓，由足下到天边的情况。三、四、五爻都说人的行为，各据时势和处境而表现出阴柔和顺以及谨慎自守的性情，不过总有些消极意味。上六戒人不可走得太远，投身渺茫则凶险。坤卦纯阴无阳，词多消极。阴阳、刚柔、进退等性质，也应一分为二地评定。

坤卦的爻辞似有申字的转注和字根的意义，如初爻、二爻有伸字意，三爻有呻（籀文虹）字意，四爻有呻字意，五爻有绅字意，上爻有申（闪电）字意。

乾、坤二卦的最上爻，全是叫人警惕，不要一味地走向极端。《周易》中有许多这样的海诫之词，教人少犯错误以免祸。

文言 把彖、象、爻、占各辞都加以润饰。从它对于“元亨利贞”四字的解法，和对于坤卦卦爻辞中夹杂的字句也都加以解释上看，文言可能是汉魏六朝的儒家作品。文字的形式也开了后世经义和释文之例。语句排比整齐，文辞反复铺张，穿凿缠绵、文以载道的气氛浓重，似为八股文笔法的先河。乾卦的爻辞明白简爽，使人容易加以发挥议论，所以文言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申述。坤卦文言有很多封建色彩，但其借题发挥，联系理论的做法也不无可取。其文字和义理，有美而顺的，也有滞而涩的。现录于此，可以择作诵读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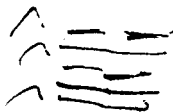
乾卦文言：

元（旧注谓生物之始）者，善之长也。亨（旧注谓生物之通）者，嘉之会也。利（通顺，旧注谓生物之遂）者，义之和（无乖）也。贞（旧注谓生物之成）者，事之干（大本，主体）也。君子体仁（考虑作个完善的人）足以长人（为人之表率），嘉会（众美俱齐）足以合礼（合之于礼），利物足以和义（和达于义），贞固（坚持正义）足以干事（主管事物）。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样把元亨利贞四字列为四德，可能是从《左传》文中采来的。《左传·襄公九年》就把这四字拆开解。昭公十二年文内，惠伯说“元，善之长也”，与文言同。）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移于世俗），不成乎名，遯（隐）世无闷（泰然），不见是（不为世所赞同，为世所訾议）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移动），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平常一言也信，一行也谨），闲（防）邪（不正，私欲）存其诚，善世（其德盖世）而不伐（夸），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日新）德修（省治）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履



践其言）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理之极）至之，可与凡也。知终（所应止）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三要求充实自己。九三的无咎，意谓无失、无过。）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指九三），欲及时也（此时应进），故无咎。”（九四要求为世用。九四的无咎，意谓不应加以斥责。）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兴起）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贵位在九五），高而无民（过高而志满，无来应者），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拥护），是以动而有悔也（动即有悔）。”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弃之，未为时用）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居上治下）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旧注谓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旧注谓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离下而上，变革之时）。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旧注谓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之法）。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无过无不及）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联系事实）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常用六爻变化之妙以应付自然现象）。云行雨施（普遍的运用），天下平也。（这段是文饰象传的话）

君子以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博学广识），问以辨（审考）之，宽（优游涵泳）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例以二爻和五爻为中位，一般以二在群众之中，五居领导之位。）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此字疑为衍文）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作领导能预合自然规律，被领导能服从自然规律或趋势）。天且弗违，而况于人（社会关系）乎，况于鬼神（事物演变的势力）乎！（这段说人要随合着环境地位、自然条件、时间的变化、事物演变转移的趋势，也就是说随合顺应着时间和空间一切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因而才动则有悔）。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卦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辩之于微）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旧注谓当作慎）也。直其正（无私）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制裁果断于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性之本，非由学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这段表露封建思想，当批判。）

天地变化（世运开泰），草木蕃（茂美盛）。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释黄，谓中德）通理，正位（在位）居体（释裳，谓位尊而居下），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古文凝字）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段多不可理解的话。近人解释为天悬而地广，实有意义。）

系辞传里，论及乾、坤的，有以下这些话：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上传五。旧注：效，呈也，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闢，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上传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心之所向）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是远古的人对自然现象的体会）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这是由自然固有现象中看到了自然变化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是把乾坤联系人的性情和能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是联系到万物的初发生和造就成形）乾以易（坦白无难）知，坤以简（不烦多事）能。（试以转移变化解这易字，似更有意义，但以下有“易则易知”一句，意义就不大适合了。）（上传一）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下传十二。这是说不怕难仍要顾虑到危险，才不会有轻率之失。柔顺太过，易于消极自束，要想到打破阻碍以自展步。）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下传六）

“乾坤，其《易》之缊（同蕴，旧注为所包蓄者）邪？乾坤成列（奇偶相排）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上传十二）

现在我们仍从旧《易》例来进一步理解阳画的本质。阳坚强，而乾卦整体一律阳画，纯而无他，其中各个成员完全健康。这样的

组织、团体以及家庭等，必然大通而顺利。各个成员有不同的地位，发挥其刚健之性情，当考虑各自之所宜。我们不妨打比喻说，初爻地位卑下，不宜硬向上撞，排挤前人，蹶等冒进，而应老实地安处本岗位，不妄自逞强，只宜蓄养其力。九二初出茅庐，到群众中行动，九属阳而二属阴，须遇好上级的领导。九三地势要人进取，不能安坐等待，惟宜尽心学习，努力锻炼，以充实自己的能力，警惕急躁错误。九四势须行动起来，因爻位属阴，新研初试，深浅莫测，因而或跃而不盲昧冲动，虽随时进退，却也审势而行，处境如此，不必谴责。九五得位得势，是高级领导，为群众敬仰爱戴的伟大人物，大家志趣性情一致，大有作为，可以成大业建大功，这是一部《周易》所最推崇的人。身当这样位势的人，自能这样以乾卦九五爻的性情行为要求自己。上九痛戒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之过。用九的意义，现在可以看得更明确了。整体成员全是正确健康的纯乾之性，民主共和，集体领导，而无独裁专制之行，因而说“见群龙无首，吉。”

六爻的阴阳地位不同，而皆处于纯乾大体之中，也是刚正健康的环境之中，才有这些各自不同的取意。若在别的卦中，虽也有初九、九二……上九，但卦体和环境不同，就不能仍取这些意义了。

䷊ 泰 ䷋ 否

这两卦是乾三和坤三的相互配合卦，最好对照着研究。

卦象	卦名	卦 辞	象 辞	象 辞
䷊	泰	小往大来，吉，亨。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卦辞解 画卦是由下向上的。坤卦☷由下生阳，进而上升，乾来而坤去，形成泰卦☶。乾卦☰由下生阴，浸淫扩展，坤来而乾去，形成否卦☷。由卦体的形成原因，象征这二卦的阴阳、刚柔、邪正的消长情况。根据《易》例扶阳抑阴之义而得出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小是阴，大是阳。向上向外动为去（往），向内向下动为来。也可理解为退去为往，进前为来。大势通，则不利形势被有利形势战胜。大势不通，非人力之可扭转。犹如严冬已至，寒风劲吹，暖煦之气被迫退。譬喻人事亦如是。当奸邪险恶之人咄咄逼进，而正道人在违逆不通不顺之时势下，只好引退自全而去。

彖辞解 古注说泰是通，否是闭塞不通。为什么☷在上☰在下就是泰，相反，☰在上☷在下就是否呢？这要从☷和☰两种特性和运动的规律去理解。

基本八卦的性能说，☷有绝对动的特性，其动是向上向前的；☷有相对静止的性情，但也不是绝对不变动，不过动得柔而缓和，动的趋向是横展扩张的。所以，☷在下，动而上行，就与在上而宁静的☷相交合；相反，☷在上，动则与其下静止的☷脱离了。因此可以理解，泰卦组织中的上下内外部分是动而团结的，而否卦的上下内外动就会自趋分裂。

外柔而内刚，外虚而内实，外弱而内强，外和顺而内健康，外浑厚而内精明，上轻而下沉重，上软而下坚固，上俯就而顾其下，下忠正而拥其上，上能下达而下能上通，在上者稳重沉着，在下者勇于进取，在前者和缓不急躁，在后者挺进而健行，这样就会内外沟通，上下和协，前后融汇，阴阳交流。这都是泰卦的象征。

外强中干，色厉内荏；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形式美好，内容腐朽；表面积极，内心消极；头重脚轻，前紧后松；上层强硬，根基空虚；在上者更向上升，在下者只向下沉瘫而不能跟上去，这都是否卦的象征。有人说，否是逆运。彖辞教人约敛勿放，勿

贪求名利，老实温和，则虽处逆境而不见伤。

古人观察这两种相反的卦象，从其阴阳相反的性情及其变动的不同趋势，而推测其演变的后果，因其通顺吉利而名之为泰，因其不能和合不得顺利而名之为否。

“易”字的意义是变化改换。自然界的万物现象形势，全是明抽暗换，潜移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永久固定。阴阳的此消彼长，矛盾的互相转化，是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周易》中阴阳本质互相对立，各爻发动促起变化。在各种事体之中，任何局部的变动也会有所影响。对各卦各爻都要从其事体形势、变动趋向和对于自然发展的规律，加以辩证，做出预见。

泰、否二卦，是把矛盾着的乾、坤二卦相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在其交互的运动中，如能会同即得协和，解决了矛盾而团结一气，如不和不交就要分裂而破坏了整体。观泰、否二卦的成败吉凶，读《易》者可以知所从违了。

泰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	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否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有命无咎，志行也。
--	六三	包羞。	包羞，位不当也。
--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茹，相牵连的茅根。彙，古文作萑，音 wēi，同于类字。“志在外也”的外字，可理解为指天下民众。荒，《说文》作𡿨，是广大的水。包荒，可理解为广通无边，远达无阻。冯音 pīng，冯河谓渡河。不遐遗，意为不远弃，在卦中指不弃初九。“朋亡，得尚于中行”句，意谓不泥私交。“以光大也”，有彻然大通，无丝毫之室的意思。陂音 pī，倾斜。翩翩，在卦中指三阴群飞而下。“不戒以孚”，无戒心以防，秉诚意以信，乃成相交之义。“失实”，可作不固执理解，《周易举正》以为“反实”。“中心愿”，就爻在卦体中的地位理解，有愿交阳以通泰之意，以此理解，“行愿”亦通泰之意。隍，城墙下的干壕沟，或说是城空为壑。“城复于隍”，高倾而下，安倾而危，天时地利俱失，人力不可强矣。“自邑告命”，抚谕小民使知天命之数。否卦卦辞“不利君子”之意，可理解为邦无道则愚。依此，彖辞之“天下无邦”即国事日非。既处于危乱否塞之时，象辞则戒人宜韬晦，即以“俭德辟难”。小象“包承”之包是挟揽，承是仰顺其上。“包羞”之羞，可能是指怯而不肯上进。休否，是不得通了，需要暂息。“苞桑”之苞为丛生意。桑根是稳固的。这里说系于苞桑，是比喻借丛生的桑根以稳其地位。

泰、否二卦的文辞，多似古人们把随时占卜所遇的事，信手记出，后人就给拉杂地缀合起来，所以文字组织得不易明了，而历来注解也多牵强附会。有人说《周易》是由晋人编造，春秋时

期唯晋人多用《周易》占卜，因此文字难免有晋地方言。先秦文字不统一，各地书写难免有差。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周易》的文字，或可发生错误，以至费解。他卦也有此弊。现在只可试按卦象、爻位和动例，参酌原辞，作一些解释推论，而不必死钻原辞。这样读《易》，却可以练习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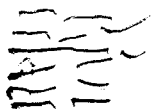
《易》通例，爻辞是该爻变动而衍成的后果。阴动变为阳，阳动变为阴（这有矛盾转化的意义）。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都是互相应合的两爻，然必须是一阴一阳，才能够动而相应相合，好似阴阳电流和阴阳磁性的关系。

泰、否两卦的相应爻，全是一阴一阳的，所以每爻发动都与其应爻相合。这不但在泰卦的阴阳交会的总卦象上各爻动则应合，就是在否卦的阴阳不交的总形势下，各爻也是动则应合，因而破否得通。所以尽管两卦卦象相反，可是各爻之间动而应合的关系却有同情，因而两卦爻辞多是同样的吉利。由此可见，卦名、卦体、卦德是由内外两基本卦的配合，从而取其形象或性能的某一面而假定的。一经假定，就当作该卦的总形势、总事体。这个总事体对各爻来说，就是各爻当时的处境。卦体和各爻的一切性能和形势，又是每一爻的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在这些交错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中，每一爻的行动就各有相当的后果。我们对于一件事物的处理和行动，如能预见其后果，而酌取相当的措施，那就可以趋吉避凶。

泰卦卦体是通同的团结，这不是一两个成员的事，而是所有成员的团结。下三爻要动而附上，上三爻要动而就下，这是泰卦得以上下会通、整体团结的趋向。初爻地位卑下，须借提拔，并联合群众，普遍提高。九二阳刚中正，得地有位，中正可以有为，无偏无私，牵下推上偕初爻、三爻同进而上，交于三阴，以致中和阴阳，既相交化，则无过刚过柔之弊矣。九三与六四当上下卦乾坤交接之际，当天地交泰之时，应起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三爻在下卦之上，如地面易起倾陂，不能永保水平一片，运动趋向

易生回旋，自有往复遇合之机。四爻在上卦之下，在交泰时势中，上卦三个阴爻共飘而下，倾心接洽下三爻之阳。六五以阴爻居尊位，能俯就九二与之应合，为上下团结之主，所以用“帝乙归妹”的典故（见《左传·哀公九年》）以颂其有福而吉。上六阴居绝顶，过高而倾坠，犹如当交泰的时势，不结合群众，高高在上，终会颠覆倒塌下来。

否卦卦体是脱节叛离，上下背道而驰。但各爻有主动性，一动就有应合，那就会在总的分裂局面中得到个别的结合。所以初爻动也似地下根须随茎上拔，与其上之二爻同破否塞之势。六二柔得中得位，即阴爻阴位而处中正之地，动而上应九五，以其小象所喻，即使无权力者或才薄力弱者（小人）处之，则拢二阴以顺上，也会吉利，若以领导者或大才有力者（大人）处之，则直挟二阴以交阳，否势通而天地交，闭塞也可亨通。六三的处境正当内外上下的折冲点上，本是一个难以坚持固守的地位，当分裂不交的局势中，以阴柔的形态独动以求合，其吉凶悔吝还须看当时的具体事物而断。“包羞”二字，古人虽有几个注释和转注，都不必采取。象辞说“位不当也”，可能说这爻的处境和性质等自然条件不利，因而羞怯自限，不能勇进，去打开闭塞。九四以阳爻居阴位，按易例又当变动不定之际，其动是大势闭塞不通，只好委之于自然条件，不能责成一人，这就是“有命无咎”的含义。至于“畴离祉”一句，或以为是处境介于福利之地，或谓其同俦也得沾其福。九五以阳爻居阳位，本身条件和势位都好，才力俱足，主动力强，当此分裂不交之时，举足轻重，关系非小，所以爻辞从正反两面一规一戒。旧注很明白，它说能止息时势的分裂，是大人物的作为，故有大人之德而吉。倘分裂下去，恐怕自身难保，所以要念及危亡的后果而自加警惕，好象要牢系在丛生而根固的桑树上，以免分散割裂。此如系辞传所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上爻“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就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之意。






泰、否二卦的上爻，都与基本卦卦辞的吉凶相反。

处通顺易，处逆境难。《周易》在否卦各爻中，多谅解而少责难。打通否势须是大有作为的人之所能济，才小力弱者无能为力。

2. 坎、离、既济、未济

☵ 坎 ☲ 离

☵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卦名和卦辞）

三与象形文字相同。象水纹，后写成，再后才写成水。这样，卦象三就是水。

从卦体看，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上下皆柔，外虚而中实。上不固不可攀，下不实托足不牢，上下无助，难以振拔。这是由三卦中阴阳爻的位置情况而会意到人事中的危险处境。

坎字可能就是远古一种方言的陷、坑或险。水也有沉溺下陷的危险，尤其在远古没有舟船时，水给人的危险和阻碍是很大的。所以三卦取名为坎。

习坎二字可能就是☵的卦名。习是重复。习坎是把坎三重重复起来。但八卦的重卦都是仍以其单卦为名。《周易举正》说，习坎上脱一坎字。那么，所脱的上一坎字，当是重卦的卦名，而习坎之坎则是指单卦的坎卦。以卦画表现，就是：☵，习三。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维持）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行动适当可以脱险）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利用险以御外护己），险之时用大矣哉！”

《周易阐微》说，这卦的卦辞和爻辞是一个晋人被俘后，自述处境之文。倘确如此，我们不必据辞以解卦了。不过，暂借原文试行推论，也可说出些道理来。习坎是一陷再陷，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从二和五这两个中位都是阳爻上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卦辞是教人们当身陷险境时，总须心中有主（有孚），镇定不乱（维心亨），才能神明智清，举措无失（行有尚）。不可一见大险，就想丧身亡命的痛苦而耽于忧惧，或不等船翻就跳下水去，自取灭

亡。“尚”字可作标准、趋向讲。陷身于重险之中是当前遭遇，而行动不失准则，那要在心中确有实德。

处在前后、左右、上下全是一样危险的环境中，最好是伏身不动，否则会下陷得越深。庄子特别好讲这种道理，他教人如果处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中，那就安之若命。但是无论多么难于为力的事，时间常会给解决。事物是时时都有其自然变化的，静待几时，情势转化，再乘机而动，自易脱险。这是处在完全无隙可乘、无路可出的危险境域中的消极办法。不过这种情况极少。险境常常有摆脱的可能，要紧在临事冷静，心不慌乱，然后才能够审察得明确，动作得恰当，脱险之行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举措无失（行有尚）才能行而脱险（往有功）。

近见《易经备旨一见能解》一书，说此卦指世道言，有孚是实，以义命自安，而不侥倖苟免。维心亨指见大心泰言。行有尚，谓往有可嘉之功。

象曰：“水洊（再，重）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象辞专从一习字讲修己和教人的态度。水洊至，是一浪接一浪不已地冲来。习坎，是坎坎相连。德，是理有实得于心，而行为自能无过。行是实践。常德行，就是要日日新，有不断革新之义。习教事，是频频叮咛，多次学习，多次教诲，才深刻入心。象辞的意思是，看到源泉混混，川流不息的现象而引以为法，常常保持正当的行动，频频吸取教训。

坎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不盈，中未大也。
--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宫，勿用。	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求小得，未出中也。
--	初六	习坎，入于坎宫，凶。	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 tǎn 或 lǎn，陷坑中的小穴。失道，没有出路。来之是来去。枕似应作沉。樽是盛酒的大瓶。簋 gǔi 是盛菜的高座碗。缶是瓦器。貳是佐餐的副食。祗，郑康成认为是“坻”，即小丘。徽纆是绳索。寘，即置。丛棘，旧注说是听狱的地方，在这里仍取字面荆棘丛堆的意义为好。

当身陷重险，无可脱逃之时，本不可轻举妄动。爻辞是因动而设，但在习坎大势之下，动则凶多吉少，故此卦六爻多危词。初爻象辞似应为“习坎入窞”；阴柔在重险之下，无才无力不得势，不宜动而动，就下陷入穴，失足致凶。九二已脱出初爻而稍上，但尚掩于六三阴柔之下，还是有险难脱。只因刚正居中，才智尚可自保无失，唯限于时势条件，不能建匡济之功，只可维护己身，暂求小得而已。初六无路可出，其凶自不待言。九二阳爻，虽地处中正，但在险中，向下则足无所托，向上则手不能攀，故只可求小得，不能望大利。六三在内外两个坎卦之际，向里来或向外去全是陷坑，位当变动难于自安之地（三爻特性），动则沉坠而深陷，故戒之勿动，不可冒险。六四说，盛酒盛菜的樽簋都用瓦缶贱物（有坎的卦常提到饮酒，如需、困、未济等卦）。“纳约自牖”如作“纳约自囿”就更有意义。那就是说，饮食器用一概俭朴简陋，不尚丰盛，而且口不多言，以这样节约自束的拘谨态度来处险境，是可以不犯过失的。六四以阴居阴，故能如此。九五阳爻阳位，能以端正的态度处身险境，也可以无咎。所以爻辞说陷坑虽填不满，可是坑底已平（似指九二），不再深陷了。上六在险地的极端，又以阴居阴，因而心力俱绌，不能振拔脱身以出。且乘九五之刚，如坐针毡，应爻六三也无力相济。所以爻辞说，在束缚之下，刺激之中，三年还出不来。

这卦上三爻似有一些故事，或有一些错讹。这里的解说是按卦爻的通例试加揣度，练习推理。读《易》者尽可以撇开原词，另取看法，自行推断。例如上六爻辞，也可以理解为痛责其不动的错误。上在边际之地，一动即可脱险体而出危境，但阴柔却无

能自奋振拔，三年还不动，其凶是自己没有正当的办法。初六和上六的失道，全似责其没有该卦卦辞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的做法。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卦名卦辞)

☲连成□形，中空透明。自然现象中的火就是空虚而明亮的，因此把☲联系到了火。俗语说：“人心要实，火心要虚。”如在炉中，无空则火不能生。古人是否看到这种物理，固不可知，但明亮则视如空廓，却是人所共有的感觉。

利贞亨的“亨”字，似是“享”，二字古可通用。这是说离卦利于占卜祭祀享神。那么畜养牝牛，以备牺牲，可以得吉。远古的人都极重视祀神，视享祭为大典。祀者的理想，以为人要以自心之明去接交神灵之明，明明相通，则人可以感神，而神也可以佑人。离卦以明接明，正合此意。离，古为一种山神，所以要享祀。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丽是附着、粘着的意思。这与离别、分开的意义正相反。这种一字有正反两意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乱字，古文中还有治理的讲法。离字的讲解约有二十个，其同音字也不少，但与此卦各辞并无相涉。有人以为离为会合，谓离卦为民间会合男女之卦。此说甚奇，但与卦辞不符。此卦中只作明亮解处较多。彖传特取附丽一意，以卦画形势说，一阴柔夹在二阳刚之间，如嵌附而难脱。并且火的燃烧不能脱离实物，总要附着在一些东西上，因此将离作附丽解。彖传更取日月附天而明，百谷草木附地而生等自然现象，以喻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着而生存的理。又讲到人们都光明正大地相结合，就会组成良好的社会。人们以柔顺的心情附于中正的神灵，所以要去享祀，享祀更要献供大的牺牲，才能得神欢而获福佑。这又转到迷信思想上去了。“畜牝牛吉”一语，也许是古人的唯心占辞，现在可以舍掉。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这个象辞是说光明要继续保持下去，不是一阵过去就可以不要了，并且要普遍照耀，而不是只照一方一隅。

离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	六五	出涕沱若，泣嗟若，吉。	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	六二	黄离，元吉。	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错，《说文》解释为“金涂也”。又有交错、杂错等意，但在此爻不甚恰当。错然，或解作谨慎貌，似由下文敬字而来。敬，解为慎重安详较宜。黄离，即黄鸟，鹵，但在这里无意义。昃是日过中而偏。耋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丑是贼的徒类。

初九在最下，而当重明之时，就象穿着金色辉煌的鞋，如果趾高气扬就会有过。又可理解为遇见足穿金履的人而敬之，总不会有过。在明光朗朗的时势中，初九阳刚质性，如着金线交加文饰的鞋，举步见光，虽处境卑下，敬之不会遭谴责。六二在卦之中位，有日之方中之象，为离明之本，以阴爻居阴位，虚中明澈，当然大吉。《易》常以黄为明而贵的颜色，六二如黄嵌于中正之位，光耀大地，故而大吉。九三阳明过中，为日昃之象。日渐西逝，光明已不会长久。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自然现象为人力所不能挽。但余辉未暝，宜惜寸阴，安常自乐。如《诗》所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逝。”否则时移年迈，垂暮临夜，徒叹衰老。九四处于一火方熄（内卦离体已过），又一火突来（外卦）之位，前后上下都是火，无所容身。前明已息，继照方来，但身入突变之际，位阴而质刚，如举火骤进，自致焚死而被弃。这爻出此危词，是极

力滅人，當普天地光明之中，自恃所向無傷，剛愎姿肆，慌迫躁進，終於會自惹災禍。因此要認識自然運動規律，仍保持樂觀，不生“夕陽雖好，只愁黃昏”的悲觀情緒。六五柔居尊位，麗于二陽之間，秉承皆剛，蹢躅不安，難有所為。當此光明世界，無術自隱缺點，憂悲警惕，所以有哭泣嗟嘆之象。（離為目，故能泣，他卦亦屢見此意。）《易》例有時以陰爻為無才無德之征。但既有自知之明，也就足以免禍免辱，或者說因時勢通明而仍吉。九四、六五兩爻，明極防轉暗，盛極慮變衰，是明智之教。上九高明至極，有明光遠射，威加遐荒之勢。王者義師，出征不正之邦，所向無敵。

其他各卦中如含有離卦的形式時，多言及征伐，作《易》者似別有用意。

這卦的讲解有些是望文生義，以求從中取得一些教訓。這與古人注解不大相同，而別人也可各出己見以解之。

德國某學者說：《易》卦為古文，於一字中包含多意。那就以《周易》作字匯了。他說離卦中所用各辭全是“離”字，後人加以偏旁，乃各成一字，如“躡”是鞋履，“謫”是錯誤，“離”是黃鳥、倉庚，“嗚”是老人的嘆息，“熯”是焚燒，“漓”是流涕，“禕”是征衣，等等。此說見於清末鄧實主編的《國粹學報》。後有人本此例以解乾、坤、屯、蒙等卦，雖不免有些穿凿附會，然亦非全屬無理，不過不能說六十四卦全是如此。

☲既濟 ☵未濟

水潤下，火炎上。水在火上可以互相調濟，而火在水上則不能交合。由上下卦象的關係，而取名為水火既濟和火水未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卦名卦辭。舊注說“亨，小”當為“小亨”）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未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舊注說濟下疑脫“小”字）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辭名卦辭）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这两卦的卦辞如何断句，古人也莫衷一是。彖传所述也有些绎论整吞，左右双袒和模棱两可之敝。这两卦对比着看，可以理解到作者的意思。这里按旧注把通行本的既济的“亨”改为“小亨”，而未济的卦辞似也应作“小亨”，那么它们的彖辞也就应同改为宜。

阴阳爻相间，刚柔性相济。人们处事先柔和而后刚强，对敌先礼后兵。以刚济柔，是制胜的手段。相反，如果先刚强而后柔弱，前倨后恭，那就泄气了。如果出于主动而又善用柔，倒也有调和作用。如果迫于被动，有时也可以缓冲自全。但一个劲地固执一条道，常有一偏之失。只刚而无柔，易遭崩折。太柔而无刚，不易存身。既济和未济两卦形象都是阴阳相间，所以全占亨通。

阴阳相间，刚柔相济，固然行得通，但是这两卦的阴阳爻夹杂交错得太频繁了，以至零散纷乱，势不结实，所以说只是小事行得通，或说所通者小，因此两卦卦辞都应作小亨。

既济六爻，阳居阳位，阴居阴位。64卦中，唯此卦刚柔各得其位。各爻既全恰当，所以必须固守其位才好（初吉）。因为再没有别的摆法更恰当，所以一动就要破坏这样精整的体势（终乱）。

未济六爻的阴阳处境完全相反，但阳居阴则易与阴爻应，阴居阳也易与阳爻应，所以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狐济濡尾”之义不明，也难曲解。我们设想这卦初六在上九之上，或上九移在初六之下，那就成为既济了。古语说：“狐欲渡河，无如尾何。”尾坎下爻，濡尾就更拖住其身而难前进了。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这两卦的大象，各取水火的一义以申教。

这两卦的阴阳爻势如散沙，各爻之动也是各自为政。

既济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濡其首，厉。	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 祭实受其福。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 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终日戒，有所疑也。
—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三年克之，惫也。
--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七日得，以中道也。
—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其轮，义无咎也。

未济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 是。	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 于大国。	贞吉悔亡，志行也。
--	六三	未济征凶，不利涉大川。	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	九二	曳其轮，贞吉。	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	初六	濡其尾，吝。	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茀，妇车前幃蔽。鬼方是古小国名，殷高宗伐鬼方的故事，可能是三年才得胜。繻，是细罗。袽，是敝衣，又袽塞是塞舟漏的絮。禴 yuè，同杓。禴祭，据《周易杂记》说，是只用黍稷菜蔬等，而不用牛羊牺牲的薄礼贱物献祭。震是摯伯之名，高宗命之伐鬼方（说见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这两卦是以爻德爻位为体，以应爻为用，而审时度势，以占休咎。既济卦的初爻、三爻和五爻，全是阳居阳位，以刚济刚，而乘、承、应皆柔；其二、四和上爻全以阴居阴位，以柔济柔，而乘、承、应皆刚。未济卦各爻情况与此正相反。

卦体是天时大势。六个爻位是地利，立足点。初位太低，不足以济事。上位太高，在反复频仍之极，易于迷惑放荡。三、四是忧危之地，动止难安。二、五是中正优越之位。以此通例玩味各爻辞意，可以容易领悟。

曳轮是力争前进，濡尾就沾滞而后坠。两卦的初爻都是在阴阳交错之下，都有濡尾之象。但曳轮是由阳爻主动，所以既济在初九，而未济在九二。既济因濡尾难进，故无咎。未济初六阴柔，无力进取，自甘落后，故占羞吝。《周易》一般是鼓励积极的动，不赞成消极的静止。旧说是要扶阳抑阴。同时也重视爻位及其环境。未济九二地位中正，故曳轮可进而吉。既济六二阴爻，夹在纯刚之间，不利行动，有妇车失屏障之象，犹幸中正有位，可以待时而复得。这都是地位关系。

既济的九三和未济的九四，全是与其上二爻合成离，与其下二爻也合成离。《周易》中有离的卦象，常提到军事，这两个爻辞都是说的伐鬼方的故事。从这两卦爻辞可以看出，这征伐是时胜时败地打了三年，才克服了。先用的人或无能力，或不忠诚，后命棼伯去打，胜利后得了赏。这里可见用人的关系。这两卦的组织形式，有一阴一阳变换不定的特征，这正好用以表示一胜一败的战情。这个意断是从这两卦一再提到伐鬼方的事而推测的。三年争战，未能速决，不可能是长久相持不动，而是一直拼斗未休，打到疲惫。胜利得赏，可见不是平常之功。惟既济之九三似尚未济，而未济之九四却似已济，这可能是爻位在三和在四的原因。

既济的六四和未济的六三，都是与其上二爻合成坎，与其下二爻也合成坎，如在大水中间。但卦体与爻位不同，所以爻辞的安危之义也稍差。在未济的三爻上动则易遭凶险，可是既然还未

济，就不必去涉大川。如已在大川中流，那就不宜坐待沉溺，而要力涉向前，还有可济之望。既济的四爻，当水火之交而当坎下，以阴柔居险，柔夹于阳刚之间，但天时地利都比未既的三爻稍好，因而爻辞说有可以塞漏的衣枷，但戒备之心不可稍懈。

既济九五阳刚得中正之位，上下各爻也皆得位，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卦位方向二东、三北、四西、五南，旧注说这是《易》卦应位定例，但未见多用。依此，这爻辞的东邻是指六二，虽与九五为应，但不如六四西邻之切近。周人自称西土，称商为东土，此爻爻辞似言纣不修德，虽丰祀无益。未济的六五为离明的中心，正大光明，所以为吉。

未济上九，下应六三，行将转济。其下皆坎象，阳刚居离明之上，无忧不济，杯酒言欢，当无可咎，如过饮无节，则恐有濡首之失，这是戒人不可得意忘形。古语说，人不跌于山而跌于垤（dié，小土堆）。这就在谨慎和放肆之差了。至于既济上六，身居坎顶，自有濡首之危。上爻的处境至极，常有转化之势，这也是《周易》中的常例之一。

《乡铎馆补校·目耕帖卷五》李厚菴云：“君子行道济时，义不可则不进，无异于曳其轮；礼不备则不合，无异于丧其蓍。”

《史记·春申君列传》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

《韩诗外传》：“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解怠，幸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易》曰：小狐汔济，濡其尾。”

乾、坤是《周易》开始两卦，阴阳一致，完整一气。既济、未济是《周易》最终两卦，阴阳交互变换，承乘比爻全是异己的形象和性质，错乱散漫，不相依倚。

3. 震、艮、巽、兑

☳震 ☶艮

三，一阳在下，二阴在上，阳气升腾上冲，阴不能阻，故成震雷发动之象。三，二阴在下，一阳在上，前临无地，动则脱体，

故艮为停止。这是根据阴阳爻的性能和位置而体会出来的卦义。

说卦传：震，动也。震为雷，为足，为决躁（就是急躁，有一发不可遏止之势）。艮以止之。艮为山，为手。杂卦传：“震，起也。艮，止也。”这些卦象都是由卦划的摆列形式而想象会意出来的。古人在观察各卦爻的意义时，尤其在占卜中，常借这些卦象而取义设辞。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卦名卦辞）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以卦象观，䷳远指三爻与六爻，惧迩指二爻与五爻。

虩 xī，恐惧貌，一说以为蝇虎，其跳跃象人之恐动。哑哑 ē，笑声。匕鬯 bīchōng，宗庙祭祀用物，匕是长勺，鬯是黍酒，古礼献祭之具。震耳惊心，声势突然来临，心中悚动，临事而惧，但不被吓倒，思想不乱，应付有正确的准备，就能言笑自若，因有警惕而能小心谨慎，少犯错误，可以得福。刘备听曹操论英雄，一惊而失筋，随以闻雷自释，照常谈笑。历史故事中以大笑掩饰震惊的事例很多。当远近震惊之际，不张皇失措，仍安静的执行事务，照常祭祀，是自我安慰。过于虩虩则自窘，过于哑哑则自误，先恐后笑，先忧而后喜，自然之致也。卦辞从连连震动上取三个意义而说三种事情。这是说精神、行动不因外来的震动而受到不良的影响。彖传指出，这样的人可以守社稷，作祭主。

象曰：“洊雷震（雷声连响）。君子以恐惧修省。”洊 jiàn，再次，次次。

震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	九四	震遂泥。	震遂泥，未光也。
--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震苏苏，位不当也。
--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来厉，乘刚也。
—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厉是危、猛。亿是大，也可同噫，作发语词。贝是钱，也许是败。跻是蹬上去。苏苏，是轻微的震动。眚 shěng，本意为目生翳，在此作错误、过失，又作灾讲。遂，当作队，同坠。索索即蹢蹢，足不正，亦为心不安之意。矍矍，古本作矍矍，震惊视不专之貌。

初九为全卦之主，故爻辞与卦辞同。初九阳震而上，直前无怯，六二正当其冲，故有辟易远遁之象。“勿逐，七日得”，见震之势虽猛，然一发即过，未能久延不息，暂时登高还避，虽丢失财物，亦无须急追，终可复得。六三之位，离初九已远，又隔六二，故其受震较轻，无灾眚。但其阴爻在不固之位，没有阻挡震动之势，虽不正当震冲之地，亦须行动而避灾。九四阳爻处于上下四阴之间，有如坠入泥坑之中，又是上一震卦之始，借足下借不着劲，在震动的时势中，竟有溺滞难动之象。六五在一震已过，一震又来的形势中，又乘九四之刚，其危厉可知。但九四已泥于不易发动之地，所以六五被震轻于六二。六五又居当权之位，所以占得临大事而无失，有卦辞不丧匕鬯之义。上六居震之极，如临

悬崖绝顶，再动就有丧身之险，所以心神不安，瞻顾不定。“征凶”意谓往则失位。震阳上冲阴柔，披靡而不能当其锋。但离震爻九四（震发于四爻）已远，惊及其邻六五，而不及上六本身，故言无咎。邻，指六五爻言。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卦名卦辞）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说文》：“艮，很也。从匕目。目相比，不相上下也。”目不活动而凝视一处。处在不应行动的时势中，就应当静止。不相与，是说上下的应爻同阴同阳，不复能相应。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敦艮，吉。	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艮其辅，以中正也。
--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以诸躬也。
—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艮其限，危薰心也。
--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古文作止，根也。腓，腿肚。限，分界，腰际。夤 yīn，肋肉。辅，颊后。敦，厚。

艮三连成“山”形，与象形文字“人”相似。这一卦的卦辞说到背、身和人。爻辞说到人身各部位：初指足，二指腿，三指腰，四指躯干，五指口颊，上指总体。按照离卦转注的例子，艮卦的爻辞中，也似有些艮字的转注字，后人加以偏旁，就各成一字了。这虽与解释卦爻辞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不免牵强附会，可也不妨附记下来，以待判定。跟是踵，又是随从，根（初爻）。恨，心不

快；诤（hēn），戾也（二爻）。限，垠，是边际、分界；很，不听从，又行艰难（九三）。颔（gēn），是颊后；猥，齧，啮咬（五爻）。愬，诚惻（上爻）。退，腿从爻、走，不从退，然玩味六二爻辞与象辞，颇与此二字有关，似是而非，未审何意。这是早些年我想到的几个字，可惜没有去查校，只好暂记于此，作个研究线索。

在艮卦的六爻中，惟九三与制止不动的总形势太矛盾。因为这是阳爻阳位，处在由下卦向上卦跃进的边界上，不能安坐的危地。但同时又在四个阴爻之间，上下皆是柔而静止，这种环境就使九三发动不起来，不能推上挽下，不能发展变化，只是心中着急，所以说“危薰心也”。上九阳爻而阴位，在艮之极，为艮卦的主爻，不仅自己止而不进，且屯住全卦不能妄动，故吉。乾卦上九有悔，在于动，此卦上九吉，却在于止。六二的不拯其随，可能指初六，也可能指九三。因六二得位，宜助九三、携初六以动，但却止而不相助，既不能往拯九三，又不能退听初六。这比如人人固执，不相往来，则社会丧失活动力。初六“未失正也”，意谓位卑可止，止不失义。

艮卦的大势是止而不动。六爻虽须动，而各自强制自己，止于其所。人能随时自制，才可以动而无失。艮其趾无失足，艮其腿无失步，艮其限无失节（上下不相失），艮其身不失身，艮其口则不失言。

艮又有光明之义。凡有艮之卦，以及卦中互爻之成艮者，多言及光明之词，如大畜、谦的彖辞等。

巽 兑

三，一阴在二阳之下，有退伏和随顺之势。杂卦传：“巽，伏也。”阴向下铺散，故有风象。阴在二阳之下，有向内向下而入之势。说卦传：“巽，入也。”“巽为风”。三，二阳让一阴于前，现柔和于表面，有喜悦的象征。由卦划的形式联想到地面积水为泽的现象。上爻分开，有羊的形象，又有开口的意义。序卦传：“兑者，说（同悦）也。”说卦传：“兑以说（悦）之。”“兑为泽，为羊。”“兑

为口。”

巽和兑二卦象都是以--为主。在一个阴柔同两个（多数）阳刚相处的情况下，要保持怎样的态度才好呢？《周易》给人一些指教。当一阴在二阳之后或在其下的时候，就要驯伏，要随顺，要能承上转下。由谐声、假借、转注等关系，巽字有逊、驯、训、顺、慎等字的意义。当一柔站在众刚之前或在其上的时候，就要和悦相处，不自尊大。兑字有商讨、询问和征取下级意见之义。这样，才没有刚愎自用之过。这两卦可以象征上下级相处的态度。对于才小力薄的人更有一些意义，它教人以这样的处在刚强人们之中和衷共济。

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卦名卦辞）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周易举正》说，“重巽以申命”之后应有“命乃行也”一句。又有人指出，按王弼注，应有“命乃行也，未有不巽而命行也”二句。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与逊同音，修敝举废之义亦相近。巽卦的卦辞、彖传和象传都是发挥随顺、逊让、向下散播传达等意义。巽的性情是和而不倡的，阴伏阳后，顺阳之势，随阳而动，所以不带头发动，不自作主，不争首功，不当大事，故卦辞说小亨。这似乎有古语“君子无为天下先”的消极意义，所以未可以大有为。

巽为对被领导的人的说教，因其能随顺而行，故利有攸往。惟所随者要是正大之人，才会有利。汉·马援说：“不但君择臣，臣也择君。”这话似有利见大人之义。“重巽以申命”是把上面的命令、指示层层下达。

巽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在床下， <u>上穷也</u> 。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田获三品，有功也。
—	九三	频巽，吝。	频巽之吝，志穷也。
—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纷若之吉，得中也。
—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有人说巽是选择，也有人说巽字是占卜（象形象事），其古篆巽象几上摆着两副卜具。这卦的各爻辞中，都实有选择和占卜的话。昔又有谓，巽之六爻皆军礼也。

初六犹疑不定，前进有二刚之阻，后退无投足之地。爻辞说进退，又教人须有武人刚勇之气，才好矫正柔懦，果断从事。九二有选择取舍之义。巽在床下，可能是说卑逊自处，有深入下层之行。用史以审人事，从筮以问鬼神。虽头绪繁杂（纷若），因九二刚中，有力裁酌，可以得吉。九三因爻性爻位的特点，故说频巽，就是一再地选择或占卜。六四向下可以得其下之三爻，所以爻辞说田（狩猎）获三品。惟九五的占辞不明确，其象辞也是含糊敷衍地说“位正中也”。我们就不必强作解人了。

巽有深入下层向下探讨之义，因此似以初或二爻为主爻。床下应指初爻。三爻最接近初爻，不难向下深入，故吉。上爻距初爻太远，高高在上，层层隔膜，不易向下深入，故凶。丧其资斧是说失掉果断的利器。资是财，斧是利器，没有本钱，没有工具，丧失于多阻的长路之中，故凶。又，资通齐，古有“齐斧”一词，即断物的利斧。位好动而势被二所阻，一再下逊而不得入，故羞

吝。

九二和上九全是以阳处阴，阳不能自安，且以刚居柔地，当巽极时宜戒其过柔，过柔就丧其资斧了。比较旅卦九四，义当用柔，故“得其资斧”。这个意思是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所述。

䷹ 兑，亨，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兑，说（悦）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内笃实而外和悦，以此接人处事就可以无往不利。惟宜于正，不正之悦就流为谄佞邪媚的嬉笑了。外不柔会形成倔强，内不刚会失掉操守。倔强则难柔，失守则同流合污，且易招狎侮之辱。这是彖传的意义。人能这样的顺应自然规律而无所背违，合乎人情而无所乖戾，以此态度使人服役，人们则会不辞劳苦，乐于效力；使人从事艰险，人们则会不避危难，不惜生命地去干。彖传以此大赞以和悦动人的巨大意义。这是上对下的态度。简言之，上对下能和颜悦色，人就能欣然从命。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象传另取一义，以二兑相并的卦象，联系到朋友相交共处，要谈论讲习，交流学识，共同提高。

兑	爻名	爻辞和占辞	彖辞
—	上六	引兑。	上六引兑，未光也。
—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孚于剥，位正当也。
—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九四之喜，有庆也。
—	六三	来兑，凶。	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	九二	孚兑，吉，悔亡。	孚兑之吉，信志也。
—	初九	和兑，吉。	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兑卦六爻是在喜悦的气氛中看各爻的态度。总的说来，在下

位的比在上位的好，阳刚比阴柔的好。初爻、二爻皆吉。初爻和兑是彼此心中通畅和合，情发于内，毫无芥蒂（未疑）。二爻诚信于中，两心相倾，位虽阴而爻为阳，故悔亡。这两爻的意义比较简单。六三本身不稳重，态度掌握不住，处在上下四个阳爻的环境中，当然不易得好。此卦的兑字意味着双方相悦。六三来兑，似说单方面来趋人就悦。如作招徕讲，是说以巧言令色引人垂青，然这样怎么会凶呢？原辞不易理解。九四在上下两兑卦之交。“未宁”是不相安好。“商兑”是交换意见。“介疾”是彼此之间的不舒适。“有喜”是一经交谈，就解除了意见而言归于好。九五以刚爻居阳位，中正位尊，自顾身分，以庄严威仪自持，不能示悦于人，而人亦难悦之，故说有厉。“剥”字古人虽有些讲法，总似牵强，不足服人，无须追究。本卦两个阴爻的爻辞都是不好，地位是动荡不安的。上六以柔居和悦之极，在高位而以柔媚引诱他人的欢心，所以说不是光荣之道。

有人以兑卦为商业，用此意释兑卦的各爻辞也可通，那么这兑字就有兑换、交易之意。

4. 颐 大过 小过 中孚

这是四个反对错综的卦，可以比较着学习。

䷚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卦名卦辞）

颐，口旁也。口实是口中物，食求饱言求实。颐卦体象是上下二阳包含着中间的四个阴爻，卦划联接起来是个□形，所以会意到包涵和养育。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彖传只说养的意义很大。养有所养和自养、养育和抚养几方面。观颐而知人，须有所养以生。自己去寻找食物以自养，也可以体会为自己考究口中之所食，咀嚼而细味之。又可解为虽吃不饱，只望着别人咀，不为自己去吃。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口是出纳之关，饮食之所入，言语之所出。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象传教人慎言语，节饮食。

颐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颐字和爻辞中的一些字，可能是初取名时某一地域的方言，但这方言后来失传了，例如朵颐、颠颐、丘颐、拂颐、由颐和拂经等词，都难以理解。这可能是当时占卜的个别事物或术语，所以令人莫名其妙。别的卦中也不见这些词。旧注朵为动、垂，颠为倒，丘为土之高者、小山，拂为逆，由为自从，经为常。但旧注强解总不能服人，我们也不必多费穿凿了。

有人以颐卦是讲织布的工作。匠字横看象梭，卦体也象织机的面形。下动上静，也有织布时的动作情况。这样讲，对于颠颐、拂经等词，也可有更合情理的解釋。那么说，经就是经线，颠是上下竖着动，拂是左右平着动。但这却不易贯彻全部六爻的辞意。

我们只好观察卦象而体会口之食物，是下颚动而上颚静。由此引申开去，颐养之道宜静不宜动，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常安静自持，不动声色。动者求食于人或以食去养人，都不如静以自养，或以逸待劳而养。所以下三爻皆凶，以震体动也；上三爻皆吉，以艮体止也。但这未免有养尊处优的意义，而我们则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此卦有口象，各爻占辞皆取动静间之得失。初九，灵龟是用以占卜的，朵颐或是鼓舌弄口之类。观我朵颐，是只看我动嘴，

听我说。不问吉凶顺逆当不当，就鼓唇弄舌，要自己说了就算，那是危险的。颠颐可能指六四，拂经指六五，可能是六二的一种动作。六二动而趋上，攀高以求给养，那就是遇凶险了。六三以柔爻当震动之极，又居动而不守之位，其上为艮止之卦，它在动止之交，上下不合，身当其衔，故曰“道大悖也”。下三爻动而欲夺六四之食，故有虎视之象。可是六四在艮体之下，安恬自守，下虽颠动其颐，只会给六四送食，六四坐得其养，故无咎。六五阴居尊位，不能养人，反赖人养（拂经）；上九供养六五，位极任重，故厉而吉，这是依旧注解释，但并不确切。

前面说过，对于《周易》原有的取象设辞，都不必看作唯一的定义。人人都可以借卦象以发挥自己的审察、想象能力。以颐卦来说，就可以另从一些角度来研究。如取其开张的曰式，可以体会到门户开放，不设关防的意义。相反，如从其周而围之的形象看，又可以认为是划定区域，设围护防的意义了。这还只是从卦象上取义，如果从上止下动取义，那就又会有一些说法了。取定了一种卦义以后，再把各爻的阴阳性质和地位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考虑其在卦体的总形势中，动作的当不当和后果的吉凶。远古的人各为其时代和环境所局限，各为自己的见闻所囿而设辞说事，主观性片面性自所难免。《周易》一书即有此敝。后人读《易》，不必刻意曲解，顽固地要给原文讲出定而无疑的道理来。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卦名卦辞）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悦）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过是超过。大过是说阳爻偏多而集中，刚的成分过盛。卦画之象，两阴爻包含四阳爻，中间分量太重，两端柔弱，挺不住劲，所以有栋桡而弯曲的现象。但从上下两卦的性质看，内逊顺而外和悦，足以调济过刚之失。且有过盛的强力，立行事中，可以取得胜利，克服困难，所以说利有攸往而亨通。

象传是说偏于刚，过于张的性格和表现。

巽为木（见说卦第十一章），故各爻多取象于木。

大过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辞
--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	九三	栋桡，凶。	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各爻以阳居阴位或阴居阳位者吉，取其自相调济而不再太过之义。如初六阴爻阳位，在阳刚过盛之时，位卑而用柔，犹如把白茅垫在底下，以缓和其上之压力。位卑而处于过刚强盛之下，应以柔巽之道自处。系辞传：“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这是说把东西放在地上就行了，用茅草垫着，太小心了。但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有过失的。九二以阳居阴，下乘初六之阴，巽向下取，故占辞说九二如枯杨有生初六的根稊之象。下荣而上也将有生气，因而象征九二的老夫得了初六的女妻也可生育。这样的配合虽有过于情，可是没有不利。九三以阳居阳，在大过之时，阳过重于中，刚愎危动，故有栋桡之凶。九四以阳居阴，故曰栋隆吉。九五以阳居阳，上承上六之过阴，本身在兑悦之中，因有枯杨生花之象，并象征上六之过于阴之老妇得配九五之士夫（少夫）。阴阳调和，虽无咎过，也无美誉。

卦象上兑下巽，木沉泽广。四阳陷于二阴之间，有过宽的坎水之象。上六以阴居阴，在大过之极，质柔力弱，而临于水深渊阔之境，迫于不得不涉以望济之势，实难免灭顶之凶。惟心强志

大而力弱，且形势不利，不能胜任以济大过，进而遭凶，于义无咎，不可加责。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既无尺土之功，终致身丧国亡，其义与此爻相彷彿。

娵媛馆补校清·马国翰《目耕帖·卷五》引关朗《易传》：“小过，一时之用也；大过，一世之用也。”马国翰释谓：“大过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此志节之不可变者也。小过象曰‘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权宜之不可常者也。”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卦名与卦辞)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大过阳偏多，小过阴偏多。观过知仁，与其过于刚强，不如过于柔和。但过柔不足以当大事，只在处理小事上没有小题大作之过，宰鸡本来不必用牛刀。

卦画二阳在中如鸟身，上下四阴如鸟翼。但“上逆下顺”之义不明。

小过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弗遇过之，已亢也。
--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云不雨，已上也。
—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	初六	飞鸟以凶。	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在小过的形势下，各爻不宜再有过甚之行。如初爻与上爻过卑过高，九三过于刚躁，所以全凶。固然说处境不能作为吉凶的唯一决定因素，可是加上爻性和行动有些太过，那就容易演成凶危了。如初六柔弱而在艮止卦体之下，就使鸟不能振翼起飞。上六柔太过，位太外太高，居震动之顶，小过之极，无力自恃，这样行动就会脱体自失，因过致灾。上六和九四爻辞的遇字如作“御”，更有意义。无所御制，一放而过，那会闯祸的。

九三重刚不中，躁动而不甘静守。处危地而漫不经心于防患，那就会受到戕害。如不动而安于艮止卦体之上，虽处境不佳，也或可无患。但三、四、五爻互成兑体，兑为毁折（说卦第十一章），所以说不过于防备，或会遭到戕害。三与四两个阳爻在卦中陷于四阴之间，有坎险之象，故三、四皆有戒慎之辞。

九四的旧注，爻义未明。如以遇作防御之御，还可解释。当阴盛之时，九四阳不得位，故宜谨慎自戒。御之力甚于防，九三在艮止之上，九四在震动之初，故两爻动静不同。但防灾御患者宜稍过，才可以更有保障。

六二中位而过柔，应与六五为应，但五亦阴柔，且间隔二阳，故不及君；应比九三而又过之遇九四。祖妣君臣之所指，从来无理由确定。尤其“祖妣”二字不易理解。倘作阻和壁的音误，意义尚可通。依此，则为过九三之阻，又遇九四之壁，二过柔，故不能越重刚以上交六五。臣不可过者，以四阳刚当道也。

六五柔在尊位，阴凝于上，过以求高，有密云不雨之象。惟宜下求，则为弋取穴中之鸟（或指六二）。

这卦的爻辞，可酌取假借的灵活解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易经》的旧注很明了。孚一般作信讲。三、四阴爻为中虚，二、五阳爻为中实。故《周易备旨一见能解》(以下简称《备旨》)说：“中孚兼中实中虚二义，然非两事也。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从卦体看，上巽顺于下，下兑悦其上，上下合和，诚孚相通，心心相照，两无隔阂。关于豚鱼的旧注有多种说法，或以为土之薄礼，或以为豚和鱼，这与卦画中空之象相似，豚鱼也是大肚膨胀的，但这都没有什么意义。旧注说豚鱼为无知之物，诚信之情如能感动到豚鱼，那就无不可感之人了。卦形中虚有舟象，故言利涉大川。本虚中可以济川，心虚中也就可以济事了，但《周易》卦爻辞中从未提过舟船，这卦的彖传是唯一的说到舟字。利贞或作顺利之占讲，并作利于正讲。

中孚六爻两端阳而中阴，大体似离三，明于中乃能议狱，使在下之情申达于上。如彖传所指，心内洞明，秉持诚信，这样去议狱，可得其情。缓死是不轻于惩罚。在判人罪刑时，宁失之仁，勿失之酷。《周易》卦中有离的成分者，常提到判狱的事。

此卦各爻多取鸟兽之名。

中孚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马匹亡，绝类上也。
--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	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	初九	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虞、燕之意皆为安。爵为古代饮酒之器，好爵犹言美酒。爵还通雀，也作禄位讲。靡为系恋之意。按子夏易说，靡当作摩，

是观摩或磨砺以成德之义。罢为止。几是将近于。牵为勾拢、圈抱、拘牵、连系。翰音为鸡（出于《礼记》）。

中孚的辞，似讲朋友相交之道。中孚者，中心之诚相感应也，即心照不宣的意味。诚积于中，自能感人。若动以求信于人，扬号于外，则与此相悖谬了。初九在下位，而秉诚自处，无攀援之行，实是得吉之道，否则即为人所轻。如果另生它心，妄想别情，那就不能自安了。前人有说虞为度者，揣度应爻六四，可信就信它，“有他不燕”是三心二意，就不能安心了。若心无诚信，不能感人，却想高攀高鸣，如上六鸡（翰音）登于天的谬自显现，实足以致灾速祸。

中孚在乎心心相照，意气和合。如九二与九五，上下全在卦的中心，而且都是阳爻，九二相应于九五，九五诚意结交于九二，二者以诚相感，而非动而求和。九五心正意诚与九二勾结相牵，不为三、四所阻，九二也会有鸣鹤和音，旨酒共尝之乐。

六三在爻性和爻位上有层层矛盾。这一爻在兑体之上，同时又在艮体之下，震体之中，当动静无定之地，这样就形成了忧乐无常，性躁行柔的状态，就谈不到孚信了。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是说光明还不够充满，行路已失去代步，这就有诚信不足，走动乏力之象。

孚字从爪从子，古音抱，是鸟孵卵，至今民间仍将鸡孵卵说为抱鸡。孚字的假借转注字很多，如俘、浮、桴、殍、葦、孵、郭、乳、孚、桴、孵、秤等。浮字意在卦辞，初爻也有浮躁不安之意。孚，捕鸟的网，初爻与五爻有此意。桴也作枹，鼓桴，三爻或鼓。俘，象辞议狱有此意。

《目耕帖·卷五》关于此卦有如下之说：

“徐几易解象，言刑狱者五：噬嗑、贲、丰、旅、中孚也。离为术兵，有刑狱象，又取离明照知情实，刑不滥也。噬嗑、丰兼取震卦、离卦，贲卦、旅卦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动以致其决。噬嗑去间，丰则多故，非震以动之，无以威重也。贲过于文，旅

不留狱，非艮以止之，或轻以用刑也。盖狱乃人命所系，一成而不可变。明，贵无时不然；威，则有时当止。至于中孚，则全体似离，互体有震，艮而又兑以说之，巽以缓之。圣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恻恤之意，见于谨刑如此，何其仁哉！

“张南轩易说：《易》言‘月几望’者三，皆言分不可踰也。归妹之六五，戒因贵而踰妇道之分。中孚之六四，戒君臣之道，上下不可踰分。”

“侯行果易说：中孚上九云，穷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声无实。中实内丧，虚华外扬，是翰音登天也。翰案：鸣鹤在阴，贡禹之弹冠也；翰音登于禾，王衍之清谈也。”

十 独阳卦和独阴卦

(12卦，阴阳各6卦)

复、师、谦、豫、比、剥为六个独阳卦。

一卦中只有一个阳爻，其他五爻皆阴，取名定义皆以独阳为主。

阳爻有向上冲或向前进的性质，这是《周易》卦爻的定例。复卦䷗独阳在初爻，其前皆阴柔而无阻，又无后顾之忧，故可以勇往而前进，阳刚正气大有发展的前途，如其卦辞所说“利有攸往。”复是还阳重生的意思。

剥卦䷖独阳在上爻，前临无地，后继无续（再无阳爻），动则脱落而亡，如其卦辞所说“不利有攸往”，不可冒昧前冲，只宜悬崖勒马。剥是脱落的意思。

《易》例二爻是中正之位，五爻是尊显之位。阳爻有刚健的优秀品质，在二爻之位，犹置身群众之间，深得民心，群众乐为驱使，故为师卦䷆；在五爻之位，犹居民之上，赫赫俱瞻，人皆向往而附从之，故为比卦䷇。师为率众，比为亲附。

三爻、四爻在上下两卦之交，出外守内之际，独阳进退，无所不宜：退而止于下，则九三有谦逊之义；动而出于外，则九四有有为之势。故谦卦䷎有终身亨通之德（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豫卦䷏有到处取胜之功（卦辞“利建侯行师。”）

姤、履、夬、小畜、大有、同人为六个独阴卦。

独阴卦是一卦中只有一个阴爻，余皆阳爻，卦名卦义也皆取自这一阴爻。

《周易》对于阴阳二性是在肯定之中常有所否定，同时在否定之中常有所肯定的。虽然一般地扶阳抑阴，有时因地因时因事而

会否定了阳的过失或肯定了阴的作用。阴柔的性质，原是偏于软弱、暗淡、凝滞、退后等消极的方面。但是，阴性也有优美、和顺、沉着、安恬、虚明等良好的品质。对阴阳爻的优点和缺点，常随卦体和爻位等条件作不同的看法。当独阴作一卦之主时，就发挥了阴性的优点，但这只是说那在中四爻的独阴卦，如在上与初的过高过下的爻位上，就要看它的劣性了。

独阳在中四爻，固可得群阴的拥护；独阴在中四爻，也可得群阳的维持。在各卦彖传里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悦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应，是响应、接应、相合，群心归向，趋而从之。可见独阴在下卦则应其上之乾，在上卦则上下各爻皆应之。

独阴居二，如和善之人在野，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苦，故曰同人䷌。独阴居五，如仁爱的领导，绥抚民众，人皆归心而隶属之，故曰大有䷍。三爻之位，危而不安，躁而不定，独以柔顺处之，小心翼翼地轻蹶而进，故曰履䷉。四爻独阴，适得其位，含蓄于群阳之中，阳也得位，故阴阳相安无扰，因名小畜䷈。以一阴止于群阳之间，不滋蔓，不为患，所以不必如姤卦䷫要人警惕着防微杜渐于初生之阴，也不用如夬卦䷪要人除恶去邪，决去那压顶之阴。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卦的象辞可以略去不读。

复有回复、恢复、反复、报复等意。意谓阳气剥落已尽，而六爻皆阴之后，一阳又复生于下。生气恢复，将见发展壮大起来，这是自然现象的普遍规律。我们可以从复卦上取改过自新、复其

初善之意，对于卦爻辞也可通。上为坤，下为震，震动坤顺，前进可以通利。

复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	六五	敦复，无悔。	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	六四	中行独复。	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	六三	频复，厉，无咎。	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	六二	休复，吉	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祇 zhi，抵、至于，大。休，喜也，见《广雅》；又为美、善。频，屡屡，又为感额貌。敦为厚。考为省察，成。灾是天灾，眚是指人祸。

初爻为成复卦之主。意谓所失未远，不至于悔，随即复生。改过从新，刻不容缓，正如《备旨》所说“学人不患念起，惟患觉迟，觉即可复善。”六二当仁不让，成人之美，不阻初九新生之阳继续进展。或理解为回复到完美无过，而得大吉。或谓下从初九之仁。六三屡失而频复，反复不定，爻位使然。但危厉而无咎。或理解为屡屡地改过复正，改而又改，复而又复，虽艰苦而无可咎责。六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与众俱行而独能从善，走正义之道。六五郑重严肃地回心向善，由于自我省察，端正其行，因而免除懊悔，在实行修改而不在只是后悔。上六阴处高位，在群阴之极，动则自失而难反，与复的意义大相背。《备旨》说：“卦著凶爻，未有如此之甚者，圣人最忌自暴自弃之人。”上六也可理解为阴忌成性，积重难反，不了解改过复善的意义（迷复），所以有凶险灾祸。阴极则暗昧不明，自走极端，死不回头，一错到底，终不改善。所以《周易》的原始作者对于这样执迷不悟穷途不返

人，加以最凶的判断。

䷵ 姤，女壮，勿用取女。(卦名卦辞)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自彖传说姤是遇，后人就一直随和下去，究竟与原始《周易》的卦爻辞不大相洽。或以为应作诟诟解，那是辱骂之意，也不可通。试取卦象、卦辞和爻辞而玩味之，似有防御或抵御之意。一阴在初爻，则取其恶劣性质而为辞。这种性质初见于下爻，如病源开始潜生于内，要加以防御，勿任其发展。这是教人拒忌于初，免遗后患，恶不可长，防其滋蔓。卦辞虽有远古社会轻贱女性之风，我们如从阴面的恶性上取意，从而受教，却也无不可。在一片正气之中，有一点邪气侵袭而来，应如何对待它呢？一阴敢于探身众阳之下，其壮非轻。无论它是要来参与正事，或来抵御正气，持有正气者总不应取而用之。卦辞这样教人，是有意义的，即所谓见微知著，不可麻痹。

象曰：“天下有风， 。后以施命诰四方。”后为君，诰为告。

象传以上卦的乾体为统治者，以下卦的巽体为发号施令。

姤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上穷吝也。
—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	九四	包无鱼，起凶。	无鱼之凶，远民也。
—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柅 nī 或 nǐ，止车的东西。羸，弱；又作纍，即大绳，系累。孚，必也，又为务，躁。蹢躅 zhī zhū，慢足不进貌。包为括于

中，范围起来。次且也作赳赳 zīqū，走不动，行不前。起作动解。杞的旧注是高大坚实之木；《周易六十四卦经解》注说杞有三，此杞为柳也，非杞梓，亦非枸杞，性柔韧，宜屈挠以包物。陨，落。

姤卦以初六爻为主，其他各爻都以其与初六的关系而取义定休咎。

初六，旧注说“一阴女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这是说对于初生之阴不可纵之使长。爻辞一反一正地指明静吉动凶之义。旧注又说“然其势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晓君子，使深为之备云。”如豕之被绳索所系，总要躁跳不安，所以应防着它跑开闯祸。

九二“包有鱼”是说包围着初六，不使新生之阴发展，如不使鱼脱出，则长有鱼而无咎。这是九二位当初六之上，义不容辞，本身德力俱足，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动作自主，不用外力协助。

九三距初六不近也不远，对于控制初阴的发展，不得伸手也不得坐视，因而有坐不安也走不动的行止两不得劲的现象。限于地位条件，不可大加咎责。《备旨》说九三为士不得所遇。

九四，普通本作“包无鱼”。据《周易举正》应为“包失鱼”，并注“有其鱼，故失之也。”因九四距初已远，包围不得，故有失鱼之象，动而脱出下卦，有起开包围圈而纵阴之凶。

九五重刚居尊，中正得位，但距初过远，欲遏制初阴的蔓延，直如以高大的杞木去包围地上的一个小瓜，有鞭长不及马腹之势。然在一片阳刚的大体中，容纳一点阴柔，正似含有文章之美，也不算不好。“有陨自天”的意义不明，从字面看是说由天上掉下来。我们另作理解，在含章之时，万一此阴滋长，渐成厉阶，如唐太宗之纳武氏，不料终受其祸，那只能象是天掉下来的灾了。这虽然推到天数命运，但我们从这上面也可以得到一些教训。有九五之德和势，包含一点微阴，是贪其含章之美呢，还是要顾虑其有陨自天之患呢？

上九“姤其角”之意也不易解。我们可以体会为防御得过了头，或说是走了极端，反倒不切实际。

《备旨》沿旧注讲含章舍命之意，也有可取。阴阳迭胜，时运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则可以回造化矣。有陨自天是猝遭自然之祸变，只好任命数以自安心。由于五有中正之德，才能涵养深厚，不露英气。不舍命是不委之于命数，而以挽回天命为志。古书言词太简，不易确解，注释者各出己意，令人目迷。我们也不妨自作聪明，作出自己的解释。

䷗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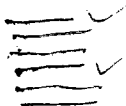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上兑下乾），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备旨》谓乘字有蔽贤误国意）。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这是把它的阴险之心给声明出来）。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这是绝断了阴的援助）。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正气长而邪气尽，这是要阳刚续长，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处三个“乃”字有深味。）。”

独阴踞众阳之上，有一邪压抑众正之象，故宜决而去之。本来以众阳解决一阴并非难事。惟阴性凝滞，且在九五之后以为庇荫，又与九三内外相应，因此在解决它的时候，要顾虑得周到，部署得完善，不可轻动，不可急躁，更不可冒然用武（不利即戎），犹如何进无谋，率兵入宫，反为十常侍所杀。

扬于王庭，是要在最高权威的地方明正言顺地揭发阴邪的罪恶。告自邑，是民间群众都明了情况，这样使阴邪不能再蒙上瞒下了。然从古君王嬖近邪嬖，谏者每反被伤。孚号有厉是大声疾呼，防其反噬。不利即戎，恐急则激变。昔人云，从来小人之肆恶，每有被君子排斥迫急所激成者，故夬卦多戒词。事在必行，所以说利有攸往。除恶务尽，不留余孽。此卦教人对于恶势力进行斗争，其迫切惶惧之情，跃然纸上。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象传另取一意以教人，是说给位在民上者的话。



爻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无号，终有凶。	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不胜而往，咎也。

戎，指武力袭击。頄 kuí，颊。苋 xiān，马齿苋，当陆草，即马尾草；又说苋陆一草，刚下柔上。

《备旨》说：“初九如少年新进，愤愤嫉邪，急于一决为快。”又说：“九二非轻动滋变，缓治失机者。”初九地位太低，距上六太远，心怀壮志而动则得咎，力不足以胜任。九二地位中正，才力俱足，在群众之中，能警惕，能号召，长在深夜也有武力，准备斗争而无患。九三重刚躁动，刚强之色见于颜面，未能不形于色，当有遭凶险的可能。且身在四阳当中，独与上六为应，如独行遇雨，若濡有愠之象。然正气义勇，决心去决绝邪恶，终会无咎，如马岱之决魏延。旧注云：“温峤之于王敦，其事如此。”九四处忧危之地，未免不安。位阴则志柔，想去解决上六，因隔着九五，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要放任不理，又在群阳之前列，不容坐视，所以有坐不住也走不动的进退两难现象。“牵羊悔亡”之义，暂从旧注：“牵羊者，当其前则不进，纵之使前而随其后，则可以行矣。”闻言不信，正是犹豫不决，徘徊瞻顾者之通病。这种人不但不足以成事，还会遭灾。历史上，失败丧身的人，多是不听人话的。

九五为阴所蒙蔽，恐其囿于上六之阴，心有所惑，故爻辞鼓励它当断则断，坚决地决绝阴邪险恶，并提醒它勿忘九五之本性，

仍按一贯的中正之道而行。又慰之以无咎，为的安其心而壮其志，词婉而意坚。旧日谏于君王的态度是这样的。

上六阴邪，罪恶昭彰，势必被决，不能长存。兑为口，可以呼号。斥之“无号”，即呼号也不能恕它。

关于夬卦的历史故事很多，足资参证。

䷖剥，不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象曰：“剥，剥落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诗》：“八月剥枣”，是把高树上的枣给打掉下来。这卦一阳孤高在上，有被打掉的形势，所以不教人有所活动，以维持一点刚正之气，免被剥掉。小人长，指阴气上涨。观下坤上艮之象而取顺而止之之义。消息盈虚是衰落、生长，充实、亏损，得失等，这是自然现象变化运动的规律。

象传取意下土稳厚，上有覆顶的住宅，使人可以安居其中。

剥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一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	六四	剥床以肤，凶。	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	六三	剥之，无咎。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蔑，旧注谓“灭也”，意为失，无，弃。辨为床干，亦指人体的身下足上部分。肤是皮面上层。宫人为服侍君王的人。硕即大。

六爻辞中的剥字有削损之意。初指床足，二指床杆，削损床足床栏都会使床不稳固，使人不能安卧。六三旧注谓“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此义合理，但与爻辞不切，今从注。六三独

与上九相应，不与上下四阴合谋。六四削损床面，使人不能卧身了。六五与上九接近，比之为受宠爱的官人，以下四阴比作鱼，五贯穿了四阴以献于上，这有剥削其下以奉养其上的现象。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样做是可得宠的。上九这爻，也另取别意以为辞。一阳在群阴之上，如大果结于树顶之象。如果这一阳是正当的性格，就可以为其下所拥护爱戴。如果这一阳是剥削压迫众下的性情，那么群众就会弄掉它，拆毁它的房子，使它不得立身居留于上。

这卦从现象察情理，可以各自取义，各得领会。例如看作一人独踞群众之上的高压势力，或看作和顺的群众拥戴其上，或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庇护下属民众……，思想认识尽可以自由无拘。看着整体形势，揣度出一种设想的事态，再进而推测其各爻的动止演变情况，从中吸取得失功过的教训。最古的《易》卦是这样各自取用的。后经一些人或共同探讨，或承接前人意见，独立思考到了思想近于一致时，写成《周易》一书。后人便就书学习，以卦爻辞为唯一定义，当作天经地义，只求用心去理解原文，而走向本本主义了。

䷎ 谦，亨，君子有终。(卦名卦辞)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变是指倾坏，流是指聚而归之。人能谦，则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也莫能过。此君子所以有终也。谦是有而不居。艮阳卦而止于坤阴卦之下，山高地卑而高者自居于卑者之下，不进不争，亦谦之意，如此可以亨通。一阳在二为师，在四为豫，今俱舍而不居，甘处于三。三为危地，又非正位，故谦者居之。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pōu，减少）多益寡，称（chēng，量轻重）物平施。”

谦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	六二	鸣谦，贞吉。	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谦卦六爻皆吉，用《易》之教人很有意义。初六谦居最下处，自牧不是由别人管制的。六二鸣谦，谦有声闻。所谓“中心得”，是心舒自得，而非外饰自扬其谦。我们体会，谦谦是常持无己的谦卑，鸣谦是言谈中表现出谦虚。九三劳谦，是有功劳已为人所共见，而犹自谦不傲，因而人皆服之。系辞赞之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书经》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六四阴居阴位，无所不利，但在九三之上，更要发挥谦逊之诚，不以侥倖窃位自恣。撝通挥，撝谦即挥谦，溥散其谦，无所往而不用其谦。六五不恃财，因而邻里相助，可以征伐骄纵不驯者。据《周易举正》谓，六五两个“侵”字皆为“征”字之误。上六德播于外，师出而人能归心。昔人说：“兵骄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五、上两爻全说的是以德服人，不恃多所杀伤。征邑国，在此处系指使众归服，不同于扩张外侵。

䷎履虎尾，不咥（zhī，咬）人，亨。（卦名卦辞）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悦）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是蹑足轻步而行，不是大踏步的硬闯。上乾下兑，兑是和悦，有刚中柔外的特性。刚中则胆壮，柔外则态度平和。内不惧

怯，外不妄躁。虽有刚暴如虎者在前在上，只以刚中柔外之意随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谨慎安详，蹑足潜进，不致冒触刚强之怒，不惹杀身之祸。人生处世万不可盲目胡闯，妄蹈危机。履卦的意义很重要，从上下卦的情势看，必须以阴柔和悦而行才可通，一逞刚强就会冲激虎怒而被噬，丧身虎口，自惹祸灾。从上乾下兑的情形看，也可理解为上以刚正临御其下，以德服人而不用势力强压，下以和悦从其上，而非谄佞邪媚之情，则上下皆是正当的态度。

彖辞下半另取一义，与卦辞不相干。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大象取制礼之义，以示在上者要使在下者安心定志。

履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	九五	夬履，贞厉。	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终吉，志行也。
--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 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	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素是无文采。坦是平。幽是安居暗静之地，依旧注在此释为独守贞之象。愬(Sù)愬，危惧貌。旋是周旋。

履卦赞柔，然柔非软弱。书经有言：“沉坚刚克，高明柔克。”愚昧糊涂的人不会用柔，不肯用柔，也不能柔。刚也是内坚强而不是英气外露。履卦特重此意，各爻全要用柔而秉刚，如二、四、六皆阴位，皆得其道，故皆吉。初九位太下，虽要走而素履。素者，清心寡欲，无贪争忿急之过。特示恬淡不躁，不趾高气扬，

故往而无咎。九二阴位阳爻而中正，行于平易之道而不走险，安详，贞静，不急剧，不仓皇，心安不乱。六三阴爻而阳位，阴柔而志刚，地势动而不守，视不详而行不稳，冒昧投足必触乾怒，有亏于履义，故凶。或解此爻之辞为眇而自以为能视，跛而自以为能走，结果踏于虎尾而遭险害，比喻主观能力不足而自逞其强，身当重任，终于闯祸。武人为于大君，是以武力统治。九四阴位，能警惕就谨慎，知危自安，其履志可行了，九五刚中正得位，在他卦可吉，但在履卦的大势中，坚决走险（夬履，刚决而行），后果不堪设想了。从来大才常伤于所恃，而危厉多出于所忽，僨事伤身，当自慎惧。上九审顾周详而后投足，终无亢进，当得大吉。

系辞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不当作定则），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法则），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原因）。……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危惧者平安，慢易必倾覆）。……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这些话，可作为理解这卦的参考。

䷏ 豫，利建侯行师。（卦名卦辞）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字的意义，古注有几种讲解。《说文》：“大象也，不伤物。”《易》注：“和乐也。”《周易》卦辞彖辞爻辞中有参预意，出头任事意。或释此卦是预备。按卦体卦象可以参考易例来理解。外震主动，内坤安顺，前进无阻，后顾无忧。在这样的形势中，出头任事可以大有为。彖传中说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并引申到正确的领导者顺着事物的规律行动可以使民服从。豫顺以动意义很大。做大事者总要循自然变化的规律而动，不违时势，不逆潮流，不强自争先，也不瑟缩落后，见机而作，乘时而起，故不误时，也不僨事。各爻的占辞即全从此义推出。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大象多另取别意，常与卦辞、彖辞和爻辞不相牟。

豫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	六五	贞疾，恆不死。	六五贞疾，乘刚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	初六	鸣豫，凶。	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旧注以豫为和乐，但用以解释任何一爻也不合适。还是根据上震下坤的质性体会卦名、卦辞、彖辞和各爻爻辞的意义，从而认为豫是进行重大事务。再根据各爻的阴阳性情、地位、时势、环境，考虑其行动的得失。初六阴爻阳位，当大事之势而身处卑下之地，才力不足胜任，或实力不备，要有所为而不得，惟不甘暗退，就声鸣其豫，空发宣言，或泄露预备的计划，所以占凶。六二得中得位，坚毅自持，且能安而不躁，静待时机，故吉。预大事者必如是行。六三迟滞失机，犹疑自误，瞻望不前。悔而又悔，处境使然。预大事者最不可徘徊观望，踌躇无定。九四是豫的正确行动。举大事，决大计，应敢于挑起重担，勇往直前。因居柔位，故鼓之以勿疑，俾其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左右亦当顺而应之，倾心协助。如此则龙虎风云，大功可成，大志可行。六五字面为卜问疾病，占得恆不死。从卦体看，是处于以柔居尊，乘九四之刚的不利形势，故有久病（贞释为久）之象，但因其得中，故又无大碍。上六冥豫是阴承豫大事之极，虽有成也有变。渝是变，变则不能久守其功。这个“冥”字很有意义。冥是盲昧不精，愚顽不灵，昏暗不明。虽处境在豫之极致，在整体顺以动的事体事势中，所为虽可有成，但自身糊涂顛预，懵懵懂懂地瞎撞彩，哪能长保无失呢？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卦名卦辞)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chū，制止、止住，积聚，又牲畜、畜类。还可念xú，作蕴蓄、储蓄、畜牧、畜养解。易例以阴为小。小畜是阴止住而不动。若作稍止暂息解，或作稍安勿躁解，也是含蓄、含养、酝酿的意思。独阴在四爻，不能上冲九五，也不能下浸三阳，嵌身于上下之际，无可走动，故有密云酝酿于空际，而不能下降成雨之象。四爻阴位，柔和空虚，众阳趋之，聚而不散，也是云凝于太空不能作雨之象。

小畜可与大畜并看。艮是阳刚之卦，在上如酝酿于空际不能下降成雨，泰山压顶，寸步难移，故为大畜。巽是阴柔之卦，在上如戴盆，不易仰瞻，雨露难沾，故为小畜。这是由艮、巽二卦的阴阳关系而定的大小，可见畜是止住、卡住，豺狼当道与虎豹拦门都会使人止步不前。秦末赵高，汉末十常侍，唐李林甫、杨国忠，明季刘瑾、魏忠贤等全是这样，只顾一人得权势，终至祸乱亡一朝。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懿是美饰之。

小畜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	九三	舆说（脱）辐，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	九二	牵复，吉。	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自道，其义吉也。

“血”字的古注很费解，全不能圆满，这可能是谁写的盗字或窰字。盗读作猛，武永切(《说文》)，北方谓地空因以为土穴为盗

户。盗音术，又音血，鉴穴居也，又空也。需卦六四和涣卦上九之“血”全可作盗。惕同逖，惕出是远去以避难。牵如是勾系。处，止也。德应作得。月几望是阴将盛。有所疑是有所阻碍。

小畜卦义是暂且止息，稍安勿动，而爻辞全是就其动而释其义。这卦各爻辞似易解，却也有只好屈从旧注之处。但旧注都是作者的主观取意，别人屈就其词而寻绎其这样推述的道理，也是一种练习思维的方法。大体说，下两爻为动而摆脱阴的阻止；中二爻因地位关系，九三强进而受阻，六四阴柔善退而无咎；上二爻处境不同，占辞也异。

复之义已见复卦。初九重刚在下，动而上升，虽在小畜卦中，独能进而不止，乃缘自乾道之义。九二渐近于阴，以其刚中，故能与初爻牵连而复。九三“说辐”为“脱辐”。輿乃能行之物，脱辐则行不得。夫妻本阴阳之易合悦者，反目则成乖戾。六四苟能诚其意，柔顺得正，以除其阴（血为阴物），则虽在众阳之中，亦可以无惕惧。九五勾结各爻以富厚其势。其所勾结者，或指众阳爻，或指四与六，盖相团结以固其畜乾之力也。小畜卦大体是阴阻阳而制止不动。上九畜极，阴阳和则为既雨既止之象，但阴盛抗阳，阳动则危。

比 师

在远古的社会里，人们为了安全的生存，就要互相依附、靠拢，联合起来，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狩猎，共同防御灾害。《周易》用比卦来讲述这种情况。人们集合渐多，就需要有个头儿领导，使群众相安相助，行动一致。《周易》用师卦来讲述这种情况。

这两个卦象都以阴爻喻群众，以独阳象征有才能、有智慧、有道德、有勇力的人。独阳在五，就象征这样的人在群众之上，居于统治地位时，可以抚育人民，生息相安。人们对于散沙式的生活也感到没有安全的保证，也需要依附于这样的人。这就是比卦的意义。独阳在二，就象征这样的人在群众之中，处于联系群

众的中正地位，可以领导人民进行各种活动。人们对于各自为政的行动也感到得不到好的成就，也需要有这样的人来统一领导。这就是师卦的意义。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卦名卦辞。有人以为元下应有“亨”字。）

彖曰：“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在生活不大安定时，必须互相依存，互相保护，由单干联合起来结为互助。不来投靠，会遇灾害。比应作依附解。或以比为征比，即征敛之意，但究不如作依附为当。句读可作“比，吉。原筮元亨，永贞无咎……”意思说依附投靠是吉利的，本是大通顺当的，可也要永恒相依才可以无咎。有人解释说，不宁方来是好作乱之邦来朝，后夫凶是后至者诛。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比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比之无首，凶。	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	六四	外比之，贞吉。	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	六三	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卦中的各爻，都是下向其上依附投靠，或取所承之爻，如初承二，四承五；或取所应之爻，如二应五。三承四应六，皆阴，全不是可依可附之人，故可悲伤。上爻向上无所比，故凶。卦辞

的后夫凶，五爻辞的失前禽，全指上爻而言。初爻比二爻，又随二以比五，为层层得利之义，故有他吉。四爻以柔居阴位，比于九五，得正而吉。五爻为比之主，群阴皆来依附，大公无私，来者不拒，不来者听其自失，如用三驱失前禽而不穷追（不诚）之象。

师，贞，丈人吉。无咎。（卦名卦辞）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卦的卦辞只说帅众，可见卦意讲领导督率群众。有人说“丈人”应作“大人”，系指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人。卦辞可解为群众意志贞固才可无咎，有大人领导才会吉。也可解为用师卦贞卜大人是吉的，没有过失。不刚强，不中正，无响应从属之人，不能作领导。

或以师卦为军事行动解。旧注对卦辞、彖辞的解释很有意思：“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其实对于“毒”字不必死执而讲。王弼注为“毒犹役下”，即役使的意思。古之注《易》者多说到，兵凶战危，必择老成持重之将才，不至生事以邀功，轻发以取败。不穷兵黷武，不残民以逞，师出有名（贞），且以不杀为心，怀好生之德，这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仁义品质。

师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	六三	师或舆尸，凶。	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为次序，秩序，纪律。否，不。臧，善、好。锡命是赐与使命或嘉奖。舆指车载。尸，只做主的身位而不办具体事务，这是古祭礼上的一个临时偶像；这尸字还可作死尸解。左次为后方退舍之地。古军中偏将军居左。有人以常备师谓左次。利执言，《周易举正》说应为“利执之”。承家是说授采邑，分田地，配给居住和耕作的独有地。

初六首先注重纪律。无论领导军队或进行群众活动，纪律不佳，必无善果。九二才德俱足而在群众之中，与群众为伍，不高自位置，中正无偏，能抚怀群众，群众也都倾心归服。这样的领导，必然吉利。六三阴居阳位，才弱志刚，冒险出动于危厉不安之地，必无成而遇凶。六四阴居阴地，见其不利进取，当退而退，量势量力，顺时自全，无失非怯，故无咎。六五柔在尊位，安居策划，如田有禽来则捉而执之。不在远出亲征，而在善于将将。惟所使如有不当，就会造成损失。上六居最高之位如作统帅，有大君发布命令之象。其下人民已多，可以分封采邑田地，建邦开国，主家安民。惟不可用邪恶之人，以免养成后患。这里反映出远古人民越聚越多的一段社会发展过程。

䷌ 同人 ䷍ 大有

居移气，养移体。二、五中正之地，阴爻居之便发挥和平、安善、驯良、高明等优美的品质。所以独阴在下卦之中，就象征着这样的人在下层、在人民群众中间，与民同德，这个卦象就取名“同人”。独阴在上卦之中，就象征着这样的人在上层、在高的位置，盛德服人，天下归心，甘愿为其所属，这个卦象就取名“大有”。

独阳为众阴所趋，独阴也为众阳所趋。阴有空虚之象，在二就取象为所有的人，不计贵贱，不避尊卑，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地会萃于原野；在五就取象为无论远近高下，尽其所有，都输纳贡献于中枢场所，四方朝宗于中央，中央总摄以揽天下。这也可说是同人和大有两卦的一种取名定义。

这两卦全是乾健离明合体的卦，可见性刚力强者必须心明眼亮，无论上健下明，或是上明下健，全会亨通。这两卦也可以由上下卦体取象，上乾下离，明在天下，光铺四野，故曰同人；上离下乾，明在天上，光摄下土，故曰大有。

如以阴爻为虚心待人，则在下位人皆与之同行，在上位人皆向之倾心。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卦名卦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心同德，协力共济，众志成城，事无不克。无私无邪，才能和衷共处。这是基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同人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道也。
—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宗乃亲族，氏族，本党。戎是武备。莽是从木。陵指大阜，大片的高地。墉yōng，高墙。号咷，哭叫貌。

同人卦义要公平无私亲。爻辞皆单独行动之占，故皆怀私淑排外之情，有所私就不能大同了。初九只有六二当前，会于门前，势不能远交，不能责其私相就近结合。六二只在本位上取同人，有氏族宗派的狭隘交结的情况。九三在下卦之上，上卦之下，躁不安，故卦辞说埋伏于丛林之下，以戒备自防，又登高望远以御外，独自把持六二，嫉妒排外，欲拒绝外三爻，使之不得同萃于六二，久守而不敢动了。九四柔位，出于下卦之上，欲同会于六二；而为九三所隔，虽据高于九三之上，而不肯攻击九三，破坏同人的义气，所以占得其吉。就因它处境虽困难，但能守纪律，不任性。四位阴柔，多不能有所举动，处同人卦中，其怀妒挟私之情不剧，故虽乘墉得地，势可攻三以近二，但以性柔不逞，反因其所短而得同人之道。九五例与六二相应，同会于是义所当然，惟中间被隔，阻而不通。象辞的“直”字疑是同音“贼”字之讹，意谓九五欲会同于六二，但起初三、四为患，后克制了三、四，终在六二会师，故先哭而后喜。上九性柔位远，不得趋近六二，有同人之心却身处郊外，虽不得志，也无可悔。

系辞传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虽为九五而发，实括同人一卦之义。

大有，元亨。(卦名卦辞)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备旨》解释：“元者，制作尽善。亨者，治化四达。”积极健康的群众，高明虚衷的领导，这样上下合成一体，必然行得畅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柔居尊位，无暴戾之性，故群相辅之，独掌大权，又有众美悉归之势，因而又为丰年和富厚之义。六爻也都取用这些意义。

大有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六爻都取富厚而输诚于六五之义。但初九处境太低，不能上交于五，虽无利而非其咎，但须艰苦自持，可以无过。“无交害”三字，注多牵强。或以为诫词，嘱其勿争先抢进，与他爻交相为害。或以为勿与九四相应，勿为私交而害公义。这些讲法都是观象征理，望文生义，但都不太圆通。九二与六五例有相应之义，任重道远，须大车多载，可倾其所有以输于公。九三位渐高，有才德者可以享（意为朝献，或为宴享）于天子，进纳于六五。但无其才德者，却不能当此义。此处“亨”字应为“享”。九四的“彭”字，旧注勉强作盛满，作壮，作旁，作多等讲解，但都不甚

妥。如以为是写讹了的“朋”字，却有可通之意。那就是说，只要各尽其心地赶赴六五，不必拉扯朋友关系，不致有错。六五为大有的主爻，高明柔克，虚己容人，开诚布公，善与人交，而又能温而厉，威而不猛，所以大吉。上九紧在六五之上，天时、地利、人和，独得便宜之势，极其成大有之义，其吉自不待言。



十一 双阳并进卦

(5卦；其中小过已见于前，此述4卦)

䷒临 ䷭升 ䷽小过 ䷌萃 ䷓观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卦名卦辞)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阳突现于众阴之前，刚正。此卦有震卦的扩大形势，动而上长之力比较更大。一阳初见于下为复，二阳相并于下更有向上浸长之势。“至于八月有凶”之辞，是《周易》著者主观唯心地以为事物发展变化有长有消，物极必反，周而复始。这是东方哲学的学说，如佛学和《周易》，都持轮化论，虽不同于纯消极的退化论，但也不是积极的发展进步思想。对于这类卦辞，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只从卦象上感到阳刚正气浸淫上长，阴邪之势挺身而出，赫然而现，临莅有威，凌逼有势。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这是从上坤下兑两单卦义上申言语和悦，教诲无已，时地广阔无止境。

临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	六四	至临，无咎。	至临无咎，位当也。
--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	初九	咸临，贞吉。	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对于临卦，古今人的讲解，各有稍涉牵强处。高亨的《周易杂论》本着“国君统治臣民称临”的解释，说临卦六爻爻辞是《周易》作者政治观点的集中表现。初九的咸，以为是诚，即以宽和政策统治人民。九二的咸，作刑杀解，又疑为威字之误。对这两字，高亨引了《书经》的文作证。但他以甘是严酷，似太牵强。至临是亲身管理政治，知临是明察，敦是忠诚。

我们简单地理解，以为初九和九二两阳并临全卦中的四阴爻，爻辞占辞相同。苏轼说：“乐而受之为甘。”二阳浸长，三当其冲，柔不能抗，故甘为所浸而被推，于己无利而自忧（《说文》：“忧，和之行也。”）。不能挡住二阳之势，是自然处境的问题，没有衍咎。六四，致初九之来临，所处之位与初相应，非爻之咎也。旧注说六五知临“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智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上六敦临“居卦之上，处临之终，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这些解释，全不能使人心服。我们可以照旧注那么讲，也可以自求体会。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卦名卦辞）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是自下而上。二阳相并，其势壮盛，在下卦之上，九二中正得位，九三难守易进之地，而上三爻阴虚坤顺，无阻无碍，所以二阳相协，易升而上达。用见大人，是进谒位高势大的人。勿恤是不必怯惧，一见就能契合。南征是向平易地方去，去则其志可行。两个中爻，刚柔相应，按卦例爻性，在升的体势中是大通的。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大也。”顺德，王肃本作“慎德”，他书也引作慎。

升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	六五	贞吉，升阶。	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	九三	升虚邑。	升虚邑，无所疑也。
—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之孚，有喜也。
--	初六	允升，大吉。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卦六爻直线上升，没有挫折，大体形势是扶摇直上。初六允升，旧注以允作信讲，阴在下见信于二阳，汲引之以同升。也可以说二阳上升时，初六以柔逊得与偕行，附骥尾以随升，其上也援手接引，肯与携手同行，蝉联并进，志同道合，当然大吉。九二的地位和应爻以及阴阳性质全好，动必大吉，因此也无须危言惊人。这一爻辞就只强调内心诚孚以向上交感，这是精神作用，而不是外见的形象问题。古人常设想神鬼，迷信它有超人的能力，对之崇拜恳求，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已经破产了。现在我们从这一爻可以认识到，对于正当的上级应以老实忠诚的态度交心，不会错误。禴是薄礼献供，简单祀神。九三之上是柔顺坤卦。九三向上进，正如升入空虚的城邑，无所阻碍（疑同碍）。六四王用亨（亨应为享）于岐山，蒸蒸日上的周人享祀岐山老家，是顾念根据地，在顺利的发展中有不忘本之义。六五升阶，由阶梯上升，自易步步登高，时势固吉，故能称心得志。此卦每爻动无不利。惟上六说冥升，旧注以阴居升极，昏冥于利，贪进而不知止。我们体会，冥升是顽冥不明而茫然，总要爬高而不顾前途有无余地，也不审向何处可以投足。这种主观猜想，是由冥字的旧注来的。原文的“利于不息之贞”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在各种学习上，在各种事业上，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上，必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断争取的毅力，有进无已地进步。

这就绝不能按旧注解释冥升了。历史上，利欲熏心，贪求冥升的人是不少见的。野心家的贪欲随时增涨，总嫌不足。贪者越多越想更多，甚至采取巧取豪夺、剥削劫掠等手段以增加自己的财富。有了钱还想有势，小官钻营大官，地位高了还要再高，甚至做了皇帝也不能满足。有的更妄想成仙，长生不死。但是最后总是以失望而告终。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萃是聚集、会合。假gé，至也。假有庙是到了太庙或宗庙，朝拜祖先。利见大人，指正确有作为的领导。聚以正，是以正义组织起来，而非苟合。用大牲，是隆重的享祀。利有攸往，是聚而可行，行动趋向无误无失。顺天命，是沿着自然趋势而走。四、五二阳爻并聚于上卦之下，不进而萃集之象。上古人散乱流离，不会团聚互助，只唯心地借鬼神之说以聚拢人心，集萃人的精神，正要利于见大有作为的首脑人物，萃聚的事业才能行得通。享祀鬼神用大牲畜，以表郑重崇敬之心，这不仅可邀鬼神的保佑，也可以促起群众的倾向和迷信思想，使之倾心归顺，相依为命。众心所趋，动无不利。说假庙是以神聚人，说见大人是以德聚人。这卦当次于涣卦之后，是济涣的办法，故二卦占辞略同。而涣为方散，萃则为方聚（可参考涣卦）。萃也可看作是团结一处，相聚不散之义。那些玩弄阴谋，破坏团结，拉拢宗派，争权夺势的个人野心家，则是不聚以正，不利见大人，不顺自然趋势而行，就不会利有所往。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只能自取灭亡。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人民既聚，则当准备自保安全，修整武器，以防备意想不到的灾害。

萃卦反映了上古时期的一段社会情况。居处零落，势如散沙的人民，感到需要团结起来，互相协助，以保障生存。《周易》作者把他们见过、听过和经历过的社会现象述说出来，成此萃卦。

萃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有位，志未光也。
—	九四	大吉，无咎。	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往无咎，上巽也。
--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萃卦六爻全说无咎。意在勉而慰民，以安定乱离之心。当萃卦的时势之初，初六处境太下，虽与九四是正应，但其上是两个阴爻阻路，初六本爻也是阴柔无力。虽有诚心，但不能坚投前去进行正确投靠（有孚不终），这就会扰乱了团聚之势。如若呼号，使人闻声相寻，一见就可以握手言欢了。既乱则思聚，如悲号者一合则喜。此言致乱思萃之由与萃以治乱之善。因此，《周易》鼓励人不必顾虑（勿恤）就行动起来，不会有错误的。六二的柔和性质、中正位势和与九五相应之情，当乱中求萃之时，能引领其上下二阴爻去参加团聚，当然吉而无过失。或认为六二是虚柔中正可聚之地，秉诚可以上达神明之应，自能引众来萃。六三危地不易安居，以阴柔萃此，心烦而自叹。然徒伤感无益，宜动身应上六而去团聚，则是无可咎责的。只是六三阴爻性柔，动不坚决，行止矛盾，当萃聚之时而不能安居一处，故不免小有羞吝。九四已到外卦，四、五两爻是萃聚场所，阳居于阴，出乎内而乍入于外，聚此虽未踏实，但有九五护于前，坤顺安乎后，故大吉，虽不当位亦无咎。九五重刚居尊，故曰萃有位。五为众所归萃之地，

固无可咎，然当离乱初聚之时，人心惶惶，故宜崇德以敦众望。如有不诚孚归信之人，我自常秉正大的德性，无所怨悔。仅恃其位，还不足以怀柔远人尽来归心，仍要有光明照人之德，使人皆倾心相信。保持长期宽大的心性，有不孚者自可无悔。上六阴居阴，位太高，又绝于前，自处于集体之外，如高蹈远扬，孤雁出群，不得与众团聚。自觉不易独存而危惧不安，忧心忡忡，悲叹啼泣。幸以阴凝不动，自知悲恐，才能弃单干之行，投身集体之中，故曰无咎。

萃卦之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势之所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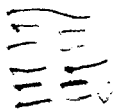
观，舆而不荐，有孚颙若。(卦名卦辞)。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舆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guān，旧注说是“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文中作观看讲的仍读作guān。舆guān，将祭而洗手。荐，奉酒食以祭。颙yū，头大，仰视，秉诚以仰望。《诗经》有“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之句，正是观卦的情形。有威仪庄严的形象赫然在上，感人敬仰，如宗教信徒瞻仰神象，心神为之摄住。“舆而不荐，有孚颙若”二句形容下之观上，其义备至，如画如活。彖传之“神道”，应理解为自然之化。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观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观其生，志未平也。
—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观我生，观民也。
--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观国之光，尚宾也。
—	六三	观我生，进退。	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	六二	闚观，利女贞。	闚观女贞，亦可丑也。
--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初六位卑，所见者小。童观是幼稚的看法，幼稚的观察，但对儿童是不必责怪的。六二闚观是窃视，即偷看，隐蔽着看，如封建时代妇女藏着从隙缝瞧人。虽稍强于初六，但所见仍偏而不全。六三危而变动之地，在巽卦之下，故进退不定。也可理解为看人生和事物在演变不定，这是自然现象，所以象辞说“未失道也”。六四已进到上卦，如有明君在上，可以出仕。欲观察国家的情景，可以为客卿入朝，亲自去看一看。观卦的五、六两阳爻相并在卦上，为下所瞻仰，稍有失仪或误行，立即暴露于人前而无可掩饰或隐藏。必以君子当之，乃不见咎于人。观我生，观其生，观民也。既内观自己，也要观民德以引自省。上九之位德虽皆逊于九五，但仍须不忘戒惧。

十二 双阴并进卦

(5卦；其中中孚已见于前，此述4卦)

䷋ 遯 **䷋ 无妄** **䷉ 中孚** **䷊ 大畜** **䷡ 大壮**

遯，亨。小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遯，与遁同音同义，但《周易》旧注作退避解。

遯卦是二阴爻浸长得地，势不可挡。遍地邪火渐旺，不可向尔，亟宜退避，以自保全，可得亨通。遯而亨，可见不遯就不亨。人宜于守正，顿住勿动，不可恣意上长，浸迫于阳。姤卦一阴在下，遯卦二阴在下，相并力厚，六二阴得中位，如再上浸一位就成否卦了。豺狼出动，自应敛迹，如自恃才德，挺身待之，就成螳臂挡车了。六二阴柔既得位，且与九五相应，其势不可遏也不能遏。阳不能抵抗，动则为阴所袭，故宜固其势而止住阴之浸长。小利贞，特嘱阴邪之只知争权夺位，不知担当不了大事，终必破败，也非不善者之福，所以说遯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远，意为远而去之。

遯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肥遯，无不利。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九五	嘉遯，贞吉。	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用黄牛，固志也。
--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尾是落后的部分。厉是灾危。胜音shēng。说音tuō。系是维系，不放纵。惫音bài。否是不然。好，旧注念hào，究不如仍念hǎo。

《周易》常以阳为正，阴为邪，因而总要扶阳抑阴。每卦的形势是由两个单卦上下合成一体，每个单卦有独特的性情。每两个单卦的合体就按其性情在相对静止的情况中的相互关系和彼此矛盾而酌定卦名卦义。这卦上乾刚正，下艮制止，有屯住不动之势。爻性是动而向上行，整卦二阴在下，不可任其上长，故必须屯住阴邪，不使再向上浸逼。阳爻在上，不可退缩，要屯住以阻挡二阴爻。《易经》总是教人积极争取的，可见以退避来解遯卦的旧注是不足取的。详审六爻的辞义，也并没有望风逃遁，临阵退避之说。因此，对于遯卦的意义，可以打破旧注，重新考虑。要明确彼此势力和时势处境，可屯住就屯，必须退避就退避。六爻中，下三爻义取屯住，上三爻义指退避，执一意贯不通六爻。

初、二两爻阴邪初出，爻辞皆不欲使进。初六防微，阻危害于初萌；六二杜渐，制阴邪之得势。“固志”二字可能是“固之”，就是用牛皮拴住，叫它脱不掉。初爻只用劝阻，二爻就用力扼制。当邪恶初长，虽地卑力弱，也不可掉以轻心，正如姤卦初六的系于金柅，守正则吉之义。又意，遯尾厉是退避要急，速脱身尾，如落后当遭危害。不过，这仍不如以屯住之义解为妥。九三以阳

爻居阳位，当阴阳之冲，为众阳之捍卫，如妄动就为下二阴所袭。三位好动，故维系之，以制止二阴在下。如占有疾病者，则为停蓄其病于身内之象，故厉。若占蓄臣妾（在当时社会是指奴隶），《周易》著者认为这有制伏奴隶于下而使不能抵抗之象，故吉。九四以阳爻居阴位，刚而不暴，能为九三后盾，且距二阴稍远，故说好遁。好遁，善退也。惟须正当的人，不与初六相应，才吉。九五嘉遁，因其刚正于中，贞固自守，不为六二所攀，为可赞许的退避。上九去阴已远，如高蹈世外，逍遥自在，徜徉无拘，毫无阻碍，故无不利。“肥”字依旧注为宽裕自得之意。宋·姚宽《西溪丛话》说，肥遯之“肥”古作𦰩，与古蜚字相似，即飞字，古人文中引用“飞遁”。古本《周易》作“蜚遯”者，是说高飞远扬。

昔人谓嘉遁如张良，肥遁如商山四皓，则以遯为逃世隐居了。

我们还可以举例说，好遯、嘉遯、肥遯如孔明布署退兵。范蠡、张良、刘基、申屠嘉都是善于引退者，而伍员、李斯、韩信全是不肯退避的人。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妄是胡为。眚shēng，过错。旧注说：“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

《周易》总是从卦的形象和性情上给人一些训诫，使人趋吉避凶。这卦更把这种意义标在卦名上，教人要稳健而不胡干，要行动正当而不虚妄。原卦辞和爻辞本够明白，但注讲却多附加一些客观唯心的解释。我们仍按卦象的形性关系来简明地理解它。这卦内震有动而不可遏止之势，外乾有刚健坚定之力。这样当然可以战必胜，所向无敌，容易成功。正因有此势力，所以要勉其向善，警告它守正义，不任情胡动。否则，一不正当就会有错误，向任何地方去胡闯也无利。卦辞把正反两面的后果简明表出，赞

许和警戒的话全说到了。历史上力大势强而终归覆亡的人常有，最典型者莫如项羽，至死还自吹力拔山，气盖世，绝口不自责其错误，反而归咎于“天亡我”。这卦彖辞所说：“天命不祐”，也是以客观唯心论自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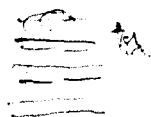
《备旨》中讲解说：“诚能动物，无妄则行无不得，往无不通，当得大亨矣。然所谓无妄者，纯乎天理之正，而无一毫人伪之杂也，即无私意夹杂其中，如此乃利有所往耳。”如谋利营私，有计功求荣的不正当意念，就全邪下去了。因此，平时虽一念稍动，亦须自审其正与不正，如不正终久会走不通。这是自然的规律，有无数人和无数事实可以教训我们，只看我们省察不省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无妄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	九四	可贞，无咎。	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获，未富也。
—	初九	无妄，往吉。	无妄之往，得志也。

菑畲 zī shē，开垦田地。

这卦六爻是在不妄动中的行为，六爻唯初九动而吉。初九阳动于下，只要无妄就吉。如果行有不得，心有不快，就要反求自身，可能找到自己的错误。如能无妄所行，必然得志遂心。六二柔和中正，谨守而不胡为，视势而动，这样的性质能上应九五，当然利有所往。有人说这爻是指无恒产又无恒业的人宜投往他方以寻出路，不可株守家乡。古人注讲此爻，多有极端无为，听天由命之意，把老子的无为之说当成了无所事事。其实，无所争取，



作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这种纯消极的主张，并不是《周易》的学说。六三处于上下交接之地，动则得牛而非正道，不动得灾亦非己过，并且出了损失殃及邑人，只因身当其地之故。九四已出了震卦之上，无妄以自守，可无咎。九五刚正得中，正当无妄，但与六二为应，有无妄之疾。但这不必求治，自无所害，药也不可胡用，不至反遭为者败之之失。《备旨》说，九五是国家有意外之变，不动兵威而乱自定。以妄扰正而为无妄之疾，但当静以镇之，勿用攻击，彼将感化自定，不犹有疾而勿药有喜者乎？这个讲法还是根据这卦总体“无妄，元亨利贞”和九五爻性爻位而说的。否则，不管何病与何时何地，全以有病勿药为教条，是不合适的。只不过药物不可妄试就是了。上九，处于极高的地位，再向下贪求，就不能有所得了，只须安居，勿妄想妄动。

《备旨》说这卦是“下三爻贵动，则居者灾；上三爻贵静，则行者灾。”从爻辞来看，外三爻皆不可动，而吉凶轻重又分三层：四易止而吉（二、三、四互艮止），上易动而凶，五虽有疾不足忧，但亦不宜有动，以免自寻苦恼。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卦名卦辞）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有止畜、蕴蓄二义。另有积聚之义。

上卦艮属阳，止住下卦刚健的乾，如胸怀大才，可以远出问世，以展其抱负，发挥其远大作用，不可坐食于家。卦中两阴爻据四、五之位，被包于上下四阳爻之中。三、四、五、上有扩大的离卦之形，故彖传说刚健、笃实、辉光。这样正大光明的人，离家外出，到处可受欢迎。“前言”，常指先哲的教导和历史人物的作为。“畜其德”，是积聚心得之理。

大畜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六五	豶豕之牙，吉。	六五之吉，有庆也。
--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	九二	舆说辐。	舆说辐，中无尤也。
—	初九	有厉利已。	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有厉利已，是说有危灾。已，止住勿动。曰当为四，通驷。闲是熟悉。卫是嘉。豶fēn，豕去势说豶其牙，除其刚躁之性，不伤人。何天之衢，似为豁天之衢。

他卦各爻取相应，大畜各爻取相畜。《备旨》：“内卦受畜者也以自止为义，外卦能畜者也以止之为义。”原注谓此卦乾之三阳为艮所止。初九位在下而为六四所制止，虽有阳刚之性，但不能上进，动则有危，故利于止步不进。受压抑于卑下之境，心情烦躁是必然的。然迫于时势，自当控制勿动。如自恃其阳刚锐气，冒昧以进，必有危厉。惟知机而退，才可全身远害而有利。九二为六五所畜，以其处中，故能自止而不动，犹如把车轮摘掉（舆说辐即舆脱辐），不能行动。可说是有能进之资，失能进之势。九三阳爻阳位，而在变动之际，但有良马坚车，不畏路途遥艰。上九也是阳爻，不畜九三，有良马奔逐之势。但在大体受制的事势之中，宁可艰苦固守，不可恣肆驰骋，轻举妄动，而且要时常练习驾御功夫，做到自保无失，而后出发。上九阳居畜极而欲进，与九三志同道合，故利有攸往。六四，牯是加横木于角，以防其抵触。童牛还未生角，加以横木，更易制其抵触。六五豶豕之牙，吉。豕有躁进之性，除其势则牙不利，不能进啮伤人。这卦四、五两阴爻得位有力，在整卦中为畜止乾三爻不能上进之主力，应该大力制止之，不使阴性发展，这正是大畜的意义。上九“何”

字旧注有读去声念豁者，注中又提到“畜极而通，豁达无碍”，这就叫我们认为作“豁天之衢”倒有可解的意义。阳爻在最高之地，畜力所不及，一动豁开通天的道路而得亨，阳刚正气不复受制止而大可通畅了。蕴畜极足，自能一飞冲天，不复受拘系。

大壮，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大壮和无妄全是乾和震组成的。惟无妄是外乾内震，其动在内。大壮是外震内乾，动发于外，其势力不可阻，其锋芒不可挡。无妄卦辞还可以由正面规劝，并由反面警告，戒其不正。大壮则不暇多言，只说“利贞”。势壮力强，阳刚太盛，不正就成霸道了。不恃势妄动，则可以保持其威。

大壮与无妄二卦的爻辞上，可以对比出情势缓急的不同。

大壮	爻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藩决不羸，尚往也。
—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	九二	贞吉。	九二贞吉，以中也。
—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壮于趾，其孚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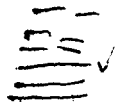
罔是视有如无，漫不注意。羝dī，公羊，刚健善触的羊。藩是篱。羸是困，败。决，破裂。壮于是伤于。輹又作辐。易是有易国名，殷先祖王亥被杀于此，且丧其仆牛。遂是得顺其愿。

初与三阳爻阳位，不得其正，又不得地利。且大壮刚盛之卦，

宜以柔济之，故初与三皆凶厉。二、四、五爻刚柔调济，故吉或无悔。初在最下，趾壮而进，会闯出祸来。三在动止不定之地，阳刚性质，当大壮时势中，素行不正的人（小人）就恃强任性，无所顾忌，凌暴以逞。而通情达理的人（君子）则不肯逞强。如按旧注罔为视有如无，那就是自恃力强，遇事轻举，不注意设防，未免刚愎之过了。贞厉是虽正也危。其壮冲而进，如羊撞篱，篱未能开而角会遭困厄。大壮卦象有放大的兑形，兑为羊（说卦传），故各爻多以刚躁之羊为辞。九二得位，有护拥，有正应，位柔以济刚，不恃壮而为己甚之行，其吉乃当然之理。九四阳爻阴位，虽在大壮卦体中，能不过于逞强，即无暴戾之失。其前二爻阴而无阻，其后三爻阳而强健，以刚继进乃可勇往直前，故爻辞说藩决不羸。但身为众阳之首，进则犯上，故必守正不妄乃吉。六五柔居中位，其上也是阴柔，不能阻挡群阳之壮进，于是失其羊。但因系处境的关系，无用自悔。上六触藩，不能撤退，又不能如意前冲，咎由不明形势，途穷力竭以遭难，如能艰苦自持，在大壮之余势下，其咎终不会长。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君子、小人全是从其阶级立场上所称的。但一般的是以君子泛指一切善良正义的人，以小人泛指一切不正当的人，《周易》一书中就总是这样称呼。如对大壮卦的注讲，有说：君子之所以壮者，不徒有势以昌之，实赖有理以维之，苟恃其壮而举事，一不当则小人得乘间而夺之矣。故君子必以正义自持，终无一毫自恃其壮之意，则壮可常保，乃为利耳。《备旨》也说：“壮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阳为壮，若五阳六阳刚盛时已过，不得谓之壮矣。当是时未免有所恃，而所行未必尽出于正，庆历之壮疎，元祐之壮激，疎与激皆非正也。自古千百年难际之会，坏于一念之不谨者甚多。圣人当方盛之时，即虑及此，其为君子谋者至矣。”

彖传把卦辞的“大壮利贞”四个字分析得很详尽，特别是把“大者，正也”的正字讲为理无偏曲，反复阐述，以表示大壮一定要正的重要意义。



十三 有坎的卦

(除前已述者，此述10卦)

 需  蹇  屯  井  节  讼
 蒙  解  涣  困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卦名卦辞)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需为等待，停留。以乾刚遇坎险在前，宜沉静勿进，少安勿躁，要忍耐，忌轻率，以待时转机动，以决趋避。如果面临难测的险境，仍自逞刚强之性，自恃强壮之力，不加控制，冒昧进冲，

需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需于血，顺以听也。
—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则难免失足陷身于险。这是审查考虑，而不是犹豫畏缩，是积极进取的准备，而不是偷闲放逸的苟安。这是行将进涉之前，等待情况暴露得更明确，形势变化得更彻底，能力准备得更充实，心中有了足够的把握，然后所向可通，无所困窘，大川之涉，利而有功。如古人所说，大抵天下事若能委曲停待，终是少错。

坎险在外，内三爻一个比一个较近于险。初九停于郊野，远离险境以待时，利于久处。恒之义为不改常则。姜子牙垂钓渭水，诸葛亮躬耕南阳，似有需于郊野之义。九二需于沙滩，稍近于水了，虽无陷足之虞，却也行走不易，可能受一点物议，须待机而进，最后可获吉利。“衍在中”是心中宽敞而不感急迫，如此才能举措裕如。谢安之待苻坚略似此爻。九三需于泥，更近于水滨，易陷于险。或解为停于泥坑，易招敌寇乘机而至。过刚不得位，性躁动而不肯宁静以待，狎暱于险而自致浸害之灾。六四已进入坎体之下，爻阴位阴，不是所需之地，更无有为之力。刘邦脱鸿门之险似有此势。不能动时就安坐以顺势听时，一得机就脱身而去，逃出虎穴。惟需于血的“血”字，虽三见于此书，其义仍很费解，从古注解全太牵强。现在疑是“窞”字之讹，也许是“窞”字之误。依《说文》，北方因地空以为土穴，为窞户。窞读若猛。小畜六四与涣上九皆可作窞。窞音术，又音血，凿穴居也，又空也。在远古，穴居野处是普通现象。高亨《周易杂论》以血为洫，即水沟。九五已得尊位，却在险中，以正自持，从容待时于酒食之间。这似刘备安坐于青梅煮酒之筵宴，而非刘禅乐不思蜀于魏宫，否则就毫无待时而有为的意义了。宋·俞文豹《吹剑录》指出，《易》惟需、坎、困、未济四卦言酒，而皆在险难之时。上六入于穴，是身已在险境之中，权入土穴以居处。而忽有不请自来之客相投，接待以敬。虽处境不足以当主人，然此时三人相率而来此地，可能协力共济以出险，正是所待之机，故《周易》教人以敬之。旧注以内卦乾的三阳爻为这不速之客三人之象。韩信之投刘邦，唐人小说中虬髯客之突见红拂，全是敬之终吉。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卦名卦辞)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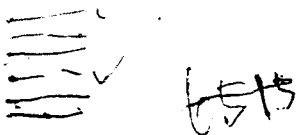
旧注谓：“讼，争辩也。”上以刚强临其下，下以坎险伺其上。内怀险狠以伺其上，致起争辩。又内险外健，又己险彼健，皆讼之道也。从这卦象和旧注上我们看到，内怀不测之心，外逞倔强之性，愤激相冲，易启争端。卦辞彖辞的旧注也易明了。诚实而被扼制，屈抑难通，情真受诬，理直见枉，这就不得不讼以求申。惟讼时心存惕惧于中，其辩一明理即申诉可止者吉，盛气蛮强、争辩无已者终必凶。利于见正直大公之人，冒大险而希侥幸者不利。

讼非好事。作《易》者欲人无讼，因此卦辞爻辞多警戒之语。

讼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	九五	讼，元吉。	讼元吉，以中正也。
—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旧德，从上古也。
—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逋是逃窜。即命为就正理。渝是变。锡是赐与。鞶带是古官服之饰。褫chī，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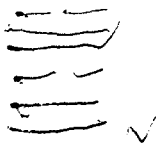
初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在此卦是相讼之爻。初、三、五皆



阳，是理足之位，讼皆吉；二、四、上皆阴，是理亏之位，全不利于讼。

初六居阳位而有孚，有所争辩而不纠缠不已，稍辩即理明屈伸，得吉解讼。因势卑力柔，又阻于九二，故不能久持其讼。九二阴位不得理，阳爻刚强欲讼九五，却因居柔处中，能审势量力，不敢争辩，退归逃窜，不成其讼。“邑人三百户”之意不明确，旧注以为小邑，卑约自处，以免灾患。然也可以认为有这些群众，也足自卫。或以为群众不多，不能为后盾。究竟讼是讲理，而非讲力，既能无讼，脱身而去，就无过错。六三上下皆刚，虽处阳位，有理亦不争。守此常德，安于正理，终得直。而三的处境在上刚下险对峙相持之际，行止性情自相矛盾，因而这一爻的爻辞与占辞也多矛盾，如贞而厉，厉而终吉，这是不讼之占，吉而无成则是欲有为之占。“食旧德”谓守常分。此爻不预讼事，仍本定例与上九为应，安贞自守，虽危而终吉。九四与九二同是阳爻阴位，同是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是说阳刚性质进入乾体之际，虽易行争讼，但能回心转意，就于正理，一变刚强之性而安于正当之行，其吉自不待言。九五阳爻阳位，刚健中正，居尊处优，是讼卦卦辞中所利见之大人，涉讼听讼全可大吉。这卦唯此爻明确提出“讼，元吉”。上九力辩至极端，纠缠不止，有讼棍之象。虽可能争得荣赐，而半日之间屡次被夺，可见以讼受赐是不足为敬的。

在远古禽兽横行时期，一见皮毛异己，就各仗爪牙去搏斗，互相残杀吞食。到了人类社会，逐渐会以理相辩，私人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上诉于公正有力的大人物，或向多数人声述以取得公评，这就开了诉讼之风。到了有阶级的社会，情形就更复杂。彼此争夺，互相欺凌，倾轧诈骗，诬陷伤害等行为，经常发生，而争讼之事也渐多而难决。《周易》作者要人消除争讼，只提倡讲理谅情，教人审势量力，不要坚持争辩，最好不能成讼。这是不彻底的息事宁人之方。这与儒家思想是共通的。不辨是非曲直，



只从彼此势力上决定进止，不讲斗争以图苟安自全，这是以奴隶主义教人甘受压抑，以至被灭亡。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卦名卦辞)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蹇是难于进行。坎险在前，艮止在后。西南是泛指平易之地，东北泛指险阻之地。避艰险，就平易，要择地而行。利见大人可得其援助，似指九五当正大之位。贞以自持，故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旧注有谓：“涧谷之泉，土石碍阻为蹇。”反身是自己检省。德是吾身固有之理。德不修则身失正。身如无崎岖，则世路也坦平了。

《备旨》说：“反身修德是以济蹇之道，推本于身。世路之险峨总由我身之缺陷。故反省己身，何故受蹇。此正济蹇之大关键。”能反身修德，就不至去怨天尤人了。

这卦的卦辞、彖辞及象辞全很明了，其意义、作用也很大。

蹇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	九五	大蹇朋来。	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	六四	往蹇来连。	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	九三	往蹇来反。	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	初六	往蹇来誉。	往蹇来誉，宜待时也。

险在前，宜协力共济，这样才可出险。不应孤身冒进，否则遭难无援。所以，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全说往蹇，警告人们

前去要遭难，如飞蛾投火，自取焚身。戒前往的同时，还屡次教人要来归，如来誉、来反、来连、来硕，意在集合众力，同济相偕。初六之不往而来，有见机识时之智，一见蹇难即止步不前，故受赞誉。九三以刚躁之质处于不宁之地，在难方殷之时，只手不足以转天，只得反来就二阴，内之二阴也喜九三之阳反来团结一起，共同济蹇。六四以阴爻居阴位，才力皆弱，更不可前往走险。且已进入上卦坎体，宜知难而退，来连九三。九三阳爻阳位，阳有实力，连之可以共济。上六在蹇之极端，进无可往之地，来就九五之硕，势力正大而得吉，见正大之人而有利，蹇难险阻终可得济。六二与九五为应，皆中正之位。九五在坎中，难大蹇深。《周易》通例，以五为君位。五有大难，则下属臣民为之忧心，愿往救护，因此九二爻辞说“王臣蹇蹇”，而不是己身的难。六二阴爻阴位，在群众之中。九五阳爻阳位，得道多助。

高亨在《周易杂论》中对“蹇”更明确的以“蹇”来解释。蹇为蹇的借字。蹇为忠言直谏。依此，蹇卦各爻则是为人臣忠直谏的各种结果了。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卦的现象是初民闇昧不明，在山高水深之境，而止于坎险之上。蒙字有蒙覆、蒙掩、蒙蔽、包裹等意，还有遭遇、遭受之意，如蒙难、蒙冤等。在这卦上是蒙昧不明，幼稚无知。智识未全为蒙。但人不久甘于暗昧，就会自发地要启蒙求知而求教于人。因而蒙卦也有教养之义。这卦名蒙字的概念不一，卦辞的中心思想也有些杂而不纯。古人有言：“读书有真眼，不受古人瞒。”几千年以前的人，不可能骤然发达到绝顶的学识，写作也不易有足够的逻辑性。《周易》一书虽已足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自

远古已有很高的成就，可是荆山虽有美玉，其璞不能一出世就是精纯的白璧，还须经琢磨。任何事物难免有缺点，但究竟瑕不掩瑜，人们不能因寸朽而弃合抱之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蒙卦卦辞中间五句是“筮人的标语，不宜系此卦下。”依此，这卦的卦辞就只是“蒙，亨，利贞”四个字了。我们不是为了读《易》而读《易》，对于这卦中不适今用的东西可以割弃。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大象本是另有人另取意而写的，其不合今天实用的也不必着意探究。

六爻的原辞可以照录，并酌加解释。惟各爻的小象，似为浅人所加，既不循谐韵之例，也无什么意义。

蒙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	六五	童蒙，吉。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	六四	困蒙，吝。	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子克家，刚柔接也。
--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发蒙是对顽冥不灵之人，因其混沌难开，教导之初首先要揭去其蒙翳，以除暗见明。如教师不能循循善诱，启其窾窍，就借助于刑人的手段，而行刑之人是严酷不姑息的。假如象脱去桎梏那样，不加拘束，纵容其自流，就得不到良效了。《备旨》说这是为蒙甚者说，若良马惊鞭影，正不必借此。打击的教育方法，现在已经禁止了。九二旧注说“为能有所包容之象”，意似可取，但“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为子克家之象”的说法，无何意义。包有统揽独办之意，如从教养上取义，包蒙则是愚民之方，只图叫人驯服而已。六三以阴爻处阳位，在易动不

易安守之地，乘刚又应刚，有弃内从外之势，且见财而失身，故不可取。六四独远离九二和上九之阳，乘承皆阴，困于蒙覆之象。六五刚中之位，阴柔之爻，天真优美而被四阴所蔽，也为所护，故吉。上九在上，可以打破蒙蔽，但内险外止，攻无后援，故不利出击。利御寇是说宜于自守，自守无失。《周易杂论》解释此爻为打击昏庸的统治者，但不利侵略，利于自卫。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卦名卦辞）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浑沌初开，人们最易看到的大自然现象，首先是天高悬而地广阔，故易象首列乾坤，以见天地。天地之间万物滋生，故乾坤二卦之后就继以屯卦。屯音 zhūn，旧注为难，是说物之始生而不易长出，故彖传说难生。䷂ 字之象，一是地面，☳ 是新芽初生，出土上长，☵ 其尾曲，示其始出而不易申。难生是不易生长。

有人认为，《周易》卦名次序是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后因演变而排成的。这种说法是由序卦传申述出来的。序卦传很有人指摘，也有人说是汉代人伪作。其中叙述多太牵强，可取者不多。对于《周易》，任何一种解释法总不能适用于全书各卦各爻。读者如果机械地固执一说而到处套用，就会觉得通塞无定。本来易字有变化改易之意，我们既不可完全盲从古人，也不必执意尽翻前说。开始可以暂照原辞旧注去求理解，仍按其传统规律来寻绎。屯卦的体构是上坎下震。水在上为云浮于天之象，震雷发动，腾云水落而成雨，于是滋润下方，万物生长。生长是自然界万物势所必然的现象。此际的事物生长是大通无阻而有利无患的，但也不是一蹴而就，不可急求速成，不可妄施人力去揠苗助长。宜顺应着自然之势，争取积极的发展。要设人照顾管理。这正是因自然界的生产发展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在开始时期，万物的生长，人事的安置，全是欠整理欠明确，不

是平易宁静的，所以宜建立领导者。这段话，正是卦辞和彖辞的照译。

象辞所说的经纶，是织布机上的经纬线的交织。

屯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其膏，施未光也。
--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而往，明也。
--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	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在开始进行创业生产时，人们还不能认识自然事物的规律，没有生产技术，茫茫然与困难作斗争，务求前进。屯卦六爻全有欲进而难行之意。初九为震卦欲动欲进之主，阳爻阳地，生育原始，志欲进力亦足进，只是处于最低下之地，外又有坎险，不易走过去，故盘桓不剧进。盘旋打转，足动而未直进。这时自当安居勿躁，建立领导，组织起来，以养民蓄势，居于群众之后，策众共进。这卦的卦辞、彖辞和初九的爻辞三次提到建侯，可见创业之初，首要建立领导，组织群众。

六二爻辞复杂，有三个内容。一是“屯如遭(zhān)如，乘(shèng)马(即所骑的马)班如(分布而不进之象)”。初九阳性足动而未能前进，六二阴爻阴性，是列乘而未动未进。二是“匪寇婚媾”。六二和九五本是相应的，但五在坎险之中，故与二有匪寇婚媾之象。婚媾乃人伦之始。此占与睽卦上六之占皆有既相仇又相合之义。旧注皆训匪作非，然亦可作匪盗贼寇讲，则为乖者合仇者亲

之义，故曰待字十年也。另一内容是“女子贞不字”。这是另一占辞，与上文不连属。古人对“字”的解释，持说不一。有说是许嫁，或说是孕育，虞翻注《易》说是妊娠，郭璞注：“字，生也。”这些注解全是说矛盾的解决，把不正常的现象返回正常。“反常”即复于常运。六二乘刚，进退两难，只好观望勿进，等待时机。

“六三阴爻，乘、承、应也皆阴爻，原无勇往直前之力，但当躁动之位，又居震卦之上，故不安静止。“即鹿无虞”，古注虞人掌山泽之事，能给猎人引路。即，逐也。逐鹿有心，而引路无人，冒昧闯入林中，茫然不知途径，哪里去找鹿呢？几为机，君子几即君子见机。明审事势、通情达理的人，一见此境就会知道不如舍其贪得之心。况且坎险在前，识时务者不能因利忘害，自找难看。倘若逐而不舍，则必致羞吝。

六四阴爻阴位，已涉及险境边沿，宜按步敛足。如驰纵前进，则所陷更深。惟此爻与初九合和相应，如占求婚媾就可以前往而顺利。“以从禽也”，唐·郭京《周易举正》谓古本作“何以从禽也”。从，古纵字。

屯难之世，九五虽在尊位，也不能大有为。屯其膏，似谓屯(tūn)积油泽而不施放。

上六重阴，居险之上，屯难之极，上临无地，下而乘刚，无应无助，自又柔弱，不能振拔脱出困难险阻，以济人济己。进退不得，行住不安，唯效穷途之哭而已。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名卦辞)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解xiè，依旧注为难之散也，即患难解散，解救灾患。居险能动则出离险境了。西南平易，有难易解，故曰利西南。无所往，是说解目前近于身之难，宜安居不生事。无骚扰变乱，人自来归

而复相安。有攸往，是说出外以解他方之难，宜早去速决早归还。这是释卦辞。

彖传说险在内卦，人在险阻困难之中要能动而向外冲出，以争取脱险而免于难。西南平易无险难之地，人民安居，解除险难时，到此可得群众。得中是取集中团聚，不露身于边远之地。出外解难，不可因循，时不可失，勇往直前，迅速成功，不要留连忘反。生物时时有变化，这是自然的发展。万物始生总有困难，压在困难之下，虽欲动而不易出头，如水雷屯之象；腾身困险之外，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脱离险难之境，如雷水解之象。

彖传从雷的震动和雨水的冲洗上取义，以教治民者要秉持宽大，对于无心的错误过失可以赦而不咎，对于有心的伤害犯罪也可宽宥。

解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而拇，未当位也。
--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	初六	无咎。	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古人有说，解有二义，初六解难，其余皆解小人。又谓：小人尽去，则难根除矣。这种讲法未免太狭隘了。我们还是从卦象和爻辞来理解。初六在下，虽不得位，但与四爻刚柔相应，难既解而无咎。九二中正得所，乘、承、应皆阴，如处群众之中，能正必吉，以斯解难必能成功。田是狩猎。狐被认为是能幻化迷人误投艰险之境的邪媚之兽，泛指蛊惑之物。古注黄矢是中正刚直

之利器。郭沫若解释，黄矢即金矢，为铜所制，因当时尚处铜器时代。此爻以猎狐喻九二如阳刚在野，在解难之行，占卜得吉。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几句话描画得生动活泼而饶有兴趣，但从来注释的人被系辞传给牵着走了，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把明白易解的《周易》原文掺进一些君子小人的说教，漫无边际地去联系。我们现在只就爻辞原文来领会这句话的意思，不节外添枝，很明白地看到，背上佗着东西坐在车里，或肩上扛着东西骑在驴马上的滑稽相。这不只是滑稽可笑。我们分析原文的意义，把包袱放在肩背上，当然是自己所珍重的东西，乘坐车马又暴露了自己是娇贵的懒汉。这样引人注目的现象，容易启发人来掠夺，招致贼寇，自己出丑找难看，受了损失又怨不着人。从卦象看，六三阳爻阳位，在坎体之上，震动之下，自身又当变动之际，乘承皆刚，是不得有为的处境。在解脱险难的事势中，不易出力建功。

九四“解（此处仍念jiě）而拇，朋至斯孚”，旧注说：“拇，指初。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阳初阴，其类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则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此说理由不充足，其意义不明确通畅。解拇是指解去初六的正应。为什么呢？《易》例阴阳正应是容易合和的，能相照应，相协助。初六与九四既为正应，就似血肉相联的关系。但是初六在坎体陷险深处，很不易割舍。然而恋惜一指，就会丧失全身，因此必须忍痛决去此指，以解难而保身。古语说：“蝮蛇噬手，壮士解腕。”这是为了防止毒串全身，入心丧命。蟹如被执一爪或二爪，它就会自动卸掉其爪，落地逃身。戳住蝎虎尾，这尾极易脱落，其身即可逃跑。捏住鼠尾倒提着，尾皮即脱下来，鼠身就落地而窜。这些虫豸小动物也是蟹的临难卸爪的做法，正是解而拇的行为。朋至斯孚，谓同情同侪可来倾诚相济。“未当位”是说初爻不在得势之

地。如此，这爻辞的意思就是说，如解除了初六这个累赘，就会朋类偕来，帮助解难了。但这总有些消极意味。“解而拇”也可另作理解。九四以阳居阴，陷于上下二阴之间，心虚而不愿动。然解难之时，不容坐视，且身为阳爻，刚者不动，则阴柔更无济于难了，故辞曰“解而拇”，促其放步而行，不可裹足不前。朋之所指当为九二。未当位是指九四的本身和环境的地位不利，故鼓励其解拇放足，积极行动，解脱险难。这样解释，是积极而更有意义的，完全脱出了旧的注解。

五爻是领导指挥的地位。这卦的五爻，虽是阴爻，但中正得尊位，在震体中间，乘刚应刚，解难必克，所以爻辞说：“君子维有解，吉。”这是事势所趋的，责无旁贷，为担重任，义不容辞，解难脱险，当然是吉。领导如是，而且还要信及下方群众，使之能退出险难。

上六隼（sǔn）为鸷害之物，爻辞意思是说要射取鸷凶的禽鹰，虽然高据于墉墙之上，也要解除这种险难。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卦名卦辞）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这卦卦辞所述不止一事。(1)改邑不改井，是说邑里居民情况可以变迁，而井一旦掘成，就可常在而不便转移。(2)无丧无得，是说井水，多汲不见损，少汲不见多。(3)往来井井，是说来而汲，汲而去，虽络绎不绝，也井井有条而不乱。(4)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旧注说汔念 xiě，是几乎、将要的意思，繙 jū 是汲水的绠绳句意是汲将及水，尚未尽其绳，而瓶坏了。汲不着水，等于未汲。有人说繙当读为齧（jiē），穿也。这讲法与《说文》不同。《说文》：齧，满有所出也。又说汔是水干，“至”当为窒，塞也。这意思是说井干而淤塞，没有穿下井去。结合卦象来看，此讲亦有其道理，

但还不如仍本着旧注来理解卦辞。掘地及泉而为井，处处皆然。泉水常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益于人而无损于己，所谓“井养而不穷也”。然而井虽养人，却并不就人，不求人汲，亦不吝人汲，正所谓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井水的供应不亏，而汲取在人。汔至亦未繙井，乃功亏一篑，人力未尽之意。羸其瓶，毁汲具，未能得泉，皆人事之不济，而非井之过也。人之求学行事，国之征贤谋治，全可参考井卦之义。

象辞是说正当的领导，要慰劳人民，以鼓励人民的劳动，并劝其互相协助。

这卦各辞中全未涉及汲水浇田，也未说到农田集中于井的话，由此揣度，《周易》之作不在井田制度之后。

井卦六爻全以其象其位而占其可否见用，然井井无动变，故纵有不可用，亦无凶厉悔吝之咎。

井	爻名	爻辞与占辞	象 辞
--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元吉在上，大成也。
--	九五	井冽，寒泉食。	寒泉之食，中正也。
--	六四	井甃，无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	九二	井谷射鲋，甕敝漏。	井谷射鲋，无与也。
--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初六地位最下，巽卦向下沁，水泉不上，有井底淤泥之象。九二谷字音义同峪，是空陷处。这爻阴而位中正，本有益世之泉，只是上与九五不相应，不得向上汲引，井的壁旁隙陷处水可钻出而向下冲射，未能上涌。而汲水之瓮又破旧漏水，不能引水而上，失其功用。这全是上无应与的缘故。比如在下者虽具才德，而在

上者不援手提拔，那就只会沉沦埋没，终不见用于世。从旁喷射发泄，是只能冲激小鱼而不能建大功的。九三，渫xiè是清洁之象，即不使污秽留停的水。因九三阳爻阳位，乘刚，故水清洁可食。但三是变动不定之地，在巽卦体中，有沁渗向下之性，未能出而致用，故“不食”即不得为人食用，这就令人怜惜了。若上有明者汲引之，则可以见用于人，而人皆受其惠了。埋没贤才而不用，正是弃绝人己之福。三、四、五互离为明，王明或指九五，冀九五之提携也。六四，甃jiù，以砖垒井壁也，又银嵌砖石砌成花纹，即砌垒修理的意思。井甃，是说修理井壁。六四阴爻阴位，无泉之象。然柔得其正，能反身自治，故无咎。九五，冽是清洁。这爻阳刚中正，有泉又清而可食。上六旧注说收是汲取，幕是蔽覆，有孚是说其出有源而不穷。上爻是坎不闭口，常开而任人汲水之象，因而大吉。井之为功，于此可称大成了。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庙。”

涣，散也。古人解此卦皆以济涣为义。然考之卦辞、彖、象及爻辞皆未露此义。或系古人一唱百随，从而牵强附会其说而无疑。实情是遇有险难时，要以涣散自行救济。难已济则不便久散于外，随后还须收合集聚起来，这才是济涣。但济涣是萃卦的意义和行动，涣卦只是应付人祸或天灾的紧急措施，即所谓遇坎而涣，避乎险也，既涣而萃，合其散也。从卦象看，内险外顺，人离内而出于外，涣散四布，以避难安身，如凶岁逃荒，水火灾害，战时围攻等，移民于外而不使纠结于内，以减少伤亡，故占曰亨。同时，涣卦是多数人的一致行动，是领导集体共同跑出避难，并非教人随流乱窜，望风而转的逃跑。一两个人的逃脱迫害或其他险难，是遯卦中所讲的事。那么遯、涣二卦只是个人和集体的不同，而全是逃脱险难的行动。因此，这两卦可以参考着读。卦辞

所谓王假（gé）有庙，是说要领导人到庙里去。这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手段，只是想借以摄拢人心，使流离迁徙者不忘其祖，以减惶恐之情。利涉大川，意谓乘木济险而赴乐土，这只是从卦象上说的一种情况。利贞，非为邪也，或释为有利的占卜。《周易》的一些读法和用法中，古来就有借作占卜用的。占卜是唯心痴妄的行为。但后世人在学习和研究中，却渐多地感到了《周易》是教人遇事揣情度理，审时量势，推测后果，从而考虑利害吉凶，决择行止从违，以趋吉避凶，免犯错误。这与占卜则是两码事情。

本来古书早先是由口语传述的，音同而意义不同的字误，或口齿上的讹变，在所难免。以后用文字记录时，就可能以意加些偏旁。所以易之字解，多有旁通转注之用。这也是致使后人对《周易》的文字常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一。在离卦的叙述中，我列举了一些字例。别的卦里也常似有此情况。现在读到这个涣卦，觉得各辞中也似多从兔的字根加些偏旁而取意的。兔，意为盛，多，文采鲜明貌。《说文》谓：“兔，取兔也，一曰大也。”有营求之意。涣若作交换讲，亦有可通之义，卦变自渐䷴来，二爻与三爻相交换而成涣䷺，故彖辞有刚来与柔外之说，而爻辞二爻与三爻所占之辞亦系掉换之意。六四之涣有涣意，盖柔得位而承尊，在巽体之下，出坎之上，以阴居阴，卑巽而不入于险，阴能如此，则光采焕发，故占“涣其群，元吉”也。“有丘”者，出乎坎险之上也。九五之涣，有呼唤之意。上九之涣为散涣，或有涣（同音患）意。卦辞之王假有庙，有焕发人和焕然显赫以邀众望之象。涉大川，有大流涣涣之势。

不过，这些全是我主观上的体味和猜度，很难说之中的。

换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涣其血，远害也。
—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王居无咎，正位也。
--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涣其躬，志在外也。
—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涣奔其机，得愿也。
--	初六	用拯马壮，吉。	初六之吉，顺也。

涣卦六爻全是涣散脱险的行动，各自根据其爻的地势和质性而酌取其义。初六柔在全卦之下，坎体之底，位卑力弱，在涣散的开始，不能单人独马的出动，须随顺其上紧相靠近的九二阳爻而行。如自己不能大有为时，只好附骥尾顺之驰出险境，赖壮马之拯救而得吉。小象指明“初六之吉，顺也”，以见位最下而柔弱之爻，其吉在于顺从九二。九二阳刚有力，中正得位，在群众之中，亦在坎体之中，当涣散时能引领群众奔赴可靠的安身之处。既脱开险难，又得所凭借，离弃乡土之悔，可以消去了。敦煌残卷《周易》王弼注作“涣奔其几，悔亡。象曰涣奔其吉，得愿也。”今本全作“机”字了。几是依倚之具。六三当内外边沿，变动之冲。内有险难，则居此境者容易向外跑去。心愿倾向于外，身失故所，自无可悔。六四阴爻得位，已脱出坎体而离险了。这是群众散处险境之外而得元吉之象。前人说：“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这爻又说：“涣有丘，匪夷所思。”这是说涣散时遇到小山丘，在卦象上是高出于下卦坎陷险境之上，众人可据以安身息居，此乃初所未料的幸遇。九五阳爻居尊显之位，当人民涣散之时，大声发号施令，才可以远达各处。六四和九五爻辞中的“涣其群”和“涣汗其大号”，可能是呼唤号召之意。《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谓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王居无咎，可能是说在此九五地位，

发此大声呼唤号令，须是有才能有德性有魄力的王者居之，才得无咎。上九已到极边之境，去险很远了，涣散的作用已得。只是“涣其血”的意义后世不得确解，一些牵强的注解都不能服人。我想，这字或是盗字。盗是土穴。古人穴居是普遍情况，这意义在需卦的叙述中已说过了。如以血为衅，也有意义。《说文》：“卹，忧也。”古书多用卹，后人改为恤。逖（tì）出是远去，象辞说远害也。爻辞说逖出无咎，就是说为脱离险难出去虽远，也不算错，正说明涣散远去以避危难之意。

节，亨。苦节，不可贞。（卦名卦辞）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已节，中正以通（敦煌残卷作“中志以通”），然后乃亨也（此句系据《周易举正》所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是控制，止于所限而不过之。水限于泽，不至泛流。按卦象，二阴爻节制其下之二阳爻，上六阴爻节制其下九五阳爻。阳刚要向上动，而以阴柔适当的节制之。制泛滥，限狂肆，使不羁之马循规蹈矩，不越出正轨，故亨。人如信口而谈，任性而行，必不可免要犯错误，遭创伤。因此必须头脑清醒，眼明心亮，观察环境的通不通，认识时势的利不利，如不通不利，就须节制自己，不可超越限度，以遭挫折。能知所限而行无过，所行当可通顺。然节制不可过分，太甚反致自加壅塞，不得通畅，故说苦节不可贞。“刚柔分”者，自下而上二刚二柔，一刚一柔，分配均匀适当，而二和五皆阳刚居中，自有节而亨之象。卦体以兑悦节制情绪而行于坎险之下，也属可亨。至于四时寒暖，是自然界的界限；国家定出制度以调理收支，是人事的界限。以上是述说这卦的卦辞和彖传的意义。

大象说“制数度，议德行”，是裁制太过或不及的偏倾，是指对外事物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性情、情绪、欲望和行

动。各种宗教无不定出一些清规戒律，强制信徒们谨遵勿违。其教人艰苦朴素，勤俭耐劳，不要恣情纵欲、狂妄不羁，这些有意义的锻炼还不无可取之处。而那些拂性逆理的过于勉强抑制自己的性情欲念，养成能够消极苟安地俯伏于压迫之下，甘心容忍强暴的欺侮凌辱而不抵抗、不斗争，以避免是非，麻痹自己，以不动烦恼，骗哄自己，以奴隶看待自己之类的说教，则是极端的苦节行为，绝非什么德行的修养。压迫者不会看人这样贴伏而自减其残虐之性的。《周易》在节卦卦辞后面随即指出苦节不可贞，这样的思想认识，直到现在仍足令人赞服。

节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	六四	安节，亨。	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	九二	不出门庭，凶。	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周易》通例，各爻是要动而向上发展的。而节卦是制约其动的。这就发生了各爻的性情与整体的卦义的矛盾。各爻辞就在这矛盾的统一中，按其爻位和爻性而判其可节或不可节。从时势和情境上测定，初九、六三、六四、九五全是可节的，九二和上六是不可节的。初九节于极下，动则进犯当途九二，审通塞之情势，留步于室户之内，不妄求进取，知止不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故无失身之咎。九二阳刚中正，上无三、四之阻，下乘初九之刚，发动有力，形势逼人，义不容辞。且与其上之三、四两爻互成震体，条件具备，正宜动而上行。此时反敛身悬足不出门庭，昧于进步的时宜，坐失发展的机会，不能抵住上卦坎陷之下逼，知节而不知通，故凶。正如《目耕帖·卷五》所说：“时不可为，虽不

出户庭而无咎。时有可为，则不出门庭而有凶。”六三居变动之位，不固其节，动而不能自制，进入坎险之境，只能因悲伤而嗟叹。自己不知节止，那能怨谁呢？然而地势使然，也未可咎。或谓六三“无咎”二字疑衍。六四柔得柔位，上承九五，在水下，下接泽，为水限于泽之象。水不乱流，故曰安节而亨。卦辞中节亨之义在此爻。九五阳刚当中正之位，这是彖传所说的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之爻。爻辞说“甘节吉，往有尚”，意谓进则可脱出坎险，亦即节止不动固吉，而行动也能有为。上六在节卦之极，苦苦坚持着节制约束，自讨苦吃，实不必要。占辞干脆说凶，以冀无利有害，因为苦节是走不通的。这里的贞字作固执解，作正解，作占卜解，全可以。上六的苦节其节，勉强自持，但恐难坚持而终于失节。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卦名卦辞）

彖曰：“困，刚揜（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是动转不得。卦象泽动而下，水不能上。水被困于泽下，被四、五两阳刚所压，而不得见用。他卦有坎的，常取其危险灾难的意义。这困卦只取其受迫不能活动的意义。节卦以柔节制刚，困卦以刚掩盖柔。见象取义，不必固执一道。惟卦辞说的亨与困正相矛盾。困就不亨通，亨就通而不困，彖传和从来的注释，全涉牵强。六爻处境不同，性情不同，所有所困，也不见可亨之势。彖传说“险以悦”，也非人之常情，至多是教那身陷困难中的人维持心安不乱，如孔子之困于陈蔡，如庄子所谓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实是消极的麻醉剂。在困难的时候，奋发斗争，才是求亨的办法。卦辞说“贞大人吉，无咎”，指出占卜有大作为的人可得吉利而无咎。大人当是有胆有识敢于斗争的人。“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是教那被困窘的人，不必喋喋申诉，只好缄默不声张。特别是积毁欲销骨，众口可烁金的压势下，四面楚歌，不得

突围而出时，用口舌辩解，人不听信，无济于事，不能解困。

大象说“致命遂志”，是临大困难时，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委其身命，以争取如愿以偿，遂此战胜困难之意志。

困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祭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卦的六爻，各有其特殊的不能行动的困境。特别是初六和六三两爻，更是困窘得没有出路。初六阴爻困在极下之地，柔暗不能振拔以脱困。如刺木伤臀，困而不能移去。如困于幽暗之地，三年犹未露面见光明。此爻无咎无吝，非其过也，时势使然，无可奈何。九二得位，如刘备之在东吴，养尊处优，贪享口腹之乐而不能奋起离去，这是为酒食所困，隳其有为之志。有坎之卦，每提酒食。紱(fú)通紱，一般解为古时之祭服，以熟治的兽皮为之，用以蔽膝。天子、公卿朱紱，诸侯赤紱。《礼·月令》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郭沫若以朱紱、赤紱为染红了的头发或马尾之类（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朱紱方来，是说有贵客投之。征凶无咎，是说出动虽有险，但无咎。此乃鼓励行动之辞，使勿恋口腹之适，挣脱困境。从卦象看，九二刚爻困于柔地，而位中

正，有卦辞“贞大人吉无咎”之义，又为尸位素餐之象，故言利用祭祀，利受人之祀也，或为求神济困之意。六三的处境危而难安，承乘皆刚而无应（上六应爻也是阴柔），故占辞困窘极甚。九四既脱下卦之坎险，宜其有行。惟上承九五，不能大展，下应初六，其困正深，故言徐徐。又二、三、四互离，离有车象，而行于初六阴柔之上，困而难进。本有心下援初六脱出困境，亦迟迟不能急进。虽自觉于心有愧，但终可济困。九五，劓（yì）为割鼻，刖（yuè）为断足。劓则不能露面，刖则不得行走。上下皆伤，虽刚中居尊，亦困不能动，如刘备之在许昌居朝，困于曹操之手。乃徐有悦，言其不可急于有为，宜从容而行。利用祭祀，意谓神明可通，求神济之。上六以阴柔处困之极，一动即可脱困。只因其柔爻柔地，外卦兑动向下，而陷于坎险之中，上六动辄被牵连，如困于葛藤牵累之中而身不得脱，伏于突兀危岩之上而心不能安，故曰有悔。蹢躅，动摇不安之貌。“曰动悔”三字不易确解，与下文矛盾，可不求甚解。至于“征吉”二字，征可以领会为前进。当此地此时，毅然鼓勇出行，就可以征服困难，解脱困境。

十四 有离的卦

(除前已述者，此述10卦)

䷢ 火地晋 ䷷ 火山旅 ䷔ 火雷噬嗑 ䷱ 火风鼎 ䷥ 火泽睽 ䷣ 地火明夷
䷪ 山火贲 ䷶ 雷火丰 ䷤ 风火家人 ䷰ 泽火革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卦名卦辞)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晋卦下坤上离。彖传只说了“明出地上”，就指大地上升起太阳这个人所日见的自然现象。明光显扬，不为暗蒙。若取离为火象，火炎也是向上窜焰。但卦名不说升而特取进为义，又不直率地称进而称晋，这可能别有用意。卦辞所说“康侯用锡马……”，可能是当时的一段故事，但彖传没有说明，后人无从得知。只能认为受锡赐的马一日三接地蕃殖。但这与进的意义联系不上。有人说康侯即卫康叔，是武王之弟，封于康，故又称康叔。“明出地上……上行”，是说进行之利。内顺则不掣肘，无内顾之忧。外明则无险阻，有获福之利。故卦占有大吉大利，进取有得之象。至于卦变之说，本非必然的规律，如凭主观一说，人可各执一见，作唯心的推理，以圆通卦义，我们不必盲从。不过这书中既早已取定此名，就只得沿其意趣联系事物，推测得失。

晋	爻名	爻辞与占辞	象 辞
—	上九	晋进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	六三	众允，悔亡。	众允之志，上行也。
--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受兹允福，以中正也。
—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周易》是赞成前进的。各卦的爻辞全是该爻在该卦体性中的各自的活动。因其爻位爻性和环境而推断其后果。这晋卦的六爻全说如何前进，而且各爻的前进的占辞多吉，如初六、六二全是贞吉，六五是往吉无不利，上九是厉吉无咎。惟九四晋如鼫鼠，贞厉，是说九四出于地上（下卦坤为地），伏于明下，爻刚欲进，位阴心怯，上承六五为明之主，故九四之进不敢犯上，犹如鼫鼠本是不敢见阳光之物，但性刚而躁进，故此爻占贞厉。这是地位不当之故。六三众允，悔亡。六三的爻性爻位和乘、承、应等关系，刚柔矛盾，在这晋卦体中，动易有悔。然下卦坤顺，三个阴爻同情前进，其悔可消了。只是初六晋如摧如的旧解说是欲进见摧，遇到阻挫。然初六在下，承六二之阴，前进无阻，应爻九四阳刚有力援引，当前进之时，无所不利。何以说见摧被阻呢？按初六爻的情势条件，当理解为力冲以进而摧挫他人，惟须以正则吉。若因爻柔位卑，心虚胆怯而不肯冒然前进，则可以松心宽怀而进，也可以无咎。象辞说这初六阴爻而阳位，在晋的事体、时势和环境中，急摧而进是正当之行。而舒缓以进，也因身无任命，本自无责无咎。

明夷，利艰贞。(卦名卦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抑之意），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旧注：夷，伤也。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故为明夷。这卦中各辞都容易理解。地广土厚，无隙透出埋没被压的明光。人在这种压抑势下，只好强忍艰苦，外示柔顺，不露棱角，不动情绪，安时处顺，不妄求显现。宁不见不闻，勿过炫耀，以伤含宏之度，寓精明于浑厚。这既可称之善处世者，也是无可奈何中消极自制的方法。利艰贞，旧注说利于艰难以守正，就是教人茹辛含垢，秉持正义。然当明夷之时，明示其正，则易贾祸，不正则将失身。特别是有才能技艺的人，常遭嫉恨而被埋没伤害。惟内心明澈的人，才会见势而隐晦，不待人来倾陷，自己就浑若无知无能。这卦各辞中屡言晦其明，用晦而明，就是警告人不可逞能自现。老子说：“大智若愚。”凡受过这种伤害的人，读此义自能不言而喻。

《备旨》说：“明夷卦比之商周之事，则上六为纣之暗，五为箕子之囚，四为微子之遁，三为汤武之征伐，二为文王羑里之囚，初为伯夷海滨之事，以待天下之清也。”

明夷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明夷卦的六爻，全是从受伤中要发出光明。初九阳爻阳位，只是处境太卑，虽受伤起飞却翼垂不振，虽三日不食也放步前行，但到处不见谅于人。今人李镜吾考究“明夷于飞”之明夷，为鸣鹄之假借。鹄即鸛鹄，群飞，沉水食鱼。又言此卦初九占辞为兴体诗，言行役不得饮食也。六二伤其左股，不利于行，但不感感于股伤，乃求壮马以代步，自拯而驰，补弊济急，故得吉。小象的“顺以则”稍费解。《备旨》引了两个故事：“穆生谓今不去楚，将钳我于市。韦忠谓褰裳而避之，犹恐余波及我。正是用拯马壮而得去国之则者。”九三阳爻阳位，在明体之上，而屈于压覆之下，处于上下卦体交接之际，容易变动，又有上六的接应，正可以冲破压抑掩蔽而得志。南狩是向明处去狩猎。大首指大恶之首。不可疾贞，因在明夷之大势中，戒其不可恃力逞强，急躁冒进。六四爻义未详，以其爻位揣度，似有入可隐藏，出可脱难之意。六五暂从旧注：“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贞之至也。利贞以戒占者。”上六以阴居阴，在明夷之极，由来以之为昏暗之主，掩蔽压抑其下各爻。胡双峰说：“以卦言，则坤伤离之明。以爻言，则上六伤下五爻之明。”不明晦三字定了上六的罪过，是其自造之因。由天入地，乃其自致之果。凡不明情理而昏愤至极者，恣意行动，常是始而伤人，卒以自伤。殷鉴极多，人当自省。

旅，小亨，旅贞吉。（卦名卦辞）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旧注：“旅，羈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为去其所止而不处之象，故为旅。”旅行于外，寄居不常。旅人在外，柔和中正，随地顺处，随遇而安，暂得寄身，故小亨。止于光明之中，故吉。《周易》在有离的卦中常说刑狱。这卦大象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的训教，要审判者勿草菅人命，戒久押人犯之过。

旅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终以誉命，上逮也。
—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六柔爻在下，其量狭小鄙细。琐琐计较小节，失之大方，不暇顾及远大，极易取灾。简言之，其量不宽则其行不远。六二柔和中正，旅得其所。即次是就居旅舍。怀资是财藏于身，裕以待用。得童仆贞，亲信得人，相依为命，终无怨尤。唐人诗：“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随遇而安，资囊充裕，使役无违，皆旅人致福之道也。依郭沫若解释，这童仆是处于当时阶级最下层，刑人一类的人，失去了人的资格，而被当作商品。九三阳爻阳位，过刚不中，不易安处。焚其次则旅者不得居。对服役的童仆似萍水偶遇的旅人相待，少恩寡情，人就会离而去之，丧其童仆而寡助无亲了。这九三的性情行为，正与六二爻之义相反，而其吉凶也正相反。九四由下卦进上卦，其境乍改，为旅于处未得位之象。旅不得位，故有戒心。其爻阳，故得资斧。其位阴，故心不快。六五不易确解。离为雉。这爻辞似有占时所遇之事，不详。上九阳在旅之极。卦象是山止于明光之下。上九高高在上，阳刚赫显，火势燎天，故扬扬得意而笑。但寄旅于离火之上，因而有鸟焚其巢，先笑后号咷之象。鸟不能落，旅人不得宿舍，能不悲乎！“其义焚也”一句，有的书作“宜其焚也”。丧牛于易，是一个故事。商先祖王亥在有易（国名）住，因淫乐被有易之君所杀，其仆牛

亦被有易之君所取。大壮卦六五丧羊于易，也是这一故事。郭沫若解释说，旅人或为商旅，或为游牧人。

贲，亨，不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不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据《周易举正》改补)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贲(bì)是杂色文饰。卦体上艮下离，内明外止。明于内而不彰于外，葆光内涵，实德充于中，乃贲之义也。刚柔交错是万物自然之象，故称天文。质是实物的本体，文是色相的装饰。文饰娱目，是人的性情要求。然过于追求文饰，反会掩盖其本质，故卦辞说不利有攸往。这是不教人去各处奔以显现自己之明，出示自己的文饰。彖辞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是抱朴守拙，不求发展进步的保守思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观察风云形色，以见寒暖的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观察时世的文饰，以见教化的成就。

贲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一	上九	白贲，无咎。	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二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六五之吉，有喜也。
三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四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五	六二	贲其须。	贲其须，与上兴也。
六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这卦的各爻辞也似有些类似离卦的例子，是“贲”字的转注借声字，后人加上偏旁以示意。不只离、贲两卦有此特性，他卦

如屯、艮、涣、坤、兑等卦，也有此情。然究竟有些牵强，不易完全通洽，且字形声义常有转变，不能望风扑影。也不易常准确，只能灵活地作解释的附会参考。

初九贲，也读bēn，偕声奔。‘‘刚居刚，而在最下，其动是要表明足趾的作用，徒步而行，不应乘车。二、三、四互坎，有车轮之象。初在轮后，不得登乘，故说舍车而徒。

六二贲、歠，吹气也。贲其须，吹气喷动其须。三、四、五互震，是动而向上。六二在其下，故小象说它与上兴也。

九三溃fēn，古无轻唇音，当念bēn。溃是水压、涌泉。九三在离之上，坎之中，震之初，而艮止于其上。合全卦之义观之，故有占辞之所云。

六四取上下各爻的体象和中间互卦之义。这爻阴柔得位，但环境关系复杂，在离火之上，坎水之表，震动之中，艮止之下，综合这些情况而得这爻的占辞和象辞。惟燔字无意义，可能由下句白马连涉而来。如说燔（古音可能念bān）如，那就是由离火得意而易解。白马可能由震动得意。而在此水火动止矛盾交错的形势中，六四与初九为正应，故有匪寇婚媾之义。这爻也还有愤和贲之意，两字古音可能全读重唇音bān，bēn。愤，怒满也，心求通而未得也。贲是马缠轡以扇汗的。

六五有贲之意。贲，草木多实。五爻以柔居正大之位，为上九、九三所束，又无应与，德泽不施于人，贲于丘園，则无远志，虽吝而不招灾祸，故终吉。郭沫若解释，“贲于丘園，束帛戔戔”，为祀神或祝捷之类。

上九白贲，是彩色绚烂之极，反成素白无色之象，明而止，无咎。

噬嗑，亨。利用狱。（卦名卦辞）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噬嗑 shì hè，齧合。嘴里有物，咬而合上嘴，不容物堵塞口中，故亨。震动有威声，离火能照明，这样正可以治狱。勑 chī 是整顿。

噬嗑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贞厉，无咎，得当也。
—	九四	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利艰贞吉，未光也。
--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遇毒，位不当也。
--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噬肤灭鼻，乘刚也。
—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履校灭趾，不行也。

屨 jù，古鞋的一种，这里作穿上鞋讲。校 jiào，足械，似后世脚镣。屨校是穿上脚的刑具。初位低下，九是阳爻，有冒失之过，不可能很大。早加以械具而伤其趾，不至放任其小过之发展。对恶小而罪轻者加下刑，所谓小惩而大诫，不使进于大恶，故无咎。六二柔和，中正得位，明罚勑法，如啗柔脆，一咬即合，片言折狱，容易判决。乘刚而噬柔，故能穿肤而没鼻。六三，腊肉，旧注说是“兽腊，全体骨而为之者，坚韧之物也。”既不易咬，而又遇毒，刑狱遇此，小有惭愧而无咎。这爻乘柔承刚，地位不当，故有噬腊遇毒之占，但与上九为正应，可无咎。九四的肺字，旧注为“肉之带骨者”，更不易咬。此爻乘承皆阴，为力不易，如得金矢艰贞之利，可吉。这是沿旧注作解释。原辞中有听狱的礼节，如所谓钧金，旧注虽讲到“周礼，狱讼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但不明确，我们就不必深究了。六五阴柔而位刚正居中，噬干肉是喻其折狱比噬肤稍难，而比噬腊噬肺则易，故占贞厉无咎而得当。上九，何校灭耳，听不明也。依旧注：何，负也。阳刚在上，不得噬，也不易合。以械具之刑加于上，致有伤灭其耳之凶，小象责其听的不明，以致罪恶加长。如系辞下传所说，“善不积，不足

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卦名卦辞)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火闪电同发，声势明光俱烈。《周易》因事物教诫，从雷电齐发这样人力控制不了的自然现象上，想到盛极必变的事物常理。领导人到了明以动的丰大形势时，应保持日在中午时的光明，普照天下，先不要忧虑盈虚消息的自然而必然的演变。昃 zè 是日偏西。食是月蚀，月在极圆满时才会见蚀。

丰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丰其屋，天际翔也。闚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六五之吉，有庆也。
—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志行也。
—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这卦的爻辞中的字，多是后世不再用的，有些字的取意也异于后世。这卦雷动与离明配合，相得益彰，相协成功。初爻与四爻素有阴阳相应之义，这卦却同是阳爻，不得相应。但初在明之低下处，而四为动之主爻，相遇则可发其明。这爻中的旬字，依旧注讲为“均也，谓皆阳也（指初与四爻）”。六二与九四的丰其

蔀，九三的丰其沛，上六的丰其屋，其丰字皆有封蔽之封意。蔀与丰皆指九四，日中指六二，观二与四之象辞即可见。二以光明中正，欲与六五相辉映，而三、四在其上为阻，故此爻集中其明，其光自焕，故吉。蔀是障蔽，丰而大之，白日蔽得昏暗，而看到星斗的微光。沛是旖旎，障蔽更大。沫是斗勺小星。障蔽越大，日光越暗，虽小星也能看得见。九三阳爻，蔽六二之明，为日中见沫之象。然三在下卦之上，与六二同属于离，其蔽六二之明，如同折其右肱，伤其得力之手。九四阳爻据离卦之上，蔽其明也。夷主，旧注为等伦，稍牵强。若夷作伤解，或谓此爻既为蔽障，若遇伤则不复能蔽光明，故吉也。六五柔和中正，来章指六二柔中光明来相偕明，故吉。这卦总形势是发动光明。但光明中一有物就被障蔽，再加扩大，就不利于发放光明了。初与四，二与五相协有利而吉，三虽自身不利而咎不在己。惟上六之凶太甚，依旧注说为“以阴柔居丰极，处动终明极而反暗者也，故为丰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覩，亦言障蔽之深。”阴凝于上，而蔽其下，与明以动之义大相违，故凶。

鼎，元亨。(卦名卦辞)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卦取名于六爻排成的形象。初爻为足，二、三、四为腹，五为耳，上为铉，组成鼎之形象。下巽木，上离火，煮以烹饪，是鼎的作用。圣人亨（pēng）二句见鼎之大用。六十四卦以象取名者多，不独此卦。有人说“鼎，象也”应作“鼎，养也”，这说法也是多事。颐卦也是口的形象，也说养。可见将彖辞改作养，实无必要。

鼎的铸造和作用，标志着远古的卓越文明。从活剥生吞兽肉进化到熟食，就需要有烹饪之器，而鼎是极重要的烹饪之器。惟

铸造并非易事，只有贵族们才有力铸鼎。相传庖牺氏有神鼎，黄帝做鼎三，大禹铸九鼎分于九州。周武王迁商鼎于洛，周衰，有人问鼎之轻重，人斥其有夺国的野心。那时已把鼎视为传国之器。因国家建立郊庙，必有鼎以为祭祀之用。那么各国重其鼎，就是重其民族祖先的郊庙，永保其鼎也就是心怀其民族祖先，而要永保其郊庙。因此，鼎就被视为重器了。不过这些史事并不与这鼎卦有关。

鼎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一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一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公餗，信如何也。
一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革，失其义也。
一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初六阴爻在下，鼎足之制以之支持鼎身，虚中以容风火。旧注颠趾为仆倒，不足取义。不如理解为颠顿其趾以抖出不想要的东西，或是倾其趾以泼洒出去宿积残存之物或剩余不可食之物，这正是鼎的一种用法。否，指贱物，去秽恶乃可受珍馐。不要的东西，倒了出去，澄下可食之物，这可能是“得妾以其子”的意义。

九二以刚居中，为鼎中有了实物可食之象。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二语，不易明确，有待研究。旧注说：“我仇谓初，阴阳相求而非正则相陷于恶而为仇矣。二能以刚中自守，则初虽近，不能以就之。”此说不必屈从。九二刚中得位，又与六五正应，故虽有仇者见嫉亦不能就之。仇未必定指初六，或系泛指，或系指九四。九四与九二同质同体，上承六五，故与九二有仇对之象。

惟四有折足之凶，故为有疾。且间于九三，故不能近就九二也。

九三暂从旧注：“以阳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实者也。然以过刚失中，越五应上又居下之极，为变革之时，故为鼎耳方革，而不可举移，虽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为人之食。然以阳居阳，为得其正，苟能自守，则阴阳将和，而失其悔矣。”

九四意义明确，旧注可以参考：“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剝，谓重刑也。’今从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应初六之阴，则不胜其任矣。”鍊是菜餚。形渥，有人说是愧而赧颜。孔用任用马谡，致有街亭之失，有这爻折足覆鍊不胜其任之象。孔明恼悔于事后，故痛自贬抑也。

六五位同鼎耳，虚以受铉之贯而提之以行，故鼎耳必贞，乃坚固胜任也。黄为坤之正色，金为乾之质性。

上九阳爻居阴，刚而能温，故占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家人，利女贞。（卦名卦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是一家之人。一家须有善于操持家务的主妇，这是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外事全由男子担当。当然，现在这种看法改变得多了。

家人	爻名	爻辞和占辞	象 辞
—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	六四	富家，大吉。	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	初九	闲有家，悔亡。	闲有家，志未变也。

闲是预防，有整齐约束意。初九以阳刚处有家之始，要能教一家成员情合理通，长幼有序。旧时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之说，即为防其后来渐变难治。如父子乖戾，兄弟阋墙，姑媳勃讦，夫妻反目，同室操戈，反唇相讥等，那就悔之已晚。因此在有家之初，宜以礼法情义预防其心志之变。六二柔顺中正，正位乎内，中馈治酒食，尽妇之职。无攸遂是无所专成自主，这是古代重男轻女的表现。九三嗃嗃(hè)，严厉貌。嘻嘻是笑乐无节。九三以刚居刚，对家人有严有威，家人畏惧，不敢放肆，自会相安而吉。古人以妇子嘻笑无节为有失家长之威，故说终致羞惭。六四阴柔得位，占得富家大吉之象，因内卦明，外卦顺，全无悖逆之势。九五阳刚得中正之位，下有六二柔顺中正之应，在这样的家国之中作个领导之主，不用顾虑什么，必然吉利。家人以情义恩爱相感，自然亲善和平，无所忧恤，而末有不吉者。处家治国者，这样待其所属，是得吉之道。上九是说居家人之上，须以身作则，使家人有所矜式而亲效。“反身”是指反身自治，则人服之。其身正，不令而行。温而厉，威而不猛，君子不重则不威。念此数言，可知上九之旨矣。

睽，小事吉。(卦名卦辞)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睽(kuí)是乖异。这卦由离在上，火动而上行，泽在下，水动而下沁，两物的动向，相反而不同趋；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人的志趣相异而不同情，故为睽。好似劳燕分飞，背道而去，风中马牛，各不相及。彖传说得很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处处有矛盾，虽同居一处，同据一体，也不能无异趣。矛盾是绝对的，总会有的；而统一于一体之中，是相对的，彼此相反相成，暂时

共存。一部《周易》，全是讲些矛盾，而这睽卦是更明显地讲矛盾，不过说的很简单。老聃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校，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是说矛盾的相反相对，然不能偏废，而且能互相转化的常情。此亦睽之时用也。老聃的一部《道德经》，就全从矛盾意义上立说。自春秋战国以来，有些人讲的道理每与《周易》相同，可见《周易》所讲的话有些普遍的意义。

睽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一	上 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二	六 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三	九 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	六 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五	九 二	遇主于巷，无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	初 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见恶人，以辟咎也。

睽卦卦体与未济相似，自二至上，刚柔皆不得其正，故各爻全有睽意。而且六爻设象全是水火冰炭，情背理乖，反正异常，但都是无咎。各爻还都对其相应之爻见其先睽后合之义。古人说睽卦六爻皆先睽后合。初爻丧马勿逐，至四爻遇元夫而合。二爻委曲求遇，至五而合。三爻舆曳而六遇雨而合。朱子说，睽卦皆言始异终同之理。《周易》常例，卦辞指不动之象，爻辞明既动之占。睽卦体是矛盾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各爻之动全是终于消除了矛盾，解决了问题。初六丧马，失其行力。勿逐为自安而不急追，终于自复其失，无损而悔亡。见恶人不明绝之，庶免其仇怨，不为中伤。悔亡而丧马，勿逐而自复，见恶而无咎（不咎责之），情理皆属反对者。九二主尊大而巷陋小，不遇主于朝而遇于

三三
三三
三三

巷，也是矛盾而违常情的。旧注说：“二五阴阳正应，居睽之时，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会遇，乃为无咎。”六三当内外之冲，为矛盾之交。离火动而上，兑泽动而下。离有车象。兑为羊，此处借为牛。故为车前拽而牛后掣的矛盾。旧讲天是去发之刑。《周易集解》引虞翻说“黥额为天，割鼻为剕。”不如说天赋全美，而剕则残丑，这也是相反的矛盾。幸有上九阳刚之应，故言无初有终。九四无正应为孤。初与四皆是阳爻，同德相遇，如遇大善之人，推诚相交，睽而可合。厉是严肃不苟之义。既孤又遇元夫，既交孚而又厉，亦反常之理。六五以阴居阳位，乘承皆刚，当悔其处境不当。惟得九二正应，如同宗可合。噬肤无阻而口也易合，前去当无咎而所悔也失了。这爻之合甚易，睽不复睽矣，故象辞说有庆。上九涂是泥。当睽违极境而独居于上，见神捣鬼，无中生有，疑有所见，庸人自扰。先张弓（弧，弓也）要射，后来明悟过来，就脱弓不射了。因见六三正应，非寇仇而实近亲，阴阳会合而雨，一切睽异自相和合，一切矛盾问题也会解决了。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卦名卦辞）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革是变改。卦体泽上火下。火向上烧，泽水被蒸而耗，泽水下渗，火被沁而消。卦象是矛盾斗争，须改变原体势。革是改旧以从新，先行破坏，以待建设。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演变。事物日久，必然渐趋陈旧腐化而阻碍或不利于该事物的生存。因此，需要革命。命是注定的遭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倡言命有所定，人力难违，借以迷惑人俯伏势力压迫之下，不去抵抗。但人当忍无可忍之时，就会群起斗争，打破命定的迷信。这革卦的卦辞、彖辞先说水火不相容的自然现象，又说中女少女志趣不合需要变革的人事关系，最后说出“汤武革

命”来，点明了主题思想。这句前说天地革而四时成，后又说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似乎作者在审慎地避免鼓动革命之嫌。从这革卦中也可看到，《周易》不是文王所作，因有汤武之事；也不可能有孔丘著手，因为他是守旧制的。郭沫若指出：《周易》产生在战国初年，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度的时代。这是个革命的时代。不过，《易经》的时代是无差别的社会中产生出阶级的时候；《易传》的时代是贵族的仆臣革贵族的命的时候。《周易》作者以激越的口调赞美着革命，正反映了那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

卦辞所说已日乃孚，是地支计日，已到半数。意谓此时才能得人诚心相信。这也是先发动群众打通思想的意义。象辞所说文明以悦，是对群众的态度。元亨利贞是指出正大无悖。革而当，是考虑周详，没有错误，也无退悔。这些话全是搞革命的正当行为，务使革命之行能操必胜之券。

睽卦火在上，泽在下，动而相背而驰，分道扬镳，矛盾自易解脱开。革卦泽在上，火在下，动则相向而行，互相冲突。睽可喻为内部矛盾，可以和平解决，言归于好。革是外部矛盾，须经激烈斗争，消灭对方。

革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 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	九 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	九 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之吉，信志也。
—	九 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	六 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	初 九	巩用黄牛之革。	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九居下而无应，虽在革命体势之中，这样的不得天时，不得地利，不得人和，一点有利的条件都没有，动必失败，故爻辞

说要用黄牛的皮革巩固地系之，不让它动，小象说它不可以有为。六二得柔顺中正之位，上应九五之主，自心明彻，既得地利，又得人和，惟还须审慎地等待天时。巳日是地支计日的第六日，到了十二支的半数。时机一至，则决然而起，不可坐误。征吉无咎的话是策励其前进之词。九三当上下之冲，危而易动，又以阳爻居阳位，值离火之上，当革之时，躁动难制，地利不佳。爻辞说征凶贞厉，正是革命中必然之势。下文又说革言三就，就是教人要多次讨论研究，考虑周详。既得天时人和，至于地利，也尽可在人利用。条件不足须积极创造。到了信心具足，就勇往直前，自能争取胜利。九四天时地利已备，尤要秉诚以得人心，方可有为。时势造英雄之说，是在人善于抓住条件。九五刚健中正，自身有德有才，又有六二正应，三、四两阳爻作后盾，与之协力前进。时势条件，地势环境，人心倾向，全都有利。这样领导革命，必然有成。变革告成，遂有大人虎变之势，威仪焕发，而为人所倾心信服。上六阴爻高据革极，事已定，时已过，势已变，人已服从。君子豹变，指劳心的文人变革其文采而蔚然兴盛。小人革面，指劳力者容貌变新，精神振奋。旧注就爻辞的“征凶居贞吉”之语而说“不可以往，而居正则吉。变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过。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这是《周易》讲革命的不彻底性。

十五 有艮的卦

(除前已述者，此述4卦)

䷳ 山 蛊 ䷴ 风 渐 ䷧ 山 损 ䷞ 泽 咸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卦名卦辞)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卦象上艮下巽，外停滞而内退缩，全无生气，如木压山下，内生蛀虫，自蚀而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可见蛊是事物已搞糟了，是内生之患。有人释蛊为病，可能远古语言，一音多意。各意也有共同之点，这蛊字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坏了或糟了。事情坏了，说蛊。身体有病，也说蛊。明白了这个解释，这卦辞和爻辞就好理解了。旧注说蛊是“坏极而有事”，又说“乱当复治”。这种单纯等待自然演变的注解，实不足取。《周易》是教人积极争取好转的。卦辞说元亨，利涉大川，就是示人当事已搞坏，或身已得病时，不怨天，不尤人，也不用懊悔自咎，如庄子所说“至人过而弗悔”，更不要见难驻足，撒手怯退，而要再接再厉地积极地想办法再干，才可以渡过艰难险阻而得大通。卦辞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甲是用天干记时之始，这是说事先要早做准备，事后要保持成就。现在我们可以灵活地训为拿出时间总结经验。事先虑其将然而筹防备之方，事后究其所以然而谋挽救之策。艮在上，止而不进。巽在下，顺以承上。故为子孙拾先人之坠绪，继先人之志而成全先人未了之业，弥补先人之过，恢复先人之失，此治蛊之所以元亨也。虽赴难蹈险，亦终能成功，所以说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往事已终，后甲三日，新事方始。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左传》也提到：“蛊，淫溺惑乱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彖传“刚上柔下，巽而上”的话，是指上九和初六之势，刚柔各趋极端，而不能相交合。巽向下入，艮止于上，也有两极分化之势。这就有致蛊的可能。“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是说向有困难的地方去工作，去解决问题，把坏了的事干得好过来。先甲后甲，终则有始，天行也，是说乱极就可治了的自然转变。

蛊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一	上 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	六 五	干父之蛊，用誉。	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	六 四	裕父之蛊，往见咎。	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一	九 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一	九 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	初 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旧注都说蛊是前人已坏之绪，故诸爻皆有说父母之蛊，其子干之。干是飭治而振作。就是说上一辈搞坏而收拾不了的遗业，下一辈人给修理整顿起来，救治过来，如扶起将倾的大厦，挽回既倒之狂澜。后继有人，前人可以无咎愆了。然干要严厉，后果才会吉利。初六的爻辞和占辞是总述干父蛊的意义。而各个爻还是由其阴阳看其才和力的强弱，由其爻位看其性情的邪正以及处境的利弊安危，因而虽同是干前人之蛊，而行动和效果却有所不同。初六小象说意承考也，是指其意志，不是指其行动做法上全承继前人。九二阳爻而阴位，上应六五，有救治母蛊之义。二、五皆中正，干必有成。贞字应作卜问讲。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故说不可贞。或因事在必行，就不用卜问吉凶悔吝了。《备旨》解

释，此为不可自以为贞而径情直行。意思是说，干蛊就不应自己卖弄高明，张扬前人的过错，只是对事业要扶颠济危而已。这样解释也好。九三过刚无应，处境不容安定，在干蛊的行动中，会有小悔，却不至得大咎。六四以阴爻居阴位，在艮止体下，为亏于进取，不知羞愤，偷闲苟安之象，故不能有为。《备旨》说：“六四阴柔才弱，溺于因循。夫治蛊如救焚溺，唯恐缓不及事，而乃宽裕其行，则蛊将日甚。优游而往，当见羞吝。”六五柔中有应，干蛊必济，以德承业，因而有自致美名的称赞。上九高处而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独善其身，不去卑躬下气，从事于权贵。

这卦可以联系许多历史故事。初六如大禹之治水，又如吴王夫差和孙权的功业。九二如秦始皇之治吕不韦与嫪毐。九三如吴孙策。六四如蜀刘禅。六五如各朝中兴之主。上九如严子陵。

渐，女归吉，利贞。（卦名卦辞）

彖曰：“渐之进也（按应为：渐，渐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

渐卦下艮止，上巽入。下无急切上攀之行，上有柔和逊顺之风。止就能恬静自守而不妄进，巽则按步下踏而不迫进，故成渐进之势。这个渐渐前进可以联系上许多事物，如求知识，作学问，练技艺，练各种功夫，全不可要求一蹴成功，一步登天。所谓学要循序渐进，须从容详审，不躁不急。但也要看什么形势，什么事情。我们的建设事业，形势逼人，就不容慢慢地磨蹭时间。渐进日久就会由量变为质变，所谓渐修顿证。不在一天两天之功，而基于一天两天之力。这渐卦的意义，也在我们怎样理解，怎样取用。不过这卦在《周易》中只取为嫁女之占。在《周易》时代，对于男女婚嫁视为重大之事，严定一些礼节，女子更要备礼而嫁，绝非仓卒苟合，不是急不可待的私奔，如此长保室家和好，娶弃皆不能随意而为。

渐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一	上 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一	九 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	六 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一	九 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	六 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	初 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鸿雁之行，次序井然，连续前进，翩翩无已，安详不躁，似缓而实速。渐卦即取此意象，六爻全以鸿雁渐进为辞。自初爻之干（水涯）渐进而磐（大石），而陆，而木，而高阜，而天衢（上九的陆字，古人有认为当作途，谓云路）。以见逐步前进，渐而不骤，不是扶摇而上，平步青云。但观其爻辞，又似有步步渐失其所之象。全卦大体形势和意义很清楚，细辞也易为解说。初在卑下之地，幼稚之人对渐进着急，有意见，但不足责。六二得中位如大石之安，有饮食和乐（衎衎kàn，和乐意）之吉。九三渐进于陆，非鸿雁适宜之地，因阳居阳，尚足以御寇自保。六四渐进而上于木，木非鸿雁安足之所，或得平木（桷jué，平柯）则可以无咎。九五所进更高，也是阳爻阳位，刚健太过，故有妇不孕之象。然位中正又得六二之应，不能持久不孕，终得如愿而吉。上九循循渐进而一步不乱，终上云端。仪可为仪饰或仪则。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名卦辞）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旧注损，减省也。损下益上之意，旧说是损下卦上画（或说下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谓此卦由地天泰卦䷊减去三的上画，加到三的上边，以调济整体形势，损减泰的过盛之势。这种意义也是由人的主观想象，唯心所造的意见。六十四卦的取象定名全是如此，当然不可能是不可移易的定义。如渐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否卦䷋的三、四爻互换而成䷴的，由不交而交以取意。名义既定，卦辞、彖辞、爻辞就附合之，加以申述。比如算术、代数的习题，由人提出，既已提出，就照题演算。彖辞和爻辞也全就沿卦名而论述。彖传提出损下益上，为此卦下了定义，以后就据此讲开了。

有孚是下甘自损，而非上之所迫。元吉是非助恶也，故而无咎。可贞是可定为常法。利有攸往是推行有利。可贞乃利有攸往，若未能贞而遽有所往则必致彼此俱失。这全是指统率者为公有所需要时，人民资助之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意思是说怎样用这样的损下益上呢？如用在需要享神时，只简单的用二簋而不尚丰盛。簋是盛黍稷的瓦器。古享祀之礼，陈馈八簋为盛，四为中，二为减。这损卦的作用，到现在还有意义。当国家财政困窘时，人民节约支援国家是正确而必需的。李耳说：“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损卦不只图减损，而且图增益有此需要者，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损	爻 名	爻 辞 与 占 辞	象 辞
一	上 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	六 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	六 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损其疾，亦可喜也。
--	六 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一人行，三则疑也。
一	九 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一	初 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已（yǐ）是止住，遄（chuàn）为快速。已事遄往是急义忘私之意。初与四为应，当损下益上之时，阳刚在下，正应损之以济六四之阴。惟六四过柔，初九太卑。放下自己的事赶快去济六四，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当然无咎。只是损有限度，不可太过。居下而奉上，也当斟酌深浅之义。酌者，以义量事，无过无不及。九二是阳爻居阴位，不便有所损益。旧注说：“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占者利贞，而征则凶也。”这贞字作固讲，谓不动。爻辞“弗损益之”，重在损字，恐有失也。小象说“中以为志也”，是不偏于阴，不倾于阳，守中而不损不益。六三阴居阳，当损益之交，故多则见损，少则获益。可见损卦是调济偏蔽的。损过以补不足，有所偏沉偏倾就要挹彼注兹，取得平衡稳定。六四阴居阴，失之过柔。阴柔偏胜之病，当损之。疾须速除，无使滋蔓。六五以阴居阳，在尊位，有安居享益之德。下有九二之应，爻辞有意外大益且不得推却之意。象辞说此爻的元吉是自上护祐，得天独厚。上九阳爻居阴，自身无偏缺。止于上，而当损下益上之时，已得大益，不可再求受益。这爻的弗损益之，重在益字，不过受益也。

咸，亨，利贞。取女吉。（卦名卦辞）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旧注咸，交感也。咸卦各爻的阴阳全相应，二、五更是各得中正之位，三与上刚柔也得位，故言咸卦有交感之义。柔上而刚下，似谓天地否之初阴上于乾，则天地不交之情化而为阳止于内而阴悦乎外。二气感应以相与，乃谓男女之交不是单方面的追求。心心相交并不见形之外，情意和悦而不恣纵妄动，得男女之正，故必亨通。且利于卜问娶女得吉。止而悦是发乎情，止乎礼，不至妄行乱动。或释咸卦为感情。

咸䷞、恒䷟、渐䷴、归妹䷵四卦全是占婚嫁之事，卦象皆由否、泰二卦变来。否䷋是天地不交，变咸则乾下降而坤解体，浮一阴于上以挽阳，则乾消亢阳之气而坤化其凝阴之体，是为婚媾之始。其他三卦的变化情况，也很可玩味。不过，我在关于损卦的文中说过，这些变化及其定名都是人们观卦象而主观想象的。

咸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 六	咸其辅，颊舌。	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	九 五	咸其脢，无悔。	咸其脢，志末也。
—	九 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	九 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咎。	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	六 二	咸其腓，凶，居吉。	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	初 六	咸其拇。	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爻自下而上取人身部位受感之象。拇是足大趾。初六阴柔在最下，虽受感而尚浅，欲进未能。腓是腿肚，极易动于所感，

而非出于自主，故占凶。幸六二柔顺中正，能审势权宜，止步安居，故又言居吉。九三阳刚居阳，在易动而不安之境，失守不能自主，随其下二爻而动，往则吝。四爻，古人视为心胸之位，而心又被认为是思想感情的中枢，极关重要。旧注说：“九四居股之上，膺之下，又当三阳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当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阳居阴，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设戒，以为能正而固，则吉而悔亡，若憧憧往来，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则但其朋类从之，不复能及远矣。”憧憧，心意不定貌。心既已有所感，则承、乘、应的环境关系上，与谁为朋，与谁相从，情感往来，难以抉择。朋从尔思，谓取舍不决。其象当少男与少女之交，有感于心，情动而不自持，心荡意从，牵怀相思，欲求合也。虽未感有害，也未能豁然光大。“未光大也”，意谓暗昧狭窄。膺（huī，又méi），旧注说是“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系。九五适当其处。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则虽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六十四卦经解》注：“膺在口下心上，即喉间梅核，今谓之三思台是也。”这是指项下突出的喉头，咽食即动，动而无过，故无悔。上六的辅，是下牙床的后端辅车穴。辅，又称颊骨。辅颊、舌是说话的关卡。此处受感，就动口而发言了。滕同腾，腾口说是信口鼓舌，高谈阔论起来。

咸卦的初六，旧注提到“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只说到此卦的六爻全不宜动的特殊情况，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体会，行动须是出于主观思想，有意图有所为的。如一受感，便无准备，无意图，不看当前形势，更不考虑行动后果地激发为一时的冲动，凭感情用事，则必致闯祸而多悔。

十六 有震的卦

(除前已述者，此述4卦)

䷟ 雷风恒 ䷩ 风雷益 ䷵ 雷泽归妹 ䷐ 泽雷随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卦名卦辞)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是长久。震刚在上并向上动。巽柔在下并向下动。上下相持，互不能牵扯，故能常守原状。这卦的相应之爻全是一阴一阳，这就会保证卦体长久不起变化，因此取名为恒。彖辞以巽长女在内，震长男在外，本是常理。又观大自然的种种现象，有相对静止的恒态，有动而不止的规律变化，如日月有常轨，四时有常序等，全表现一些恒久的情理。这卦的巽体是静者恒静，震体是动者恒动，故既利贞（固守），又利有攸往。说终则有始，是认为动不是直线前进无已，也不是后退，更不是左右摇摆无常，而是有常规定律的周而复始的轮化论。这卦象由地天泰变成，乾卦上移而坤卦解体，也是占婚姻之卦（见咸卦笔记）。

恒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 六	振恒。凶。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六 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	九 四	田无禽。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	九 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	九 二	悔亡。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	初 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系辞上传说：“爻者，言乎变者也。”王弼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又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这恒卦体象是长久不改，而爻是变动之占，是在不动的时势中单独有所变动。这还要以各爻本身的性质及其处境作推论。初六，浚是深入。虽与四爻为正应，但为二、三两阳爻所间隔。古人解“始求深”一语，说它殆有交浅言深之意。因为阴在巽体下位，柔而太卑，倘固执不移，仍守常规深入，恐终无发迹之时矣。九二能久守于中，就会消除它以阳爻居阴位之悔。《备旨》释悔为内省有疚。能悔就可以转善，转善就可以失其所悔。九三阳爻居阳位，过刚而躁不守恒。有人见其过于刚愎，可能奉承它，逢迎其意，这就可羞惭了。九四以阳居阴，地位不利，于此守株待兔，当然猎无所获。昔人说，九三为当恒而不恒，九四为不当恒而恒。六五，旧注说“以柔中而应刚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妇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这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上六阴柔居阴，旧注解释可取：“居恒之极，处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过动，又阴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守。”振，速动也。急速振动与恒之时义矛盾，故其动无功而凶。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卦名卦辞）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益卦也是想象着由天地否卦变来。假定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于下卦之下。由这损上益下之意象，就取名为益。损、益二卦的取名全是对下卦为词。当增益之时，是利有攸往，且利于涉险渡难。彖传敷衍了许多话，开了后世赞颂的文体，整齐有致，韵律可嘉。坤卦的彖传也似赞颂之文，以前有人提过。

益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恆。凶。	莫益之，偏辟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国为依迁国。	告公从，以益志也。
--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或益之，自外来也。
—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居下，当益下之时，受上之益。九是阳爻，当以所受之益，大有作为，要尽善尽美，才吉而无咎。大作，孔疏“谓兴作大事也”。象辞谓必元吉才无咎，因卑下之人本不能担当厚事。六二柔得中位，柔中处下，受益特多，而且永卜而吉。六三和六四的爻辞难明。如照《周易阐微》所述，断为一个中行氏被俘中传写《周易》，夹入自己的话，就可以明白了。郭沫若谓指狄人灭卫，中原诸国迁卫于楚之事。按殷依同声互训，而卫为殷墟。狄灭卫在中行之先。春秋时期中行是一个氏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中行氏为晋六卿之一，

在晋为权门贵族。这六四爻辞的“利用为依迁国”一语，是中行氏建议晋侯图狄，借口恢复卫国。九五说上诚心施惠于下，吉不待言。不受上之惠，也诚心感上。上九阳爻在益之上，犹极力求益，人偏辞却之，在损上益下之时，上九还会遭到意外打击。

归妹，征凶，无攸利。(卦名卦辞)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旧注说：“妇人谓嫁曰归。”兑是少女，从震之长男，因此取卦名归妹。这卦象似由地天泰䷊的上卦坤的下一阴爻与其下卦乾的上一阳爻相交换而成。本来男女婚嫁，天地交泰是世间正理，人生大义。卦辞却为何断出征凶，无攸利呢？彖传说：“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后人因之而注此卦“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这种勉强的解释，难以服人。有人说：“此卦之象为归妹，此卦之占则征凶无利。象取兑女从震男之义，而占则就六爻刚柔之位而言，非归妹而征凶也。”这个讲法是把这不易调和的七个字的卦辞割裂了开来，互不相干。我推敲这“征”字的意义，可能是指为争取什么或征求某些事物而特意前去的意思，比“往”字的行动迫切而有专向。这个意义我未见前人提过。现在这样地认识这个“征”字，就可以理解而且讲通这“归妹，征凶，无攸利”的辞意了。长男在上，健步前进，少女在下，心悦而追求之。这样由弱女单方面去争取长男，卦辞才警告说凶而无利。单从卦象看，雷震上行，泽动下润，有彼此不交之象。雷动于上，泽未能随，所以说征凶而无攸利。

这卦还有一个特点，是一音数意。“妹”字的同音还有几个，如只执着一个意义，就有讲不通的地方。彖传中的“悦以动，所归妹也”，就可能是同音异意的“媚”字，也就是以喜悦的心情去

献媚。这样，征凶无利的占辞就容易理解了。妹的同音还有昧（如幽昧、盲昧）的意义，甚至还可能有入寐和死去之意，用以解释各爻辞也有一些易通之处。试观卦辞、彖辞、大象，即皆有归于幽昧之意，故有死意，所谓终归也。或有退后反归之意，故六爻似以下行为利，各爻皆趋向于九二，九二则安于幽暗之地。

归妹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 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	六 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	九 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	六 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归妹以须，未当也。
—	九 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	初 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归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归妹卦的六爻似全以帝乙归妹的故事为辞。但其事久已失传，后人只好仍以阴阳爻位作些意断。从爻象看，主要点是六五下嫁于九二，其他各爻是陪伴而归男家的女娣。这是古代贵族嫁女的一种礼仪。现在读此，不易捉摸到有益的现实意义，不必再多事曲为附会。

初九以卑位上承九二，如娣之归主。旧注说：“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故为娣象。然阳刚，在女子为贤正之德。但为娣之贱，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为跛能履之象。”娣，婢女，在当时处于奴仆的低下地位，是被当作下贱之人对待的。跛能履，是说足虽不健，犹能装履为饰，以常礼奉承，从权而行也。九二，眇能视，是说目虽不明，犹能看也。刚中自持，有才有德，贞静自守，以待六五之下嫁，所谓幽人之贞，不变其常态。六三性躁而行柔，自致下贱，由其枉己求合。“须”是女之年长者，又为等待。六三

长于九二，而位不正，故曰“反归以娣”。九四性柔而行刚，自持珍重。如旧注所说，“以阳居上体，而无正应，贤女不轻从人，而愆期以待所归之象，正与六三相反。”九五的其娣或指初九，以其密近九二，紧相承也。旧注解此爻说：“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尚德而不贵饰，故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如此，故又为月几望之象。”月几望，为月即望，以喻其盛德。此处所谓盛德，在爻位讲，缘其据五，在爻辞，是以其服不如娣表示之。上六阴据于上，无所交合，远于九二，不能归者也。实为阳，无实则女虽有筐而实无所承。血为阴，无血则士虽刳羊而无所得。刳，刺也。女不得阳，男不得阴，夫妇之道不成，与归妹之义有乖。女虽承筐，其奈无实何！郭沫若解释此爻辞谓指牧羊人夫妇剪羊毛之情景，训刳字为剪剔，故无血，女执竹筐以承受，羊毛虚松，故言无实。

随，元亨，利贞，无咎。（卦名卦辞）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

随，从也。震性阳刚，动势是冲激而上。得其上卦兑的阴柔，以和悦消其急躁的性情，而缓其猛进之行动，只好随步于后。随人而行，自身不会遭到阻碍挫折，不会碰壁，故占元亨，无所不通，没有过咎。贞字本是卜问，音同于正，故常作正讲。这卦说在随人而行时，要正而无邪，才不会错误地跟着人跑，也不会跟着错误的人跑，这样才会大通而无咎。此乃当然之理。这种教人以正的意义总是可取的。

随与比不同。比为群阴亲比九五，故初比二，二应五，四比五，三不得其人，而上则无所比。有应爻则就其应，无应爻则靠其上，无应无靠就没有着落了。随是一爻随其上之一爻而行，不必顾应。比静而随动，比吉而随亨。

大象取随、睡同音，说天夕向晚则安寝。

随	爻 名	爻 辞 和 占 辞	象 辞
--	上 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	拘系之，上穷也。
—	九 五	孚于嘉。吉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	九 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	六 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系丈夫，志舍下也。
--	六 二	系小子，失丈夫。	系小子，弗兼与也。
—	初 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旧注以初与二爻相交，三与四爻相系，五爻以诚善自持，而六爻再无所随。此说可通，但不甚完满。不若只就随字之意，简单地认为初随二，二随三，三随四。五以中正有诚善之道自明，不用去随他人。上六居随之极位，阴柔不固，随无所从，或致迷荡，动必有失，故强调要拘之系之，又从而维之，使不得脱。古人以为神在天上，故这上六爻如再上随，则接于神了。

初九随六二而行，以阳随阴，求随于中正地位者，变通而不拘泥于常则。且初与二紧连，有唇齿相依之势，初九出动即与六二相交无失。随卦的元亨利贞无咎之义，完全体现在这初爻的行动上。六二不照常例以应九五，乃就近随三。六三柔而九五刚，故说系小子，失丈夫。六三不恤六二之随己，而只顾上随九四。以阴随阳，正道也。且三、四当取舍离合之际，独弃二之阴爻而随四之阳爻，故为系丈夫，失小子。下三爻为震动而上行，随于九四，而不附九五。九四随九五，君臣之义。其位势固属正义，但以刚随刚，则占有获而贞凶。由初至四有离明笃实之象，爻辞说有孚在道以明，或别有所指之事，不必强解。九五以中正得位之主，而肯随其上六之柔，必诚心从善者也。诚实乐善，其吉必矣。

十七 试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理解《周易》

对64卦作了大致分析以后，我还想列出这样一个题目来谈点看法。

说到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去理解《周易》，似有些生拉硬扯之嫌。唯物辩证法是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而《周易》只是人们刚刚迈出蒙昧时期的哲学观。把它们拉在一起，是不是违反了不可作超历史的比较的训条呢？然而细想一想，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郭沫若曾说，《周易》中的思想，是一个辩证的观察。尽管辩证法的内容在随着时代进展，今人的观察和认识比古人已详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但这并不能否定《周易》的基本的辩证思想。高亨先生在他的《周易杂论》一书中明确地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相当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朴素的辩证观点。还有许多学者，如庞朴、张立文等，都对《周易》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作过系统深入且卓有见地的研究和分析。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就都是从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基地上出发的。

但我还是得申明，这诸多学者的工作，在于进行高屋建瓴式的研究，而我的用意则只是为了阅读，仍本这份材料的宗旨，为初学《周易》的同趣者提供一点入门体会，或者说提供一个入门的方便罢了。因为今天唯物辩证法已经成为被大家所掌握，又在处处起着指导作用的一种普通的知识，我们读《周易》，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极方便的条件呢？

《周易》原似一种占筮术的卜辞。最初注重卦象的象征和它代表的事物。但在写出文字以后，就逐渐转向推理和判断了，这就由唯心论走上了唯理论。春秋时期已有由现象占卜进向推理判断

上发展的许多论卦故事，这在《春秋》、《国语》上都有记载。这种利用《周易》的新旧方法也同其他事物的进步发展方式相似，总是旧的保守倾向在逐渐消退中常会留下一些残余影响。因而在今天读《周易》，应当先好好地学习唯物辩证法，心中有了实底，然后才能够用正确的批评的眼光去读它。那么，是不是学好了唯物辩证法，也就不必再费心钻研《周易》了？我看倒也不必概而论之。就象有了新诗照样要学习古诗词一样，古水灌今田，不是依旧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么？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今日的许多成就都离不开历史的启示。在学习《周易》中，至少可以练习一些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事物，运用思维，推理判断的能力和习惯。那就不妨把《周易》作为练习辩证法的实习课题，从而也增强了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了解和热爱。

任何科学都有哲学范畴中的各方面，如因果性、内容和形式、对立面的统一、必然和偶然的特征、质和量、时间和空间等。而唯物辩证法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许多事物并合理地考虑问题。

人们由许多具体事物及其变动中概括出一些抽象的道理，后来又利用这些道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其他具体事物。《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全是由观象、推理而得出的。在频频运用思维中，就自然会有所遵循的定例或通例。这在前面已谈过了，现在为了便于对照理解，不妨再提一提。

卦体是上下两单卦的组合形式中，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所象征的事体。以卦辞述其利否通否。六爻是在卦体的形式中，各自进行活动的得失变化。动是绝对的，是根据爻性、时间、地位以及与其他各爻的相互关系、制约、影响等内因和外因，也就是乘上承下和相应等关系，来推理判断这爻的活动所得的变化状况及演成的后果。这是从许多卦上找到的一些现象，形成了《周易》著述的规律。我们读《周易》，在认定各卦体的总势后，时时存想这些规律，以印证各爻辞和象辞，就可以深入理解。但《周易》中取义多变易，因此须灵活地看。又有被个别原因干扰的，须剔

出去看。这在前面也已讲过了。

下面，我试就辩证法的某些范畴，作一些对照理解。

1. 本质和现象

本质是一般的情性，现象是个别的形体。

就《易经》说，从一和一的形式规定出爻的阴阳，代表刚柔、邪正、强弱等性情，以后在卦中就据此作推理判断。这是第一步。

从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个卦体上的阴阳爻的位置、形式、性能的相互关系规定各卦的质性，例如根据阳爻象征积极的正气、性质刚健、主动力强，以及动则奋勇进取的特性，规定乾卦（☰）的性情为坚强地要动，积极地发展，稳健地力争上游；根据阴爻时常象征消极、柔和、安于相对静止，以及动为平铺横展的特性，规定坤卦（☷）的性情为顺势隐动，浸淫渐广，等等。这是第二步。

把单卦叠成六十四个复卦，而从其上下两单卦的性质关系定出这整个卦体的情势，比如恒卦（䷟），震刚在上并向上动，巽柔在下并向下动，上下相持而常守原状，因此卦名卦势为恒；随卦（䷐）震以阳刚动则冲激而上，兑以阴柔和悦消其躁性，猛进不能，只好跟从其后，因此其卦体情势为随，等等。这是第三步。

这三步全是从形式到性能，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

2. 原因和结果

原因和结果，是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现象的相互制约的形式的反映。任何现象总是由以前一些现象所引起或产生的，并且还会产生另一现象。这样的果由因生后又作为新因而产生新果，递嬗不已。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的条件下，总会出现同样的后果。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对于人们利用因果关系，争取达到一定的目的，极为重要。一般人，当面临恶劣时势时觉得可怕，但有觉悟的人所怕的是自造恶劣的原因。《周易》以设卦观象而推断吉凶，教人以行止趋避之方，对于会取祸的行动，予以惊悚训诫，教人改途易辙，以免于险难。这是著《周易》和学《周易》的一大作用。

当然，其中某些消极的、迷信的、封建的说教实不可取。但许多有益的训诫，是至今有用的。例如无妄卦（䷘），内震有动而不可遏止之势，外乾有刚健坚定之力，如此当然可以战必胜，所向无敌，容易成功。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正因如此，才勉其自善，警告它要守正义，不任性胡为。否则，一不正当就会有错误，向任何地方胡闯也无利。其卦辞就简明地表出了正反两面的后果。

按照辩证法的原则，要想实现预计的成就，只有利用现象的客观原因。在《周易》中，在极险恶的情势中，常用消极的不抵抗主义以自渡，在动有利的事势中，就教人积极努力去进取。比如在坎卦（䷜）中，《周易》以其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上下无助，难以振拔的卦象，教人以伏身不动，静待势变，态度是消极的。而在萃卦（䷬）中，却再三强调了乱则思聚，积极行动，闻声相寻，萃以治乱的观点，反映了上古时期以团结互助来克服散居分离的弱点，保障生存的时代要求。这也是一些因事制宜的做法。

因果关系还表现在，各种现象的因果联系有可变性和相对性。这变动着的多样的相互作用，都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等条件。《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就不是固执一两种方式而统统扣用于64卦、384爻的，而常是有变易的。

3. 必然性和偶然性

了解这两个辩证法范畴，可以更灵活地对待《周易》。

必然性导源于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是合乎规律地、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这样而不会是别样地发生的。偶然性则导源于过程和事件的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中，因而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地发生。而纯粹的必然性或偶然性都是不存在的，二者总是或多或少地相联系着。在历史中，必然性总是和偶然性交错在一起的。二者随条件的改变而互相转化。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或不良的；科学应尽可能帮助人们防止后者并利用前者。恩格斯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只有在很少的场合下才能如愿以偿。”

因此，我们不要因适于自己的主观愿望而过于期望与倚赖偶然性。

《周易》是远古的人通过平时观察过的事物，在遇到一定的卦象上就联系起来进行推理判断而发出卦辞和爻辞的。这样说的话当然不易是必然性的，不易是定而不可移的。我们对于《周易》的卦爻辞，既不应全部视为必然性的判断，也不应认为全属偶然的看法。就让有偶然性的论述，也可以从中找出必然性的意义。我们要根据必然性预见可以取得的成功，也要抓住有利的偶然性的现象，从而取得暂时的便利。如乾卦九四爻“或跃在渊”，需卦(䷄)上六爻“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全是有利的偶然性。师卦(䷆)六三爻的“师或舆尸”，讼卦(䷅)上九爻的“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无妄卦(䷘)六三爻的“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小过卦(䷽)九三爻的“弗过防之，从或戕之”，也全是偶然性的事件，但都不利或不良。

4. 规律

规律即现象中经常重复和再现的东西。任何规律都是运动的规律。任何规律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一定的结果。规律的作用必然包含一定的因果关系。

规律随着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出现而产生，并随其变化而变化，随其消失而失去作用，不复存在。这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考虑有关规律的要求，可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违反这要求，活动必失败。

自然和社会中都存在着在一切变化中经常保持不变的规律，这是一般规律。然而每一种事物的运动还各有其特殊规律。

任何规律的发现都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并运用抽象思维以科学假设的形式概括感性材料，还要经实践来检验证实。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外部世界的规律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方法，去利用客观规律，以济实际需要。

以上这些话，很能指导我们从《周易》的卦爻辞中找出其编

写的规律，并想着所找到的规律来理解卦爻辞，并适当地运用于各种面临的事物。以泰（䷊）、否（䷋）两卦为例，如前所述，泰卦组织中的上下内外部分是动而团结的，而否卦的上下内外动就会自趋分裂。这两卦是把矛盾着的乾、坤二卦相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在其交互的运动中，如能会同即得协和，解决矛盾，达到团结；相反，则会分裂而破坏了整体。这两卦的相应爻，全是一阴一阳，无论是总卦象阴阳交会的泰卦，还是总形势阴阳不交的否卦，各爻都是动则应合。所以尽管两卦卦象相反，但这种各爻之间动则应合的关系却有同情，因而两卦卦爻辞多是同样的吉利。

5. 内容和形式

形式是内容的表现，不能离内容而独存。而内容总要组成形式，它的变化使形式随之变化或改组。在发展变化中，形式落后于内容，因而新内容常是仍用旧形式来表现。

《周易》的阴阳爻和八个卦象只是一些符号，用以代表矛盾的事物和性质，想象和联系一些现象和动态。严格地讲，它们不能算是内容和形式，不必与辩证法的这些意义相附会。但是在实用中，却并不妨碍我们利用这些旧的词汇形式来表现变化了的概念内容。

6. 可能性和现实

世界上一切物体和现象都在变化。各种变化着的现象中，不断有些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而现实本身又包含着进一步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可能性是由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造成的。抽象的可能性必须有具体条件，才能成为实在的可能性。人们依据自然界的规律，在实践活动中，不是利用抽象的可能性，而必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为一些可能性的实现创造条件，并利用这实在的可能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我们不妨把《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先当作一些事物抽象的可能性，有利的占辞可视为好的可能性，当依据卦象、爻象等条件，再加上人的主观努力，使之变为现实。对于一些不利的占

辞，要避免那种不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如否卦的九五爻，在脱节叛离、上下背道而驰的大势中，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面临的处境是严重的，或者走向分裂崩溃，或者挽狂澜于既倒，达到通向畅顺。两种可能性，将导致两种现实。对此，爻辞象辞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规戒，指出需要以“大人”之德这样一个条件，制止分裂，使事物往好的方向转化，还要以“系于苞桑”之力促成之，如系辞所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里面就有个可能性与现实的问题。

7. 单一、特殊和普遍

这三者对于学习《周易》大体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与其他范畴有密切联系。必然的就是普遍的。普遍同本质也有密切联系。偶然性和现象这两个范畴与单一有联系。这三个范畴与逻辑学极有联系。对于一个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它的本质和它与其他现象共同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它的特点、差别和特殊性，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或评价这一现象。

不过，这三个范畴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看待《周易》的哲学观，还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于理解那些关于抽象思维的具体存在形式的阐述，是很有帮助的。

8. 抽象和具体

具体是现实现象在人们认识上的完整映象，它是认识的起点和终点。抽象的东西起初离开具体事物，但它要更真确地再现具体事物，因此它可以让人了解事物的本质。抽象不是任意而定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去分析对象，抽出一些实际需要的东西，把现实加以简单化、公式化和粗糙化，从而形成概念。概念有时由于人们知识的深化而变化。每一抽象都会有幻想和离开现实的成分。唯心主义就利用抽象的这种特点。

抽象是现实的本质、规律性、普遍性的反映。但认识必须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在分析后必须有综合。这里所说的由抽象到具体，只指概念，并非具体的对象本身。在上升后发生改变的是

认识上的映象。这个具体是许多抽象的总合或结合，是认识的目的。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内容是简单的，质朴的，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是直观的，肤浅的。但是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抽象的概念。抽象否定了感性具体，由许多抽象综合的具体又否定了抽象，成为较高的具体。进而把这更高的抽象再结合，再分析，使认识再前进。《周易》的卦爻辞中许多地方表现着这种认识过程的痕迹。离卦（☲）中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现象的认识，就很能证明这一点。这些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很可以指导我们在读《周易》时去应用。

9. 历史的和逻辑的

这二者是辩证逻辑的问题。辩证逻辑的实质在于从事物的现实发展上研究事物，它使人能运用最灵活的概念。这种灵活性决定于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及现实本身的辩证转化。

我们读《周易》，要时时记想着发展变化的问题。从来著书立言总愿为人信服，所以各国的古书常借鬼神唬人，敬信崇拜，如摩西说雷击山石刻成十诫，或把古哲学术辑成一书而托成神授，以邀人信仰。我国的《周易》，据郭沫若的分析，也有这种表现，掺进《易传》中的儒家思想，使得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和宗教妥协了，乃至从原始人自然发生的宗教观，进而发展成为有意识的愚民政策。这样的结论是否妥贴，《周易》是否在说神捣鬼地骗人迷信它，我们暂且不去评论。但至少也有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丘“四圣易”之说。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如有人指责批评，就会被斥为离经叛道之罪。因而从来读《易》者多是谨遵旧说，延述旧意，不敢提出怀疑，或加以反驳。现在我们则需要打破这种划地为牢的束缚，剔除其中的糟粕，在理解和运用《周易》中，可以引证历史事件，运用辩证方法，灵活而无所固执，破除自古以来对《周易》迷信、崇拜的奴隶思想。

让学者们追循其原意去研究、考证，让我们运用灵活的概念来理解、来应用，我想，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